

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

储泰松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 / 储泰松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8

ISBN 7-81110-076-2

I. 唐... II. 储... III. ①西北方言—语音—研究
—陕西省—唐代②西北方言—语音—研究—陕西省—五代
(907~960) IV. 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3196 号

本书由安徽省重点学科安徽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基金资助出版

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

储泰松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241
发行部 0551-5107784

电子信箱 ahdxc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南 亩

责任校对 赵凤云

封面设计 孟献辉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合肥述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72 千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110-076-2/H·107

定价 14.5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1]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唐五代语音及关中方音研究小史

[6] 第二节 本书采用的材料来源及其校勘

[15] 第三节 唐五代关中语音

[29] 第二章 唐五代关中僧人的音义反切系统

[30] 第一节 隋唐音义反切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41] 第二节 音义反切的声母系统

[61] 第三节 音义反切的韵类系统

[80] 第四节 反切所见特殊语音变化

[96] 第三章 唐五代关中文人的诗文用韵系统

[96] 第一节 关中文人里籍及入韵作品数据统计

[101] 第二节 韵文体裁的鉴定与押韵韵例(韵段)

[103] 第三节 关中文人的押韵部类

[132] 第四节 关中文人异调相押的类型及实质

- [137] 第五节 唐五代关中文人的用韵特征
 ——通语韵类分合及方音面貌
- [157] 第四章 唐五代关中僧人的梵汉对音系统
- [157] 第一节 关中僧人译音的辅音对音情况
- [166] 第二节 关中僧人对音的声母系统
- [172] 第三节 关中僧人对音的韵母系统
- [189] 第五章 唐五代关中方音的声调特征
- [189] 第一节 律诗失律的平仄格式及其类型
- [193] 第二节 失律诗歌的辨别及其数据统计
- [198] 第三节 失律现象与关中语音的声调特征
- [200] 第四节 唐五代关中方音的声调层次
- [206] 第六章 结语
- [213] 参考文献
- [228] 后记

第一节 唐五代语音及关中方音研究小史

一、关中的地理范围

“关中”是一个笼统的地理概念，其具体范围历史上有三说：

1. 徐广说，见于《史记·项羽本纪》“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集解》引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函谷关，战国秦置，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当唐虢州弘农县；武关，秦置，在今陕西丹凤县东南，当唐商州（山南东道）；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当唐岐州；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另，《三辅旧事》亦以为“西以散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

2. 潘岳说，见于所著《关中记》（《说郛》六一）：“东自函关，西至陇关。”陇关，今陕西陇县西，当唐陇州。

3. 胡三省说，见于《资治通鉴注》（秦二世皇帝二年）：“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临晋关，在今陕西大荔县城东黄河西岸，当唐同州冯翊县。

三种说法均是以函谷关为东界，但西、南、北则有异。不过，它们界定的关中范围主体均属唐代京畿道。本文从行政区划考虑，只以京畿道为限，即京兆府、同州、华州、邠州、岐州，共一府四州，和今天的关中盆地范围大致相当。

关中地区，唐代以前屡为京畿重地——周王朝发源于岐山，秦、西汉、苻秦、姚秦、前赵、西魏、后周、隋诸朝均定都于长安，东汉、西晋以长安为陪都——使得这一地区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中方言随着隋唐经济文化的鼎

盛,其地位也逐步提高。唐代文明,至盛唐臻于极致,关中方音也具备了成为通语基础方言的条件(黄笑山 1995)。因此,研究唐五代的关中方音系统,对于考察中古秦晋方言、弄清唐代的通语系统及其变化,进而确定关中方音的层次及其在通语系统中的地位,均有着重要意义。

二、唐五代语音研究的现状及其不足

唐代语音上承《切韵》音系,下启近代语音,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前贤对唐代语音的研究,开始于 1920 年马伯乐《唐代长安方音考》,其后,唐代语音的研究渐为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起来。

1. 音义反切的研究

唐代的音义书较丰富,首先引起学者重视的是佛典音义:黄淬伯于 1931 年发表《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断其音系为秦音,而与《切韵》迥异;1948 年周法高作《玄应反切考》,认为玄应音系与《切韵》系统基本相似,不见有大的语音变化。由于人们对《切韵》音系性质存在不同的看法,因而与之时代相若的唐代音义反切就成了考察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使得这些音义反切得到了系统的归纳整理,如朱翱反切(严学窘 1936,张世禄 1943、1944,王力 1982)、李善《文选注》(张洁 1998,徐之明 2000)、颜师古《汉书注》(钟兆华 1982,谢纪锋 1990、1992)、何超《晋书音义》(邵荣芬 1981)、张参《五经文字》(邵荣芬 1964)等等,唯在研究方法上尚存在一些分歧。

2. 诗文押韵研究

唐代是诗歌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不仅诗作众多,而且名家辈出。唐代诗文用韵研究起步很早。张世禄 1944 年就发表了《杜甫诗的韵系》,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陷于沉寂。进入 80 年代以后,以鲍明炜《唐代诗文韵部研究》为标志,唐代诗文用韵研究呈现出新景象:既有个案的研究,又有断代的研究;既有单个文人用韵特征的考察,又有某个时期所有文人用韵系统的归纳;既研究诗文用韵系统的共时特征,又探索用韵系统历时分合演变。对通语系统中出现的一些韵类合并现象,许多论文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如浊上变去,尤侯韵唇音字读入遇摄,流摄、遇摄的参差,元魂痕三韵间的关系,江韵系与通摄、宕摄的分合,止、蟹二摄的发展等等,在每一篇论文里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从断代来说,像鲍明炜《唐代诗文韵部研究》、金恩柱《唐代墓志铭用韵研究》、刘根辉《中唐诗韵系略说》、赵蓉《晚唐诗韵系略说》、陈海波《五代诗韵系略说》、居思信《中古韵部系统试拟》等论著,已为我们勾勒出初、中、晚唐通语韵部系统的轮廓,由于对用韵分合现象认识不一,加上时代前后有别,各家订立的韵部系统多寡不一。综观唐代诗文用韵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几点:第一,对赋文的用韵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重复劳动较多,如敦煌变文用韵、王梵志诗韵、白居易诗韵,研究者很多,发布的成果亦很多,而后出者新意寥寥;第三,过于重视用韵系统与《广韵》独用、同用间的联系和比较,忽视对特殊用韵现象的考察,大多是将其罗列出来,没有联系音变给予科学的解释;第四,除西北地区外,还没有人对某一地域的诗文用韵系统作出系统归纳整理,因而我们对唐代方音的认识仍是粗线条的。

3. 译音研究

译音的研究常常与音值的构拟紧密联系在一起。唐代的译音资料较多,其大者如藏汉对音、梵汉对音、日译汉音、汉越语等,其研究也很充分,其中尤以梵汉对音的研究最为深入,如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高田时雄《敦煌资料与汉语史研究》,柯蔚南《唐代西北方音的声母札记》、《唐代西北方音的韵母札记》,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刘广和《不空密咒与唐代八世纪长安音》,聂鸿音《慧琳译音研究》,尉迟治平《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王吉尧《从日语汉音看八世纪长安方音》,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等等,将译音资料与中古汉语音系间的关系作了很好的勾勒。译音音系的主要特征是:鼻音带有塞音成分,章组与精组有参差,浊塞音不送气;一二等韵、三四等韵分别合流、止流宕曾通等摄内各韵主元音各自并为一类,某些后鼻音韵尾有脱落现象。学者们认为,长安的译音材料能反映长安方音,敦煌文献能反映西北方音,而长安又位于西北,所以两者的音系基本一致,可以互相印证。但这些材料的内部差异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如日语译音有上古音、吴音、汉音、唐宋音五种,同是唐代的《古事记》(712)、《万叶集》(759年后)用的是吴音,而后于《古事记》8年的《日本书纪》(720)却用的是汉音(藤堂明保 1957);再如梵汉对音,周隋译音与唐初玄奘、义净译音如出一辙,而与不空译音相距甚远,这表明域外译音表现的是通语音系而非方言音系。译音的这种前后差异可能是通语基础方言音系的变更造成的,而通语基础方音的变更,又会导致不同层次方言成分的叠置。

上面我们全面介绍了唐代语音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出其涉及面很广,某些方面如西北方音的研究已相当深入,美中不足的

是,其一,没有人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音义反切、诗文押韵、译音等三类材料,对某一地域的具体方言音系作出更为深入的探讨;其二,隋以前的诗文用韵系统,由于存世文献不是太多,因而做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宋代诗词、元代的曲文用韵也均有比较全面的研究,为汉语语音的演变、区域方言的历史面貌及其形成过程勾勒出了有价值的轮廓,而唐五代的诗歌用韵系统虽然已做了较全面的整理,但这些研究的志趣基本着眼于押韵部类的归纳,而对特殊用韵现象透露出来的某些方音特征,基本上没有涉及或涉及很少,因而我们无法了解宋代诗词文用韵中反映出的某些方音特点在唐代的分布状况。这就有必要按地域范围重新审视这些语音材料,对某些重要区域方音音系作较全面的勾勒。

综合考量,关中方音在唐代的区域方言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唐都长安位于关中地区,是有唐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不仅仅是由于唐代关中地区文化发达,文人众多,作品丰富,还由于人们认为中唐以后关中方音取得了优势地位,成为通语的基础方言,但长安话如何取代旧的通语,人们往往避而不谈。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有唐三百多年关中方音的历时考察,了解唐代关中地区的语音系统,为汉语语音史、方音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材料。

第二节 本书采用的材料来源及其校勘

研究唐五代关中方音,我们采用了三类材料:一是入韵诗文,二是音义反切,三是域外译音。

一、诗 文

A. 诗主要依据的版本是：

《全唐诗》，中华书局，1980；

《全唐诗补编》，陈尚君编，中华书局，1992；

《全唐五代词》，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中华书局，1999。

凡《补编》考订《全唐诗外编》（中华书局，1982）之误收、重收诗，均弃之不用；韵脚有疑者，先核之以诗人文集（如有的话），再核以扬州诗局本《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下简称诗局本）。如有异文且牵涉韵部分合者，则表而出之。

李瀚《蒙求》（p1992）“庞统展骥，仇览栖鹰”。此韵段押寒桓韵，“鹰”不合，诗局本（p2146）作“鸾”，是。

韦应物《至开化里寿春公故宅》（p1968）“废井没荒草，阴牖生绿苔”。此韵段押灰咍韵，“苔”不合，诗局本作“苔”，是。

B. 文依据的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全唐文》（附《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标点适当参考中华书局版《全唐文》，个别铭文核之以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确定韵字时亦参考了文人文集：杨炯《唐赠荆州刺史成公神道碑》：“谁谓灵诞，丧落淑贞。”《杨炯集》（中华书局，1984）“贞”作“真”，此韵段押庚清韵，当以《全唐文》为长。

二、音义反切

唐代关中地区音义书很多，但大都作过研究。本论文选取

初盛唐时期作于关中地区的三部音义：慧苑《华严经音义》、窥基《妙法莲花经音义》、云公《涅槃经音义》，除慧苑音义日人水谷真成(1959)作过研究外，余皆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A.《慧苑音义》

慧苑，京兆人，生活于七八世纪，华严法藏法师上首门人。著有《新译华严经音义》二卷。《新译华严经》于证圣二年(699)译毕，音义当成于此年之后。

本书版本，据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研究，可分藏本和儒本两类，考证甚详，惜未言及赵城藏(金藏)，另《慧琳音义》卷二一至二三亦收此书。由于窥基、云公音义今只存于《慧琳音义》，为了行文前后统一，我们以《慧琳音义》所收为底本(见大正藏 54:p433—457)，校以金藏本、高丽藏本(见中华藏 59:p424—509)、拜经堂丛书本、守山阁丛书本、粤雅堂丛书本等五个版本，择善而从。如卷上：“粤以：於月反”(434a，指大正藏页码及栏数，下同)，“於”他本皆作“于”，当以“于”为正。卷下“撒睡盖：上除列、诸列二反”(456a)，诸，高丽藏同，余皆作“褚”，后者是。由于金藏复刻于宋开宝藏，而开宝藏又是第一部刻本大藏(周叔迦《佛教基本知识》)，因此，反切有异文处，多依金藏，如卷上：“馥，孚福反”(434a)，高丽藏作“復，孚房福反”(“孚”字当衍)，金藏作“房福反”，余皆作“孚禄反”，我们依金藏为正，不过这种情况很少。

B.《窥基音义》

窥基(632—682)，又称大乘基，京兆长安人，俗姓尉迟，玄奘弟子。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妙法莲花经音义》，书久不传，今唯见于《慧琳音义》卷二七，一卷。日本藏俊《注进法相宗章疏》(安元二年，1176)著录此书：“《妙法莲花经音训》，一卷，大乘基。”序云：“音以《说文》为正。”隋唐音义书引《说文》音者甚多，如《经典

释文》、《博雅音》、《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史记索隐》、《文选注》、《初学记》、《后汉书注》、《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晋书音义》等，毕沅曾据之辑《说文解字旧音》，唯不及佛典音义，胡玉缙有《说文旧音补注》，毕氏以为此《说文》音即《隋书·经籍志》之《说文音隐》，著者为沈重以前之南方人，未详是否。然慧琳以其音为正，则其音系必为慧琳所认可。

C. 云公《涅槃经音义》

二卷，书亦不传，今仅见于《慧琳音义》卷二五、二六。书题下云：“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岁终南太一山智炬寺集。”开元二十一年为癸酉，二十年为壬申（732），陈垣以为“二十一”为后人旁注，刻本致误。终南山智炬寺，《续高僧传》卷二四有“唐终南山智炬寺释明瞻传（贞观二年卒于智炬寺）”，《宋高僧传·不空》（卷一）云：“（不）空表请入山，李辅国宣勅令于终南山智炬寺修功德。”可见，唐代确有其寺。

云公，事迹无考。陈垣疑其为牛云，见《宋高僧传》卷二一。但牛云为五台山华严寺僧，传中亦无著述的记载。检《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生活于盛唐且姓名末字为“云”者仅牛云一人，这大概是陈垣立论的根据，因无实据，今不取。考戎昱《题云公山房》诗云：“云公兰若深山里，月明松殿微风起。试问空门清净心，莲花不著秋潭水。”戎昱肃宗上元年间（760—761）在长安。张谓（？—778？）《同诸公游云公禅寺》诗云：“共许寻鸡足，谁能惜马蹄。长空净云雨，斜日半虹霓。檐下千峰转，窗前万木低。看花寻径远，听鸟入林迷。地与喧闻隔，人将物我齐。不知樵客意，何事武陵溪。”张氏大历六年（771）后在长安。两首诗中云公或即著音义之云公，待考。

上述三书均收入《慧琳音义》，除慧苑书外，窥基、云公二书均赖《慧琳音义》才得以见，然慧琳将二书收入其书时，是否改其

注音、释义，要当辨明之。考慧琳引《玄应音义》，多半是全盘引用，改动者约有几端（姚永铭 2003）：一曰增加条目，二曰增补释义，三曰增补释形，四曰删改音读，如：妊娠，《玄应音义》书邻、之忍反，《慧琳音义》上如鸠反，下书邻反。娠，《王三》有平、去二读，慧琳弃去声取平声，并增“妊”字注音，此为增音例；身餒：《玄应音义》奴罪反，餒，饿也，又音於伪反。《慧琳音义》作“身餒”：於伪反。《王三》餒，奴罪反，餒，於伪反，均无又音。玄应以餒、餒同字，慧琳则纠其偏。故注音有异。餒口：《玄应音义》户姑反，《慧琳音义》户徒反。此为改反切用字而音实同也。从语音角度说，慧琳的改动并不影响音系。徐时仪（2005：61—74）对此有更详尽的分析。

《云公音义》题识云：“释云公撰，翻经沙门慧琳再删补。”《窥基音义》题下云：“《添品法华》亦同用。翻经沙门大乘基撰，翻经沙门慧琳再详定。”“再删补”、“再详定”似乎告诉我们，慧琳对两书作了修订，但《涅槃经音义》卷上首条“大般涅槃经寿命品第一”云：“慧琳云：云公所制，言虽繁，失经意，由胜诸家所音，此后南本《涅槃》三十六卷同用此音，音义依云公所制，唯陀罗尼及论梵字疏远不切者，慧琳今再依梵本翻译为正，览者详焉也。”慧琳明确申言不改动语词音义。《慧琳音义》卷二八《添品妙法莲花经》仅有词目 5 条，末云：“从此（指第三卷）后终普贤劝发品及下嘱累品并依基法师所造音，更不重述。”从这个说明看，慧琳似认同窥基注音，并没有对其“详定”。《窥基音义》所用音译词的译音系统与玄奘相合，与不空、慧琳不合，亦可证慧琳不像对《云公音义》那样对音译词作“删补”。那么，“详定”最有可能是增补、订正字形、字义，因为慧琳只是说“并依基法师所造音”。

《慧琳音义》版本较多，本文以《大正大藏经》本为底本，校以高丽藏和日本狮谷白莲社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三本差异

较小，多是形体不同，即所谓的异体字、正俗字。

窥基、慧苑均是京兆人，云公书作于终南山智炬寺，则此寺亦当是其驻锡之地，终南山隶属京兆府长安县；从慧琳引他人音义如玄应等皆京兆人来看，云公似亦当是京兆人，至少其音义为慧琳所认可。《涅槃经》、《妙法莲花经》，玄应均有音义行世，慧琳独于此两经弃玄应而取窥基、云公所著，或是二书优于玄应者也。

三、域外译音

佛典翻译，唐代臻于极盛。梵文原典源源不断地从印度和西域流入华夏大地，而从印度和西域来的译经僧人络绎于途，译经的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过前代。

本书采用的梵汉对音资料是：

1.《摄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入莲华胎藏海会悲生曼荼罗广大念诵仪轨供养方便会》

三卷，输婆迦罗译，一行笔授，宝月译语；刊于大正藏十八册（No. 850，p65—90），底本是正德元年（1711）丰山大学藏本。经中有 189 段咒语，经末附有这些咒语的梵文原文。

2.《金刚顶经毘卢遮那百八尊法身契印》

一卷，善无畏、一行译，刊于大正藏十八册（p331—335），底本是缩册大藏经，正文咒语是梵汉对照。

3.《苏悉地羯罗供养法》

善无畏译，见于大正藏十八册（No. 894），《中国佛教·善无畏》（游侠撰）以为实是善无畏依据《苏悉地经》撰集以传授弟子

者。大正藏收有两个版本：一是三卷本(p692—704)，底本是高丽藏，咒文不附梵文；另一为两卷本(p704—718)，底本是天喜三年(1055)写高山寺藏本，题首小注云：“此本与丽本异同甚繁，故别载。”文末有“请火天”等7条梵咒，但无汉译(三卷本有汉译但无梵咒)。此本咒语均为汉梵对照，除此以外，此本与三卷本汉文差别甚小。

善无畏(śubhakarāsiṃha, 637—735)，译作输波迦罗、戍婆揭罗僧诃，意为净师子。又称无畏三藏，为密教祖师之一，开元四年(716)奉师命经中亚至长安，廿三年十一月七日示寂于洛阳大圣善寺。与金刚智、不空并称开元三大士。

一行(683—727)，俗姓张，钜鹿(河北钜鹿县)人，密教五祖之一。曾师事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精于禅、道、数学、历法之学。

4.《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

二卷，金刚智译，刊于大正藏十八册(p253—269)，经中咒语皆是梵汉双书，梵文音节后附汉译。金刚智(Vajrabodhi, 671?—741)，音译跋日罗菩提，为印度密教付法第五祖，中国密教初祖。开元七年(719)由海路经锡兰、苏门答腊至广州，次年洛阳、长安，开始密教经典翻译，并传授灌顶之秘法，共译经八部十一卷。与善无畏、不空并称“开元三大士”。

5.《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

尊胜陀罗尼，梵文 uṣṇīṣāvijayādhāraṇī 的音译，即说尊胜佛顶尊内证功德之陀罗尼，据说诵习此咒能除一切罪业等障，破除一切秽恶道之苦，所以此经屡屡被重译，民间修习者亦甚众，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诏令天下僧尼每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

遍，于每年正月一日具载呈报。唐末五代盛行建立经幢，上刻此陀罗尼。《唐文续拾》卷十、《全唐文补遗》(一)均收有大和三年(829)《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序并记》。

此经翻译者很多，其中的陀罗尼还另见于《尊胜陀罗尼仪轨》，其前后沿革，《慧琳音义》卷三五有《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翻译年代先后》，记载了此经的首译及重译的时间与译者：

第一译：阇那耶舍译于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4)，一卷五纸，鲍永笔授；第二译：地婆诃罗译于唐仪凤四年(679)，杜行颢笔授(实为杜行颢所译)，一卷七纸；第三译：佛陀波利和顺真译于仪凤四年，一本八纸；第四译：地婆诃罗译于永淳元年(682)，彦琮笔授，八纸；垂拱元年(685)再译，十四纸，此为第五译；第六译：义净译于景龙四年(710)，六纸；第七译：善无畏译于开元十年(722)；第八译：不空译于广德二年(764)，二十纸。“前后约二百余年已。经八度出，本经则五翻，念诵法即三种；差别唯有善无畏所译是加句，尊胜陀罗尼中加十一句六十六字，仪轨法则乃是瑜伽，与前后所译不同，多于诸本，余七译陀罗尼字数多少相似”。到宋代，施护、法天又重新翻译，前后共十译。

大正藏十九册 967—974 号收了此经的十一个版本的译文，各篇名称、译者及咒文情况如下：

(1)No967《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陀波利译；底本高丽藏，经前有序，相传为唐定觉寺沙门志静所作。由于咒文各本有异，所以经末另载宋本与明本；咒文底本 87 句，宋、明本皆 34 句。佛陀波利(Buddapāla)，汉译觉护，北印度罽宾国人，于高宗仪凤元年(676)来中国。

(2)No968《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杜行颢译；底本高丽藏；咒文 35 句。杜行颢，生卒年不详，京兆人。仪凤(676—678)中任朝散郎，行鸿胪寺典客署令。

(3)No969《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地婆诃罗译，前有彦惊序。底本高丽藏，咒文 48 句。地婆诃罗(Divākara, 613—687)，意译日照，于高宗仪凤(676—678)初年入长安，时年六十余。

(4)No970《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经》，地婆诃罗译，底本高丽藏，咒文 36 句。

(5)No971《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义净译，底本高丽藏。咒文末云：“此咒比多翻译，传诵者众。然于声韵字体，未能尽善，故更重勘梵本，一一详定。”义净(635—713)，范阳(河北涿县)人，一说齐州(山东历城)人，俗姓张，字文明。

(6)No972《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一卷，不空译，底本高丽藏；中有尊胜陀罗尼咒(367a—b)，共 59 句。不空(Amoghavajra, 705—774)，又译阿目佉跋折罗，密宗祖师之一。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人。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14 岁在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随金刚智来华。唐开元八年(720)至洛阳。一说(赵迁《不空三藏行状》)西域人，幼随舅父到内地，10 岁游武威、太原，15 岁遇金刚智。开元十二年在洛阳广福寺受比丘戒，此后学习汉、梵经论，并随金刚智译经。

(7)No973《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二卷，善无畏译，底本日本享保年间(1716—1735)刊丰山大学刊本；卷上正文有梵汉对照尊胜佛顶真言(372a—373a)，共 55 句，咒文末小注云：“此陀罗尼本中天竺国三藏善无畏将传此土，凡汉地佛陀波利已来，流传诸本并阙少，是故具本译出，流行如上。”卷末另附日本宽治八年(1094)写仁和寺藏本汉译以及灵云寺版普通真言藏本梵咒。

(8)No974A《最胜佛顶陀罗尼经》，摩伽陀国那烂陀寺三藏沙门法天译，底本高丽藏；

(9)No974B《佛顶尊胜陀罗尼》，底本东寺三密藏古写本；梵汉对照，且有注义，文末附日本建久二年(1191)后记：“师云：此

陀罗尼凡有九本，所谓杜行铠(颢)、日照三藏、义净三藏、佛陀波利、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不空三藏等所译本及法崇注释、弘法大师所传梵本等也。之中今以弘法大师梵本与金刚智三藏所译加字具足汉字本所双书也；件梵本是弘法大师在唐之日，惠果阿闍梨所授多罗叶梵本。”金刚智译此经，不知何据。咒文与不空所译相同。

(10)No974C《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记》，朝议大夫兼侍御史武彻述，底本续藏经；武氏云：“佛顶尊胜陀罗尼者……昔仪凤年中，佛陀波利所传之本，遍天下幡刹，持诵有多矣。彻自弱岁，则常念持。永泰(按：代宗年号，765—766)初，自丧妻之后，倍益精心，求出离法。时有殿中侍御史蒋那者，常持诵此陀罗尼。异日于私室，条然而来曰：今得究竟道，非常难遇。彻敬问之，即尊胜陀罗尼也。命之令诵，而文句全广，音旨颇异，拜而诵之，乃曰：受之于王开士，开士受之于金刚智三藏……此即是金刚智三藏梵本译出者，令勘佛陀波所利传本，文句大同，多于旧本九句六十九字。”咒文收简繁两种：《佛顶尊胜陀罗尼》(咒文55句)、《佛顶尊胜陀罗尼加字具足本》，后者文末云：“此陀罗尼，本中天竺三藏善无畏将传此土，凡汉地佛陀波毛来流传佛，诸本并阙山，是故具本译出流行。”但两本除了用字差异外，并无长短之别。

(11)No974D《佛顶尊胜陀罗尼讲义》，不空译，底本续藏经；咒文与No972同，唯增汉译。

(12)No974E《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原本是平安时代写东寺三密藏本；咒文53句。

由上可见，此经大正藏共收16个版本，各本咒文有的标明句数，有的不标，句数各本也不尽相同，推寻其原因，大体是由于各译者断句不同所致，仔细对照、排比各译文，内容基本一致。

从译音的系统来看(详后),高丽藏所收佛陀波利译本显系后人所增,而宋、明大藏经所收才是波利本人所译。此经咒文的16个版本,本文采用了10个:佛陀波利所译的高丽藏本、宋藏本;杜行颢本;地婆诃罗前后所译两本、善无畏译本、不空本(No972、No974B)、武彻所记简本、No974E。

尊胜陀罗尼经咒梵语大正藏收有三个版本:No973号两见(丰山大学本、灵云寺本)、No974B(东寺三密藏古写本),三本长短不同,丰山大学本最短,东寺三密藏古写本最长,中有六句不见于它本。大体而言,善无畏以前各译较短,其后各译较长。本文以此三个梵本互校,然后再比对十个汉译,来确定汉字对音。

第三节 唐五代关中语音

一个朝代必有其通语,其内部亦必存在区域性方言,这是共识。唐代亦不例外,有通语,有方言。《唐国史补》卷下:“宋济老于文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失官韵。”《北梦琐言》卷九:“(温庭筠)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官韵”应该就是后来所谓的《广韵》的独用、同用规则,亦即文学雅言。

唐代的方音,由于年代相隔久远,材料匮乏,要弄清其具体的语音系统,势已不能。我们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能强烈感受到方音的差异。司空图《漫书五首》之一:“长拟求闲未得闲,又劳行役出秦关。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秦关当指函谷关,关东与关西方音有异。白居易《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语言诸夏异,衣服一方殊。”各地的方音不同。李白《示金陵子》:“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韦应物《鼇头山神女歌》:“舟客经过奠椒醑,巫女南音激楚歌。”白居易《题周

皓大夫新亭子》：“笛怨音含楚，箏娇语带秦。”《东南行》：“夷音语嘲晰，蛮态笑睢盱。”刘驾《久客》：“南音入谁耳，曲尽头自白。”李商隐《昭州》：“乡音殊可骇，仍有醉如泥。”许棠《寄睦州陆郎中》：“海涛通越分，部伍杂闽音。”南北语音有别。章孝标《初及第归酬孟元翌见赠》：“每登公宴思来日，渐听乡音认本身。”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章八元《归桐庐旧居寄严长史》：“近闻江老传乡语，遥见家山减旅愁。”皇甫冉《同诸公有怀绝句》：“移家南渡久，童稚解方言。”故乡与他乡音异。

唐代的方音差别，谈得最多的还是所谓的秦音与吴音。顾名思义，秦音就是关中音，吴音就是江左一带的方音，但其究竟是什么，唐人已不得其详，今人虽多有论述，其结论亦在疑似之间。由于它们与本书关系紧密，因此对其渊源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一、秦音与吴音

1. 中古吴音的源流及其实质

吴音作为一种术语，最早出现在姚秦佛陀耶舍译《虚空藏菩萨经》（大正 13:647—656）密咒中：

博叉底都履反隶吴音读之（< * pakshadile, p. 654）

博厕初器反娑迷莫隶反，吴音读之（< * pakshisame, p. 655）

佛陀耶舍于弘始十二年（410）开始译经，《高僧传》云：“耶舍后辞还外国，至罽宾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此经，各本大藏经、《出三藏记集》、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均署佛陀耶舍译。稍后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罗译《孔雀王咒经》多次出现“吴音同”、“吴音”的译法，如 culudhumdhuma 周漏团吴音同

头摩(449), br̥haspati 毗里害^{吴音同}波底(450, 参考 br̥hadraṭha 毗梨害^{呼害反}罗他), kuti 己^{吴音同}底(457), arada 罗夺^{吴音}(458)。

汉文文献最早提到“吴语(音)”的是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篇》、《宋书·顾琛传》、《南齐书·王敬则传》。陈寅恪据此论定东晋南朝士族操北语,庶人操吴语,北语为洛阳近傍之方音,此已成定谳。张籍《永嘉行》诗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即是鲜明写照。此期之吴语,何大安(1993)以为有四个层次:(1)非汉语层;(2)江东庶民层;(3)江东文读层;(4)北方士庶层。

到了隋唐,吴音成了士人的热门话题。《隋书·五行志上》亦云:“(炀)帝又言习吴音,其后竟终于江都。”杜甫《遣兴五首》:“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刘长卿《题李嘉祐江亭》:“稚子能吴语,新文怨楚辞。”又《戏赠干越尼子歌》:“云房寂寂夜钟后,吴音清切令人听。”顾况《南归》:“乡关殊可望,渐渐入吴音。”王昌龄《题净眼师房》:“朱唇皓齿能诵经,吴音唤字更分明。”孟郊《寄义兴小女子》:“家中多吴语,教尔遥可知。”又《送李翱习之》:“新秋折藕花,应对吴语娇。”又《送淡公》:“开元吴语僧,律韵高且闲。”李贺《荣华乐》:“乱袖交竿管儿舞,吴音绿鸟学言语。”白居易《过李生》:“何以醒我酒,吴音吟一声。”郑谷《江行》:“殷勤听渔唱,渐次入吴音。”

德宗宫人宋若华《嘲陆畅》诗序云:“云安公主下降,畅为傖相,才思敏捷,应对如流,六宫大异之。畅吴音,以诗嘲焉。”诗云:“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歊入汉宫。”《云溪友议》卷中“吴门秀”条云:“陆郎中畅早耀才名,辇毂不改于乡音。自贺秘书知章、贾相耽、顾著作况,讥调秦人,至于陆君者矣。”陆畅,浙江湖州人。畅说吴语,为宫人所轻,但尚可以吴语与北人交际。《旧唐书·王伾传》云王伾“貌寝陋,吴语,素为太子之所褻狎。”《宋

高僧传》卷二四《唐湖州法华寺大光传》云：“其诵经作吴音，辽辽通于圣听”。

崔致远《谢探请料钱状》：“某顷者西笑倾怀，南音操著。蓬飞万里，迷玉津之要路通津；桂折一名，作金榜之悬疣附赘。”崔氏高丽人，年十二入长安求学，十八登进士第，除宣州溧水尉，后入高骈扬州幕。南音亦当指吴音，于吴地做官，即说吴语，亦见吴语不受士人排斥。

到晚唐，文人将《切韵》视同吴音，李涪《刊误》卷下“切韵”条云：“然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赵璘《因话录》卷五：“又有人检陆法言《切韵》，见其音字，遂云：‘此吴儿，真是翻字太僻！’”苏鹗《苏氏演义》卷上云：“陆法言著《切韵》，时俗不晓其韵之清浊，皆以法言为吴人而为吴音也。”麻杲《切韵》“母”下云：“美沽反，古《切韵》用吴音作莫厚反。”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云：“广明以前，《切韵》多用吴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但这两类吴音当不是同一概念。

但这时吴语是什么，似难定论。按上引陈寅恪、何大安两人的看法往下演绎，似应是东晋洛阳近傍之方言（北方士庶层）与江东庶民层、江东文读层融合发展而来的（何大安以为仅是北方士庶层与江东文读层的交融），即《颜氏家训·音辞篇》所云“南染吴越”者也，亦即南朝通语。后来，陆法言撰《切韵》，大量吸收了南方通语的成分，《封氏闻见记》“声韵”条云：“隋朝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但《切韵》与唐代语音已有较大差异，所以“属文之士苦其苛细”。由于唐人无法认识到语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一客观规律，《切韵》也就自然被斥之为吴音。不过，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唐代的吴语可能有很多语音成分与《切韵》系统相同，而且北方文士对此也比较熟悉。

2. 中古秦音的源流及其实质

秦即关中地区,据研究(周振鹤、游汝杰 1986),先秦时期其方音与中原地区差异颇大,《说文》“眇”字条云:“目偏合也。一曰衰视也,秦语。”汉扬雄撰《方言》,常以“秦晋”连言,郭璞注则以“关西”替之。《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其(指辰韩)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关中作为一个方言区,当无问题。姚秦鸠摩罗什译经中常出现“秦言某、秦语”这一说法,不过说的都是词汇,没有提及语音上的区别特征。

李斯《谏逐客书》云:“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杨惲《报孙会宗书》云:“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太平广记》卷四九〇引《三水小牋》云:“临淮武公业,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爱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笔,尤工击瓿,其韵与丝竹合。”《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宁王尝猎户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锁甚固,王命发视之,乃一少女。问其所自,女言姓莫氏……莫才人能为秦声,当时号莫才人嗔焉。”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问》:“寂寥伤楚奏,凄断泣秦声。秦声怀旧里,楚奏悲无已。”刘禹锡《伤秦姝行》:“秦声一曲此时间,岭泉呜咽南云断。”李白《观胡人吹笛》:“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白居易《箏》:“楚艳为门阀,秦声是女工。”说的都是秦地的歌曲、音乐很特殊,方言因素恐怕是其形成原因之一。

真正说到“秦音”的,还是出现在唐代。敦煌写卷《禅门悉昙章序》云:“又嵩山会善沙门定惠,翻出《悉昙章》,广开禅门,不妨慧学,不著文字,并合秦音。”《俗流悉昙章》:“夫《悉昙章》者……唐国中岳释氏沙门定惠法师翻注,并合秦音。”两书均见《敦煌曲

校录》，饶宗颐断其为玄宗开元、天宝间物。但此处“秦音”恐不是指关中方音，鸠摩罗什《通韵》云：“大秦小秦，胡梵汉而超间……或作吴地而唱经，复似婆罗门而诵咒……胡音汉音，取舍任意。”秦与胡梵汉相对，又以胡汉相对为言，胡梵泛指佛经原典，秦指姚秦之秦，是国号，可知“秦音”义同汉音，非指关中方音，而是与梵语相对的汉语。

从诵经以吴梵对举来看，秦音当是指北方通语。《宋高僧传》卷六(T50:743c)《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云：“玄每恨乡音不堪讲贯，乃于象耳山诵大悲咒，梦神僧截舌换之，明日俄变秦语矣。”以“秦语”与“乡音”对举，即是明证。另，外国僧人入华译经，必先学汉语，他们对汉语的称呼都是采用国号。在《高僧传》里，我们可以看到汉言(语)、晋言(语)、宋言、秦言、梁言等说法，隋称隋言，唐称唐言、华言。所以我们在佛教典籍里看到的“秦言(音)”皆不是指关中方音，如北凉浮陀跋摩、道泰等译《阿毘昙毘婆沙论》卷四一(28:307a)云：“复次如来言音，能遍一切声境界，如其所念皆悉能语，如来秦语，胜秦中生者；如来若作弥梨车语，胜弥梨车中生者。”“秦语”即指汉语。

景审《一切经音义序》云：“古来音反多以傍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元无定旨。吴音与秦音莫辨，清韵与浊韵难明。至如武与绵为双声，企以智为叠韵，若斯之类，盖所不取。近有元庭坚《韵英》及张戡《考声切韵》，今之所音，取则于此。”

学者多据此序认为，秦音即关中音，《韵英》、《考声切韵》为秦音著作，《慧琳音义》用关中音作注。将秦音等同于关中音，认为从《慧琳音义》可考见唐代关中方音，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

第一，从《慧琳音义》全部反切看，“指明《韵英》反切者，不过千百分之一。在引用《韵英》反切时，又必与《切韵》反切对举，并分说这是秦音，那是吴音。”(黄淬伯 1998)如慧琳音即秦音(关

中音)，则不必在与吴音对举的情况下才出现，如卷一“覆载”条：“上敷务反，见《韵英》，秦音也；诸字书音为敷救反，吴楚之音也。”卷一七“觜星”条：“子移反，吴音；醉唯反，秦音也。”“堆阜”条：“下扶久反，吴楚之音也，《韵英》云音扶武反”（卷一二）；“下扶有反，吴楚音也；《韵英》音扶武反”（卷四一）。卷四“茂盛”条：“上莫候反，吴楚之音也；《韵英》音为摸布反。”卷二七“无复”条：“下吴音扶救反，秦音冯目反。”但也有例外，卷一四“矛稍”条：“上谟侯反，《韵英》云暮蒲反。”没有指明“谟侯反”为吴音。

但仔细考察慧琳注音，所谓吴音即是指《切韵》音，这从慧琳“打”字的注音可以看得很清楚：

捶打：“下吴音顶，又都挺反，今取秦音得耿反”（卷二七）；又“下德梗反，江外音丁挺反”（卷三）；又“德冷反。今江外吴地见音为顶，今不取”（卷一一）；又“得冷反，吴音顶，今不取”（卷一二）；卷八“挝打”条：“下德耿反。陆法言云都挺反，吴音，今不取也”；卷一二“打治”条：“打，吴音为顶，今不取；《集训》音德冷反”。

“江外音”、“吴音”与陆法言注音所指相同，《续一切经音义》说得更清楚：

卷打：下《切韵》都挺反，秦音得耿反，又去声。（卷九）
打，《王三》德冷反又丁挺反。可见，吴音即是《切韵》音，那么秦音自然就不是关中方音。

第二，《慧琳音义》引《考声切韵》释义者常见，却无一次引用其注音。安然《悉曇藏》所引武玄之《韵诠》五十韵头与《切韵》的差别仅在于无脂殷痕删衍凡六韵，而多移岑两韵，与《慧琳音义》颇不相同。

第三，景审序云：“大略以七家字书释谊。”自注：“七书谓《玉篇》、《说文》、《字林》、《字统》、《古今正字》、《文字典说》、《开元文

字音义》。”从书中看，亦间取七书之音。“浮囊”条：“附无反，《玉篇》音扶尤反，陆法言音薄谋反，下二皆吴楚之音也。”（卷七）“上音符，又音符尤反。”（卷三）

第四，被慧琳斥为吴音的音读又常见于自己的注音中，如尤侯韵唇音字读入虞模，慧琳视之为秦音，否则即被斥为吴音，但从其它材料来看，尤侯韵唇音字读入虞模是中唐以后北方方音的一个普遍现象，并非关中地区所独有，而且音义里尤侯韵唇音字以本韵字作切下字的比用虞模韵字作切下字的要多得多，这表明他无法排除吴音的干扰：卷八四“枹鼓”条：“上音附牟反，亦音芳无反，并秦音……枹字吴音伏不反，不音福浮反，在尤字韵中，与浮同韵。”卷九五“枹加”条：“上房牛反。”

第五，音义里“吴音”又多以“吴楚之音”、“江外吴地”、“淮南音”、“江南音”、“吴会间音”替之，而“秦音”又可称之为“北人（音）”、“中国”、“关中”、“关西”、“北土”，如：

𪔐：卷四二“狗𪔐”条：“五狡反，中国音也；又下狡反，淮南音也；”卷四九“贪𪔐”条：“五狡反，中国音也；又下狡反，江南音也。”卷七一“𪔐足”条：“又作𪔐，同五狡反……关中行此音；又下狡反，江南行此音也。”据此，“关中”与“中国”同，“江南”与“淮南”同。

揣：“抔食”条：“音都果反，北人行此音，又初委反，江南行此音。”又卷七二：“《论》文作揣……音初委反……江南行此音；又都果反……关中行此音。”卷七〇“揣触”条：“初委反……江南行此音，又音都果反……北人行此音。”“关中”与“北人”同。

这种南北方的不同称谓，其实全出自《玄应音义》，慧琳只是照搬，也就是说，慧琳用“吴”代替玄应的南方的诸多称谓，用“秦”代替玄应的北方的诸称谓。

从以上几点看，秦音不等于关中音，与吴音代表南方通语一

样,它是指北方通语。卷三七“草篆”条:“传恋反……时俗号为操篆,非雅言也。”卷五三“搦取”条:“上女厄反……前音义音为女革反,盖乡音,非正音也。”可见慧琳所取是“雅言”、“正音”而非方音。即使中唐以后通语基础方言是关中方音,但关中方音仍不完全等同于通语。薛能《送冯温往河外》:“秦音尽河内,魏画自黎阳。”可以看出秦音的扩张力。《云溪友议》卷中“南黔南”条云:“(南卓)转黔南经略使,大更风俗,凡是溪坞,呼吸文字,皆同秦汉之音,甚有声光。”南卓在黔南推行的“秦汉之音”,应该是适于交际的通语。

3. 秦音与吴音的差异

中古南北通语虽然相互交融,但两者的区别仍是明显的。《续高僧传》卷三〇《杂科声德篇·论》(T50:706b):“地分郑魏,声亦参差,然其大途,不爽常习。江表关中,巨细天隔,岂非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惟以纤婉为工。秦壤雍梁,音词雄远。至于咏歌所被,皆用深高为胜。然则处事难常,未可相夺。若都集道俗,或倾郭大斋,行香长梵,则秦声为得;五众常礼,七贵恒兴,开发经讲,则吴音抑在其次。”根据玄应、慧琳二人的音义与唐人笔记,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大致情况(详细情形请参考储泰松 2004b)。

声母方面,南方轻重唇不分,船禅、从邪不分,北方则有别。景审序慧琳书云:“武与绵为双声……盖所不取。”

韵母方面,差别较大:

①尤侯韵唇音字,北方读同虞模韵,南方仍同《切韵》;东韵系唇音三等字,北方读同一等。《慧琳音义》(以下简称《琳音》)卷二九“苜蓿”条:“上音目……陆氏《切韵》等音莫六反,今不取也。”

②止摄与蟹摄：

脾：蒲米反，北人行此音，又必尔反，江南行此音（《玄应》卷二、一四，《琳音》卷二、九、五九、七〇、七二）。北方读荠韵，南方读止韵。《王三》卑婢反，与南方同。

晒，郭璞音霜智反，北土行此音，又所隘反，江南行此音。（《琳音》卷五九）北方读真韵，南方读卦韵。《王三》所寄反又所卖反。

③一二等与三四等：

劈，匹狄反，关中行音，《说文音隐》披厄反，江南通行此音也。（《玄应》卷一四）北方读四等锡韵，南方读麦韵二等。《王三》普激反，与北方同。

江南谓水派为淦，音乃点反，关中奴感反。（《玄应》卷一六）江南读四等忝韵，北方读一等感韵。《王三》乃簞反，与南方同。

髯，而甘反，江南行此音；如廉反，关中行此音。（《玄应》卷一九）南方读一等谈韵，北方读三等盐韵。《王三》汝盐反，与北方同。

鞘，江南音啸，关中音笑。（《玄应》卷一七）南方读四等啸韵，北方读三等笑韵。《王三》私妙反，与北方同。

打，吴音为顶，今不取，《集训》音德冷反。（《琳音》卷一二）南方读四等迥韵，北方读二等梗韵。《王三》德冷反又丁挺反。

声调方面：首先是上去调的不同。李涪云吴音“上声为去，去声为上”，指北方浊上变去，而南方不变；顾齐之序《慧琳音义》云：“音虽南北，义无差别，秦人去声似上，吴人上声似去。”指某些去声字北方读上声，南方读去声，如《琳音》卷一“擐铠”条：“下开盖反，今通俗以上声音之为苦改反。”《王三》苦爱反，去声；北方读上声。景审序云：“企以智为叠韵……盖所不取。”《琳音》卷一〇〇“企怀”条：“诘以反。”《王三》去智反，北方读上声；李涪

《刊误》：“今士君子于上声呼恨，去声呼恐，得不为有知之所笑乎？”据此推测，北方读“恨”为去声，“恐”读上声。《王三》“恐”墟陇反又区用反，但“恨”《切韵》不读上声。其次平上调的不同。《琳音》“鬣星”条：“子移反，吴音；醉唯反，秦音。”《王三》唯，以水反；鬣，姊规反，即委反。

南北语音的这种差异，可能不是一个平面上的差别，应该包含共时和历时两个层次。

二、唐五代关中语音的层次

上文我们说到，研究唐五代关中语音主要材料是音义反切、梵汉对音和诗文用韵。但我们发现，这三类材料所反映的音系颇有出入，这大概与它们所依据的标准不同有关。据此，我们认为关中语音具有三个层次：雅言、通语、方音。

1. 雅言

此即人们常说的读书音，以音义反切系统为代表，而唐人音义反切系统又基本与《切韵》相同。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音义反切用字与《切韵》相同者很多；第二，很多被注释字是非常用字，口语里根本不用，只能抄前代经师和韵书的注音；第三，唐人音义书，大量引用了前人著作，很多条目简直就是“述而不作”，不论是注音还是释义、辨形体，均是如此；第四，张参《五经文字》、颜元孙《干禄字书》、唐玄度《九经字样》三书的直音和反切合于《切韵》音系，而这三书要么是立于太学之前，要么是求取功名的标准字书，其语音系统当是文士心中之标准读音，不管他们自己能不能读出这个音。众所周知，太学里学习的都是儒家圣贤之书，追求的是典雅，“满庭陈旧礼，开户拜清芬。万舞

当华烛，箫韶入翠云”（令狐峒《释奠日国学观礼闻雅颂》）。这种雅正的语音标准，是士族阶层身份的象征，也是士族从小就耳濡目染的，《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督正的标准应是雅言。

从音义反切看，这种雅言系统应该就是《切韵》系统，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切韵》，因为文人对经传音义的理解具有不同的师承，传承不同可能导致与《切韵》的差异。虽然中晚唐文人视《切韵》为吴越之音，但也不乏独具慧眼者，《苏氏演义》卷上云：“此盖穷研正声，削去纰缪也，岂独取方言乡音而已哉？洎孙愐等论音韵者二十余家，皆以法言为首出。薛道衡，隋朝之硕儒，与法言同时，尝与论音韵，则岂吴越之音而能服四方之名人乎？”《因话录》卷五“武宗皇帝庙讳炎”条云：“《切韵》是寻常文书，何不置之几案旋看也？”《切韵》是士人正误纠错的标准，是“正声”，其系统当源于东晋南渡之“洛阳近傍之方音”，这种雅音标准具有存古性、稳定性的特点，据《音辞篇》记载，当时的某些方言中，支脂、皆佳、山删、咸衔及重纽三四等相混，与他心中的“正音”不符，就连在唐代颇受士人推崇的《声类》、《字林》、《韵集》也有不“切正”的注音。语音虽然变化了，士族心中的雅音标准仍然存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云：“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然谓絃为玄，谓玄为絃，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

2. 通语

此即人们常说的交际语言，是不同方言区域的人相互交流、沟通的工具，其具体表现形式是诗文用韵系统与梵汉对音系统。鲁国尧先生曾据宋词用韵归纳出宋代通语 18 部系统，这个系统在宋代尤其是北宋各方言区域的诗文用韵中得到了印证。据

此,唐代诗文用韵系统也应是有唐一代通语音系的反映。不过,据我们观察,有唐三百年的通语音系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初唐与《广韵》独用、同用规定基本一致;盛唐以后,在独用、同用基础上进一步合并,逐步向宋代的18部靠拢。

3. 方音

这是真正属于关中地区的语音区别特征,可以通过特殊反切、特殊用韵现象和特殊对音来考求。唐人音义中常说“今俗”、“俗音”、“顺俗”、“俗呼”,如《云公音义》“拾取土塊”条:“苦瓠反,又音苦内反,今顺俗取前音也。”《慧琳音义》卷五九“疼痛”条:“徒冬反……俗音腾。”另外,像《颜氏家训》、《匡谬正俗》、《集韵》及唐人一些笔记也记载了不少关中的方音现象。《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190页)卷十三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侯思止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御史。时属断屠,思止谓同列曰:“今断屠宰,鸡云圭猪云诛鱼云虞驴云平缕,俱云居不得喫云诘,空喫结米云弭面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饥!”侍御崔献可笑之。思止以闻,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止不识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献可具以鸡猪之事对,则天亦大笑,释献可。

这个故事又见于《佩觿》卷上“讹音鸡曰古黎”条:

天后朝侍御史侯思止出自皂隶,言音不正。时属断屠,思止谓同列曰:“今断屠宰,鸡(古黎翻)猪(诛)鱼(虞)驴(力朱翻),俱(居)不得喫(苦弋翻),空喫米(弥)麪(民去),如(儒)何得饱!”为崔献可所笑,天后知之。

之所以令人发笑,是因为“言音不正”的侯思止不分《切韵》的鱼虞、支齐、真先、-t尾与-k尾,而这在尊奉雅言的人看来当然是可笑了。

关中语音的这三个层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贤在研究唐代音义反切时，发现每部音义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混切现象，其所反映的音类合并又恰恰与《广韵》同用规定相合，这既表明雅言过于存古、存雅，与实际语言差距较大，也表明通语系统对雅言的影响与制约。雅言系统包含《切韵》音系以及经师口耳相传的一些音类差异，通语系统是以基础方言音系为标准，另外吸收了一些雅言的语音成分，由于基础方言与《切韵》关系紧密，因而可以粗略地认为通语音系是雅言音系的简化。唐代通语与雅言的最大差别在于，雅言不是以某一个具体的方言音系为标准，而通语则必有一个基础方言。方音层与雅言、通语不同，它既包含雅言成分和通语成分，还包含雅言、通语之外的特殊成分。这些特殊成分来源可能比较复杂，既有存古的因素，又有音类的特殊变化成分（如青齐同韵），还有“北杂夷虏”的成分。总之，这三个层次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各自具有鲜明的特征。

唐五代关中僧人的 音义反切系统

慧苑、云公、窥基三家音义共收被注字 1568 个，总共注音 2194 次，其中反切 2061 条、直音 133 条，去除重复，得有效反切 1862 条、直音 127 条（如果一个字有两个不同的读音，则计为两个被注字；如果注音之后再引《说文》、《字林》、《玉篇》等书反切，则不计入注音总数之内）。

反切的处理，我们采用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即《王三》）作为比较标准，这不仅是因为王仁昫与慧苑、窥基、云公三人生活时代大致相近，而且因为它是现存最早、最接近《切韵》原貌的完整韵书。《王三》不收的字，则依项跋本（以下简称《王二》）、敦煌本（以下简称《王一》）《王韵》；三书均没有的字，再依《广韵》、《集韵》。三书音义中有不少俗字，概依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所附俗字典定其归属。某些或体字的音读，先依音义作者的分析，再参酌《王韵》定其韵类，如：

《窥基音义》(490a)：“手把：罢巴反，或作爬。爬，搔也。”《王三》把，“博下反，手捉物”。爬，“蒲巴反，或作把”。可见，“把爬”是一对或体字，我们把“罢巴反”作为“爬”的注音，与《王三》“爬，蒲巴反”作比较。

《窥基音义》(489b):“三界狱免出:无远反,《切韵》引也,与挽义同。”《王三》挽,引。无远反。免,亡辩反,黜。可见,音义“免”当作“挽”,音“无远反”。

《云公音义》(466c):“惛眩:麴县二音。《玉篇》云:或乱也,不明也。又作眠玄二音,并通。”惛,《王三》“无充反,思”,无又音,字当作“瞋”,瞋眩为联绵词,古人习用。宋本《玉篇》:“瞋,眉田切,寐也,《说文》云翕目也,又音麴。”《王三》瞋,莫见反,瞋眩。眠,莫贤反,卧,亦作瞋。《大般涅槃经》卷二原文作:“世尊,譬如人醉,其心惛眩,见诸山河石壁草木宫殿屋舍、日月星辰,皆悉回转。”(中华藏 14:20c)大正藏作“眩乱”(12:617a)。据此,我们把“麴、眠”当作“瞋”之注音来进行系联。

这是我们整理反切遵循的基本规则,但音义反切的研究是一项内容繁杂的系统工程,而采取什么样的观念与方法,则直接关系到结论是否最大程度地接近语音事实,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一下音义反切研究中的一些观念与方法。

第一节 隋唐音义反切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20 世纪以来,隋唐音义反切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共发表论文、专著 60 篇(部)左右,涉及面很广。隋唐五代音义书,如《经典释文》、《博雅音》、《文选注》、《文选音诀》、《汉书音义》、《后汉书注》、《慧苑音义》、《玄应音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晋书音义》、《春秋后语释文》、《干禄字书》、《五经文字》、《慧琳音义》、《说文系传》反切、《字宝》、《开蒙要训》、《千字文》、敦煌《毛诗音》残卷等都有研究报告发表,其中有不少不止一人做过全面研究。没有涉及的,唯窥基《法华经音义》、云公

《涅槃经音义》、玄奘《九经字样》、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以及一些唐五代音释残卷而已。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都认为《广韵》与《切韵》一脉相承，音系相同，《切韵》字少，所以取《广韵》为参照系；

第二，都认为反切由作者自创，不抄韵书，因为同一个被注音字往往有不同形式的反切出现；

第三，多认为反切系统能表现作者自己的方言；

第四，大都采用反切比较法，将音义反切与《广韵》对照，定其异同，观其变化；大都不倾向采用系联法，因为有的音义反切较少，加之在各韵上的分布不均衡，看不出与《切韵》音系的任何差异；

第五，重视音义内部系统的研究，不注重语音发展演变的纵向联系，即重视“点”，而忽略“线”；

第六，忽略又音等特殊反切的研究，往往将其当做例外，于篇首或文末将其罗列出来，不加说明与分析，或干脆在收集材料时将其排除在外。

以上六点，在每一部音义专书研究里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可见，学者们对音义反切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是一致的。但是，仔细研读这些论著，就会发现讨论的问题相近，得出的结果相同或相近，而这些音义作者地处东西南北的都有，如果是用方音作注，就不应出现这种局面，应该是五彩缤纷才对。另一方面，“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从理论上说，同是南方的人，其语音系统可以是一致的，但与北方语音应有所区别，可学者们比较出来的系统却不是这样，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音义反切研究中的这些观念与方法是否能反映语言的真正面貌？或许我们应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

一、音义反切的来源

学者们普遍认为音义作者不可能据《切韵》注音,成书年代在《切韵》之前的自不必说,成书年代后于《切韵》的,也不可能袭用。钟兆华(1982:46)说:“(颜师古)如果采用某一家的音读来注《汉书》的话,某一音读就不应该有多个音切,一两个就够了。然而颜注中一个音读用两三个反切是很普遍的现象,个别甚至四五个……若是来自某一家,当不至如此;若是以一家为主,杂采诸家,按体例当有说明。”表面上看,这话不无道理,但其间的情况比较复杂,反切只是表面载体,语音系统才是真正的本质,可从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同一读音,音义反切与韵书反切之间的关系,不外乎四种可能:①上下字全同;②上字相同,下字不同;③上字不同,下字相同;④上下字均不相同。《博雅音》反切与《王三》全同者316条,占全部2193个小韵的14.4%(黄典诚1986);《汉书音义》与《切韵》全同者201个,占总数2851个反切的7.05%(钟兆华1982),185个切上字中与《切韵》同者142个,占76.75%(谢纪锋1990)。一般来说,音义中每一类声母使用次数较多的切上字基本与《切韵》相同。下面再看看慧苑等三家音义的反切与《切韵》、《广韵》的比较结果:

	上下字全同	上字同下字异	上字异下字同	上下字均不同
《切韵》	617	341	449	455
百分比	29.93%	16.54%	21.78%	22%
《广韵》	569	340	457	496
百分比	27.6%	16.49%	22.17%	24.06%

百分比是指它在全部2061条反切中所占的比例,如将其与

1862 条有效反切相比,则比例更高,相同者占三分之一左右,传承的痕迹不言自明。

第二,隋唐音义书,基本上都引用了不少旧注之音,如《博雅音》引用了《说文》、《方言》、《声类》、《韵集》;《文选音义》引用了服虔、应劭、张揖、郭璞、颜师古、苏林、晋灼等人之音;《汉书音义》共引用了 22 家音义,计反切 89 条、直音 573 条;《后汉书音义》引用了他书 25 条反切;《五经文字·序例》云:“陆氏《释文》自南徂北,遍通众家之学,分析音训特为详举,固当以此正之。”是书“很多字的音切抄自《经典释文》”(邵荣芬 1964),这都说明音义所注音有传承的成分。《云公音义》、《窥基音义》引《说文》11 次,《玉篇》21 次,《字林》19 次,《切韵》11 次,《三苍》3 次,《尔雅》、《集类》(?)、《字苑》、《说文音隐》各 1 次。《云公音义》序云:“观《说文》以定字,检《韵集》以求音,训诂多据《玉篇》。”《窥基音义》序云:“赞以本论为先,有亏资于异典;音以《说文》为正,微训采于余。”《慧琳音义》景审序云:“近有元庭坚《韵英》及张戡《考声切韵》,今之所音,取则于此。”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作者心目中都有一個取音标准,以其为准则注音。至于后来所作之音与所据之音出现参差,那是作者在执行取音标准的过程中遵守谨严的程度不一造成的,并不能以此否定取音标准的存在。《可洪音义》卷二一(中华藏 60:197a)“扠须弥山”条云:“上丑街反,以拳加物也,或作攄字也。川音音叉,非也,谬甚。”可洪音注佳麻多混,此处指斥川音,当是雅言不混:《王三》扠:“丑佳反,以拳加入也,亦作攄。”《云公音义》“般者”条云:“音补未反,此梵语也……准书定字,唯有班、槃二音。”(463b)“准书定字”之“书”,当是作者视为标准之书。《窥基音义》“繚戾”条云:“上力小反,《说文》力鸟反。繚,绕也;繚,缠也,谓缠绕。《切韵》唯了达、蓼菜、目睛明瞭、长鬢鬢四字之外,更无了音之字。”此处是引《切韵》来证明

《说文》力鸟反之音于书无徵。“了”音之字，笺注本《切韵》(S2091)正仅四字，《王三》增至九字，这说明窥基注音是有根据的，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方音作注，因为音义中被注字大部分都是生僻字、易混字，有些字日常生活中根本就不会用到，这种情况下，作者如何用方音作注？打一个不太恰切的比喻，现代人读书碰见不认识的字，只能去翻《新华字典》类通行的工具书，何况古代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经书说解各有师承，这其中应包括读音的传承。作者于难认、难解之字，除了沿用前人之说外，别无他途。

剩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取音标准是什么？从各家音义的反切系联看，如果从分不从合，则音类与《切韵》无异；如果从合不从分，各家表现出来的音类合并现象基本一致（详下），也应该是属于读书音的范围。《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孙叔炎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南北朝韵书、字书至隋唐多已亡佚，唯李登《声类》、吕忱《字林》隋唐音义书多见引用，颜师古《匡谬正俗》、《汉书音义》对两书推崇备至，往往以两书注音为根据来反驳他认为错误的注音，不像提到徐邈就要大加挹伐。《音辞篇》又云：“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訛替，以为己罪矣。”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各有土风”之书不为文人学士所重，这是其很快消亡的原因；二是《声类》、《字林》非疏野之书，颜师古在“一言訛替，以为己罪”的家庭环境下，依然推崇两书，表明读音传统以正音为标准，不以方音为轨则。

第三，从某些注音术语看，音注有传承的因素：《玄应音义》卷十二：并𩇛：人名也，相承音饱，未详所出。卷十一：痲痲：相承勅典、勅断反，发病也，未详音字所出。卷十五：吮耳：相承音古学反，耳边语也。未详何出。《窥基音义》𪔐：相传在诣反，又作

截音(486c)。𣪠:相传孤得反(486a)。《续一切经音义》卷一剗剥:上音皮……剗字相承音皮,检字书无此字,未达。案合作𣪠,音疋靡反,伤也,打折也(936c)。这里的“相传”、“相承”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该音承自前人。

二、音义语音系统的性质

隋唐音义反切系统究竟反映了什么,大家的认识很不一致,同一部《文选音义》,现代研究者就有南方音、北方音、契合南北两地官音的读书音三种说法,《经典释文》王力认为是长安音,邵荣芬认为是金陵音,孰是孰非,难以定论。

上文说到,从反切上字系联来看,音义与《切韵》大同小异。这里,我们不妨再列表比较一下各家音义研究的一些结论,表中序号代表的音义著作及研究者是:1.《经典释文》(邵荣芬)、2.《博雅音》(丁铎)、3.《文选音诀》(徐之明)、4.《文选音义》(张洁)、5.《汉书音义》(谢纪铎)、6.《玄应音义》(周法高)、7.《后汉书音义》(孙玉文、龙异腾)、8.《史记索隐》(游尚功、龙异腾)、9.窥基等三家音义、10.《晋书音义》(邵荣芬)、11.《五经文字》(邵荣芬)、12.《史记正义》(龙异腾)、13.《春秋后语释文》(郑荣芝)、14.《慧琳音义》(黄淬伯)、15.朱翱反切(王力),不详者则空格,籍贯栏有的指工作地。

隋唐音义一览表

书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著者	陆德明	曹宪	公孙罗	李善	颜师古	玄应	李贤	司马贞	窥基等	何超	张参	张守节	卢藏用	慧琳	朱翱
籍贯	吴	江都	江都	江都	长安	长安	长安		长安	洛阳	长安		范阳	长安	
成书年代	583—589	605—618	660—680	658	641	638—649	675—680	719?	664—733	?—747	776	736		789	五代

隋唐音义声类特征对照表

声类	南 方				北 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轻重唇	混	分	分	混	分	混	混	分	分	混	分	分	分	分	分
明微	混	混	混	混	混	混	混	混	分	混	分	混	分	分	分
舌头舌上	混	混	分	分	分	混	混	分	分	混	混		分	分	分
泥娘	混	混	分	混	分	混	混	混	分	混	混			混	分
从邪	混	混	混	分	分	分	混	分	分	分	分		分	混	混
船禅	混	混	混	分	分	混	混	混	分	分	分		分	混	混
匣于	混	分	混	分	分	混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混

从这个表上看,根本无法判断南北方音的区别特征,七个声类特征均呈现出南北交叉的局面,表面上看,可以用次方言差异、时代先后不同、研究者对材料认识差异等来解释,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这样行不通:颜师古、李贤、玄应同是长安人,生活时代也相近,但其反切系统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出在方法上。确定声类的分合,学者们均好采用百分比来计算,但究竟多大的百分比算是混,多大的比例算是分,全凭个人操作。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下面以唇音为例,看看轻重唇相混的比例:

	帮 非			滂 敷			并 奉			明 微		
	反切	混切	百分比	反切	混切	百分比	反切	混切	百分比	反切	混切	百分比
1	1550	35	2.26	869	28	3.2	2385	47	1.97	935	427	45.67
2	73	5	6.85	71	4	5.63	82	11	13.4	48	33	68.75
3	63	0	0	78	0	0	96	1	1	72	32	44.44
4	63	12	19.4	92	17	18.5	93	11	11.8	58	18	31
5	195	0	0	152	0	0	465	0	0	113	13	11.5
7	28	3	10.71	25	3	12	47	0	0	14	5	35.7
8	13	1	7.69	31	3	9.68	32	2	6.3	23	11	47.8
9	73	1	1.36	65	2	3.07	104	2	1.92	84	7	8.33
10	173	34	19.65	100	12	12	154	33	21.42	140	17	12.14
12	30	0	0	39	1	2.56	59	0	0	21	4	19.05
《王三》	138	26	18.84	115	12	10.43	144	25	17.4	140	30	21.43

除明微外，帮滂並三组混切比例较高的都出现在《切韵》流行以后，而其前的《经典释文》、《博雅音》（一般认为曹宪没见过《切韵》）混切比例却较低，但邵荣芬定《释文》两类相混，丁铎定《博雅音》为分，分歧不言自明。表中各类混切比例诸家比较接近，因而方音说不攻自破，至于颜师古以后的李善、李贤、何超混切比较高，格局与《王三》相仿，可以想见《切韵》成为官韵以后对他们的影响。《切韵》毕竟是综合南北的产物，随着口语音的变化，读书音也会随之改变，加上隋唐时的北方雅言受到南方雅言很深的影响（何大安 1981，转引自丁邦新 1995），因而表中北方内部、南方与北方的异同也就好理解了。

从韵类来看，各家音义最一致的特点是唇音不分开合、四等四声兼备，有重纽对立，但两类重纽上字系联有参差，情形与《切韵》相同，而这正是《切韵》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各家音义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还有一二三等重韵，同摄一三等、三四等韵均有混并现象，大体出现在东钟、尤侯（一三等）、灰哈泰、覃谈（一等重韵）、佳皆夬、删山、咸衔、庚三耕（二等重韵）、支脂之微、元仙、庚二清、盐严凡、真臻欣（三等重韵）、齐祭、清青、萧宵、仙先、盐添（三四等）等韵中，只是各家混并的程度有轻重，虽然各韵间的界限还比较清楚，但它们表现出来的韵类分合特点与汉语语音史的发展趋势是极其一致的。

音义声韵特征的这种一致性，表明音义书的取音标准是一致的，也就是有一个共同的语音标准在决定着作音者的行为，这个标准是读书音（雅言）而非方音。黄典诚评价《博雅音》说：“它大体和《切韵》一样，都是契合金陵洛下两地的官音所凝成的较古的东京洛阳音的反映。”这个说法是比较妥当的，随着隋代统一中国，南北割据结束，国家进入政治高度集中的稳定时期，南北两大通语相互影响，融合成新时代的通语，语音发生某些与

《切韵》不同的语音变化,是历史的必然(谢纪锋 1990)。

三、以《广韵》为参照系的利弊

《广韵》音系与《切韵》相同,这是学界共识,亦不容置疑,加上它收字多、又音丰富,故其成为反切系联的参照系也就理所当然了。但从使用反切比较法角度看,是用《切韵》还是用《广韵》作为参照系,区别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

1. 韵部不同

顽,《王三》吴鰥反,山韵;《广韵》五还切,删韵。《经典释文》鰥古顽反,《王三》、《广韵》均在山韵,依《广韵》,《释文》删山混。《慧苑音义》顽五鰥反,云公五关反,依《广韵》苑公删山混,云公合韵,但从总的情况看,慧苑删山不混,而云公删山混,根据《切韵》,就与事实较为相符。

槿,《王三》巨巾反,又己陵反;《广韵》居隐切,木槿;又巨巾切、巨斤切,矛柄,字作稭。贾谊《过秦论》“锄耰棘矜”李善注:槿巨巾切,矜(稭)音槿。依义当与《王三》同音,张洁(1998)将其判为真欣相混。

某些尤虞韵唇音字混读,这在中古是种普遍现象,也与后来遇流二摄的演变趋势符合。但这些字在《广韵》大都有尤虞两读,《王三》只一音,分析结果自然不同:剖《广韵》普后切又芳武切,《王三》无芳武切音,《慧苑音义》潘补反,依《切韵》则属混读。

2. 声类不同

撤,《广韵》直列、丑列二音,《王三》直列反。《慧苑音义》除列、褚列二反(456a),依《王三》,当是浊音清化,依《广韵》则不存

在这种变化。

堞，《王三》乌卧反，又口对反，义均为尘；《广韵》苦果、苦卧切，掘堞，尘起貌。宋玉《风赋》“掘堞扬尘”李善注：“堞，乌卧切。”有人以为这是影溪相混。考《广韵》队韵苦对切下云：“堞，尘起，又於卧切。”过韵无此字。

3. 声调不同

玷，《广韵》上声多忝切，《王三》去声都念反。慧苑读丁念反(441c、445b)。

怒，《广韵》去声乃故切，又奴古切，《王三》仅上声奴古反。云公读奴故反(468b)。

炷，《广韵》去声之戍切，《王三》上声之庾反。慧苑之遇、之庾二反(4566)。

延，《广韵》以然切，又予线切，《王三》以然反，窥基以然反，李善注《西京赋》读移贱切。

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很容易形成音系整理上的某些不同。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以《切韵》为参照系，不见于《切韵》的字，再用《广韵》、《集韵》，这样既能照顾到时代的一致性，又能照顾到语音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细微现象。

四、注重特殊反切的研究

上文我们主要讨论了音义反切制作具有传承性，以读书音为标准，但这并不等于否认音义反切能反映方音，相反，每部音义反切中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方音现象，只是音义通过什么来反映方音，则各家看法不一。不同的方音之间可能有很多交叉，有很多共同的语音现象，但每一个方音肯定都具有区别于其它

方音的独特特征,像“《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之类,由于注音用读书音这一规则,致使作者无法旗帜鲜明地以方音注音,加上隋唐时期重传统、遵功令,方音只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具体表现形式是又音、特殊反切等等,而这些异常反切往往被研究者当做例外反切排除在外,认为是沿用古音或者版本有误字、韵书漏收了又音等等,不一而足。

张衡《西京赋》“眇不知其所返”李善注:“返,方万切。”张洁(1998)认为“方万切”是协韵音(此韵段“蔓万延返”皆去声),是李善在特殊语言环境中所做的人造音,因而没有将其纳入音系考察的范围。考《匡谬正俗》卷七“反扶万反”条引张衡此段文字后云:“是反有扶万音矣,今关中俗呼回还之反亦有此音。”反,《切韵》、《广韵》均府远反,与李善注有上去之别。但从颜氏的话来看,此处或许是方音的真正流露。

张协《七命》“口𪔐霜刃,足拨飞锋”李善注:“𪔐,胡狡切。”《切韵》、《广韵》五巧反(切)。《玄应音义》卷一:“𪔐,五狡反,中国音也;又下狡反,江南音也。”两相对照,更可以见出特殊反切对考定方音的作用。

看来,每一条特别反切都有可能是作者方音的反映,在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前,不可轻易地将其当做例外,排斥在自己的研究视野之外。如果我们不囿于音义反切的个案研究,而是将其纳入整个中古语音史的演变进程,则某些混切就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祭薛部相混,这是魏晋南北朝诗文押韵去入通押的一个最主要特征,《经典释文》所载南朝各家音义反切均有类似现象,隋唐各家音义亦有,但在数量上已比不上前代。《切韵序》云“秦陇则去声为入”,俞敏先生以为指的就是这类现象。从陆法言的话推测,祭薛在多数方言里已不混,但在西北方音里仍存在,并成

为其区别于其它方言的鲜明特征,它也就成为考察西北方音的一条线索。

非敷两纽论者常有言及其相混者,《博雅音》两纽混 6 例,占全部非敷两纽 61 个反切的 9.8%;《慧琳音义》混 4 例,占两纽 73 条反切的 5.48%。中唐以前的音义中,均可见到混切的例子,但所占比例均不大,参考韵书、韵图两纽并列,似不应认为其合并,至少通语里如此。

第二节 音义反切的声母系统

三家音义共出现 453 个切上字,先将这些切上字仿三十六字母按类系联,每纽下先列本母所有切上字,并在其后列出该字作切上字的次数,只有一次的则不标数字,然后依被切字在《韵镜》中的等第,列表说明切上字在四等中的分布,每表下给出其系联途径(为省篇幅,每个切上字每等只列一个反切),不能系联的则单列于后,依《王三》、《韵镜》定其类属。

一、唇 音

合口三等(下文作 B 类)单独系联,亦不列表。

1. 帮母

A. 补 17 卑 8 彼 7 悲 4 必 4 北 4 博 3 鞭方鄙布闭变并竿百

B. 甫 5 方 4 府 3 风 2 非俯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补 9 北 3 博 3	补 6 北 百	卑 8 彼 7 悲 4 必 4 补变并鞭方鄙	补布竿闭

系联 A: (1) 鄙 悲美、补美 𨾏 鄙媚 𨾏 悲别、彼列 别 彼列、变列 把 补瓦 博 补各 爆 博

教、音豹 豹 百貌 𨾏 补盖、北盖 俾 补迷、卑婢 庇 卑至、必至

(2) 闭 笔谜 𨾏 闭迷

(3) 𨾏 布奚 併 并詔 𨾏 鞭沔 𨾏 方緌

(1)(2) 各自系联, (3) 上字互不系联, 依《王三》, 以上三类并属重唇帮纽。

系联 B: (1) 𨾏 甫妄、府妄 分 府文、方云

(2) 𨾏 非味 𨾏 俯问

(2) 上字不能系联, 依《王三》, 均属轻唇非纽。

本类 21 个切上字, 73 条反切, 直音 6 条。

2. 滂母

A. 普 24 匹 6 𨾏 4 篇 4 潘 2 敷 芳

B. 芳 10 孚 4 抚 4 𨾏 2 妃 拊 妨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普 15 潘 2	普 4 匹	𨾏 4 篇 4 匹 3 敷 芳	普 5 匹 2

系联 A: (1) 𨾏 普我 𨾏 普伯 𨾏 普计 𨾏 普白、匹白 𨾏 匹仁、𨾏仁 𨾏 匹丁 𨾏 普口、潘

𨾏 𨾏要、芳妙

(2) 𨾏 篇灭 𨾏 敷羈

(2) 上字不能系联, (1)(2) 上字也不能联为一类, 然依《王三》两类并属重唇滂纽。

系联 B: (1) 抚 孚武、𨾏禹、芳武 孚 抚夫、芳无 拊 芳甫 𨾏 芳福、妨陆

(2) 𨾏 妃末

“妃”不与(1)系联, 依《王三》, 两类并属轻唇敷纽, 以上计 13 个切上字, 65 条反切, 直音 1 条。

3. 並母

A. 蒲 34 毗 7 脾 3 皮 3 庞 2 傍 2 薄 2 步 2 排盘牝罢拔纒避
婢捕父鲍陞憑扶

B. 扶 14 符 6 浮 5 房 5 冯夫附服佛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蒲 18 薄 2 傍 2 盘捕	蒲 11 庞 2 步 2 罢拔排鲍	毗 6 皮 3 脾 3 扶蒲牝纒 避婢父憑	蒲 4 毗陞

系联 A: (1) 拔蒲拔排蒲谐、步皆抱步交、鲍交電蒲角、庞剥颺蒲拔、盘末腩蒲

忍、扶忍罢蒲架薛蒲计藿蒲北、傍北傍薄郎秘蒲结

(2) 婢毗婢漂毗妙弊毗谜 嚙脾仁躋脾役 被皮义弼皮笔

(3) 谤捕浪鞞陞兮 便纒面陴避支别憑列圯父美

(2) 三组上字互不系联, (3) 上字各不系联, 依《王三》, (1)(2)(3) 同属重唇並纽。

系联 B: (1) 附符遇阜附无、扶扶復扶福、冯目、房福滂音復、音服、浮福焚扶云、

佛文阜浮务、房偶筏房越

(2) 愤夫问

(1)(2) 上字互不系联, 但它们同属轻唇奉纽。本类共计 30 个切上字, 104 条反切, 直音 6 条。

4. 明母

A. 莫 42 弥 7 亡 2 摸 3 眉 2 靡 2 眠 2 谋 2 模民緜弭美蜜密
卯武无

B. 无 4 亡 3 武 2 文罔勿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莫 25 模 2 谋 2 模武	莫 10 卯	弥 7 莫 3 眉 2 亡 2 靡 2 民眠緜弭美蜜密摸	莫 4 眠

系联 A: (1) 扞^{莫痕}迈^{莫介}鞞^{武安、莫安}谜^{莫计}魅^{莫秘、眉秘}

(2) 摸^{谋各}蟒^{摸朗}藐^{摸角、弥略、弭药}寐^{弥利、蜜二}緬^{弥演、眠善}眇^{眠见}

(3) 靡^{密彼、亡彼}免^{靡辩、亡辩}

(4) 摸^{模博}犖^{卯交}糜^{美悲}櫪^{民一}

(1)(2)(3)类上字互不系联,(4)各不系联,依《王三》,以上四类同属重唇明纽。

系联 B: (1) 无^{武扶}闻^{无运}免^(挽)无远

(2) 魍^{亡往、亡倣}牧^{亡福}

(3) 蔓^{勿饭、音万}曼^{音万}芒^{罔方}網^{文两}

(1)(2)上字不能系联,(3)上字亦互不系联,依《王三》,三类同属轻唇微纽。本类共计 20 个切上字,84 条反切,直音 11 条。

从上面系联可以看出,轻重唇界限是比较清楚的,最明显的是《王三》类隔,《音义》改为音和,现将它们全部列出,并附《王三》反切于后:

帮非	蓖布奚 468b	方奚反	匾鞭沔 491c	方典反
	篋闭迷 469c	方奚反	鄙悲美 475c	方美反
滂敷	漂匹遥 475a	抚遥反	缤匹仁 491b	敷宾反
	憋篇灭 468c	芳灭反	坏普该 438c	芳杯反
並奉	僻卑政 490c	防政反	咆蒲貌 473b	防孝反
	弼皮笔 457a	房笔反	嫔婢人 453c	符邻反
	嚙脾仁 449c	符邻反	频牝邻 487c	符邻反
明微	緬弥演 434a	无充反	湏緜善 487b	无充反
	勉靡辩 489b	亡辩反	靡密彼 483b	文彼反
	瞢莫登 472b	武登反	櫪民一 485b	无必反

但从系联看,轻重唇间略有交涉,两类互切的有:

帮一非:裊方緬 452c

滂一敷:披敷羈 484a 漂芳妙 492a

並一奉:圮父美 486b 腴扶忍 464b

明一微:靡亡彼 434c、455a 免亡辯 450a、486b

鞞武安 490a 牧亡福 450c 曼音万 483a

蔓勿饭 467c 音万 487b

都是以轻唇切重唇,上述混切在各类中所占的百分比是:

声母	反切数	混切数	百分比
帮非	73	1	1.36
滂敷	65	2	3.07
並奉	104	2	1.92
明微	95(含直音)	7	7.36

明微的比例较高,可能两纽可以混读:从靡、免、鞞又注明纽读音看,似乎两纽不分;但从同音反切(详第四节)“牧亡福、莫六二反”来看,两纽当有别。这种现象与初盛唐各家音注中唇音的表现是一致的。

二、舌 音

1. 端:丁 14 都 12 多 4 当 4 得 3 鸟 2 东顿

一等	二等	四等
都 10 多 4 当 4 丁 4 得 2 东顿	得	丁 10 都 2 鸟 2

系联:(1)栋都弄、东弄堤都奚打都挺、得耿瑯都唐、得郎耽都含、多含

(2)鵠鸟尧、丁尧低丁奚咄丁兀 岛当老癰当赖

(3)敦顿温

(1)(2)(3)上字互不系联,依《王三》,三类同属端母。本类总计 8 个切上字,41 条反切,直音 4 条。

2. 透:他 19 天滔吐体脱

一等	四等
他 15 滔吐脱	他 4 天体

系联:(1)涕他礼、音体 𪔐 体奚 湍他官、吐官 脱他括 𪔐 脱感 听他宁

(2)讨滔老挑天彫

(2)上字互不系联,也不能与(1)系联,依《王三》两类同属透母。本类计切上字 6 个,反切 24 条,直音 3 条。

3. 定:徒 55 唐 14 大 4 田 3 臺团度杜但达题笛

一等	三等	四等
徒 38 唐 10 大 3 臺团度杜但达	田	徒 17 唐 4 田 2 题大笛

系联:(1)唐徒郎 殄徒见、唐显 逮唐爱、徒戴、臺奈 度唐洛 塗度都 但徒旦 藤但登
笛徒历 淳笛零 瑱唐见、田见 恬田盐、徒嫌 断徒暖、团乱

(2)陶大劳 嗽大敢 鐔大念

(3)屠达胡 第题计 𪔐杜感

(3)上字两两不能系联,与(1)(2)亦不相系联,依据《王三》,三类同属定纽。本类计切上字 12 个,反切 84 条,直音 6 条。

4. 来:力 59 郎 7 卢 6 吕 4 鲁 4 零 3 来 2 落 2 勒 2 历 2 羸莲路
隆理礼洛乐隣

一等	三等	四等
力 7 卢 6 郎 5 鲁 3 来 2 落 2 勒 2 路洛	力 44 吕 4 隆羸隣理	力 8 零 3 郎 2 历 2 莲鲁礼

系联:(1)羸力为 累羸伪、力伪 梁力章、吕羊 圉力丁、历丁 欄力干、落干、勒丹 螺勒
和、落过 乐力各、郎各、卢各 捋乐适 伶郎丁 戾力计、礼帝、鲁帝 罗鲁驮、来
贺 砾力的、零击 慄力质、隣一

(2)睐路代 醪洛高 棟莲见 戮隆育 狸理之

(2)上字两两不相系联,与(1)亦不能联为一类,依《王三》,它们同属来母。本类计切上字 19 个,反切 100 条,直音 6 条。

5. 知:竹 11 陟 8 知 5 张 4 追 2 忠贞卓

二等	三等
竹 5 陟卓	陟 7 竹 6 知 5 张 4 追 2 忠贞

系联:(1)砧陟林 中陟仲、知仲 貯陟吕、张吕、贞吕 缀陟卫、追卫 致陟利、竹吏 𪔐竹
皆 衷竹隆

(2)霑知廉 朝知遥 箸忠庶

(2)知、忠互不系联,与(1)也不能系联为一类,依《王三》,两类同属知母。本类计切上字 8 个,反切 33 条,直音 1 条。

6. 彻:勅 11 丑 6 宠耻褚

二等	三等
勅 2	勅 9 丑 6 宠耻褚

本类 5 个切上字,20 条反切,互不系联,依《王三》,均属于彻母。

7. 澄:直 26 除 8 宅 3 持 2 丈 2 缠程

二等	三等
直 3 宅 3 除 2	直 23 除 6 持 2 丈 2 缠程

系联:(1)弛直知 仗直亮、除亮 擢直角、除觉 撤除列、缠列 茶除加、宅加

(2)擲程戟 𪔐丈觀 肇持绕

(2)上字不相系联,依《王三》,(1)(2)同属澄母。本类计切上字 7 个,43 条反切,直音 1 条。

8. 泥: 奴 15 那 4 年 2 乃 2 怒

一等	四等
奴 14 那 4 怒	年 2 乃 2 奴

系联: (1) 怒 奴故 奴 怒胡 祢 奴礼 难 奴旦、那翰 曩 那朗

(2) 饶 乃了、乃鸟 宁 年形 涅 年结

(2) 上字不能系联, (1)(2) 亦不能联为一类, 依《王三》, 它们同属泥母。本类计 5 个切上字, 反切 31 条。

9. 娘: 女 9 尼 3 奴 3 乃 2 孥 2

二等	三等
女 4 孥 2 乃 2 奴	女 5 尼 3 奴 2

系联: (1) 闹 女孝 紉 女林

(2) 匿 尼力 蹠 尼猎

(3) 赧 孥盍 糝 孥巧

(4) 謏 奴咸 你 奴履 拊 奴吉

四类上字互不系联, 依《王三》, 同属娘纽。本类计切上字 5 个, 19 条反切。

10. 日: 如 16 而 7 汝 2 儒 濡 仁 人 然 尔 壤

全属三等。

系联: (1) 壤 如掌 壤 壤羊 然 如延 若 然也、尔者 仁 如邻 昵 仁志、人志

(2) 茸 而容 奕 而充 乳 儒主、而注、濡主

(3) 仞 汝胤 梭 汝吹

(1)(2)(3) 上字互不系联, 依《王三》, 三类同属日母。本类计切上字 10 个, 反切 32 条。

以上十母, 除来日外, 端透定泥被称为舌头音, 知彻澄娘被称为舌上音, 舌头、舌上上古为一类, 南北朝时期开始分化(坂井

健一 1975, 简启贤 1998),《切韵》亦基本分为两类(邵荣芬 1982)。从关中僧人音义反切系联结果看,两类塞音基本没有牵涉,有两个例外:

(1)恬怡:恬,徒嫌反(436a)

恬然:恬,田盐反(443b)

(2)捶打:下吴音顶,又都挺反,今取秦音得耿反。

(484a)

恬,《王三》徒兼反,定纽添韵,四等;盐,三等,以其为“恬”之切下字,说明盐添混,则“田”仍可视作四等切上字。打,《笺注本切韵》(S2071)德冷反又都定反,P3693 德冷反又都挺反,《王三》迥韵丁挺反,梗韵德冷反又都行反(敬韵无都行反),《广韵》德冷反又都挺反,均作二等和四等读,从 S2071 和《王三》来看,某些方言里庚青大概已混,因而“打得耿反”也不能动摇端知两分说。另外,音义还有几例将《王三》类隔改为音和的:

(1)偏袒:袒唐亶反……又音宅菀反(448b)。《王三》:徒旱反又大菀反。

(2)鷄:卓刮反(479b)。《王三》:丁刮反。

(3)貯:张吕反(452b);陟吕反(456b);貯聚:贞吕反(467c)。《王二》:丁吕反。

(4)涿:音卓(483c,窥基)。《王三》、《王二》均丁角反。

菀、刮均是二等,吕三等,以丁、大为上字,即属类隔,音义更为宅、张、陟、贞,属音和。

泥娘日三纽。李荣以为《切韵》音系泥娘不分,邵荣芬从同期音注、佛经翻译对圆明字轮、四十九根本字 na、na 的处理等方面考察,认为泥娘分立,基本可信。我们的材料中基本上也是三纽分立,泥纽里无娘纽字,娘纽有三条反切与泥纽纠缠。为更清

楚地说明问题,这里把娘纽上字在三家音义中的分布列一简表。

	女 9	尼 3	奴 3	拏 2	乃 2
慧苑	3	3			
云公	4	1	1	1	2
窥基	3		2	1	

注:如两人所用反切相同,则各计入一次。

慧苑泥、娘毫不相混,一四等切上字“奴、乃”切二三等出现在《云公音义》、《窥基音义》里,转录如下:

(1)(涅)槃:波利拏缚謏,唐云谓圆寂。拏音奴吉

反;缚,去声呼;謏音奴咸反。(483b,窥基)

涅槃,梵文作 *parinirvāṇa(m)*,拏对 *nir*,此音相当于《王三》尼质反,而梵汉对音 *n*(泥)、*n*(娘)有别,注“奴吉反”当属无可奈何。謏对 *nam*,《王三》謏,女咸反又偃赚反,此例属真正的类隔。玄奘译音泥娘有别,窥基为玄奘高足,亦当能分。

(2)祢瞿昙姓:上奴礼反,谓称佛姓……又作你字,

奴履反,谓尔汝等语,并是此同也。(480c,云公)

瞿昙为印度种姓,亦为佛祖之姓。你,《切韵》、《王三》不收,《广韵》乃里切,云“秦人呼傍人之称”。细推云公释文,祢你似同,则此亦属韵类相混,与声类无干。

(3)挠浊:乃巧反又乃按反,《说文》挠,扰也,乱也。

(云公 475a)

无屈挠行:挠:女教及如绍二反,杜注《左传》曰:

挠,曲也……挠正应从木,经本有从扌者,音呼高反,挠

扰之字,非此所用也。(慧苑 442a)

这是真正的类隔。唐代俗字,扌、木两偏旁不分,《王三》全作扌旁,巧韵奴巧反,“搅,又乃教反,如绍反”;豪韵呼高反,搅;效韵:“木曲,奴效反,又如招反,亦作挠,又乃饱、如绍二反”;宵韵:

“桡：楫，如招反，又女校反”。《王二》效韵：“桡：奴效反，木名，又曲也，又如昭反”。由此可以看出：桡：木名，曲也，音奴效反，如招反；挠：搅也，音奴巧反，如绍反，呼高反。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慧苑、云公已弄不清两字的分别：“挠浊”字当作扌旁，不当音乃校反；“挠行”字当作木旁，不当音如绍反。音义与《王三》均将两字混同，因而可以把女教、乃校二反均看做是“挠”的注音，参看后文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泥娘分立。

三、牙 音

1. 见：古 63 居 28 公 9 加 4 经 3 工 2 皆 2 干 2 间 2 交 2 九 2 佳
基姑拘俱甄关官歌光耕量钩兼弓坚己几皎苟寄吉决各革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古 27 公 9 工 2 干 2 居 官光钩苟姑歌量各	古 28 加 4 皆 2 交 2 居佳乖间关革耕	居 26 九 2 经间弓俱 拘吉基甄几己寄决	古 8 经 2 坚兼皎

系联：(1) 间 古闲、皆见 紺 古暗、间验 激 古历、经历 枳 经以 佳 古腭 解 佳买 加 古遐

哽 加杏、古杏 胃 古县、决犬 觉 古貌、交教 搅 交咬 愤 古对、公对、工对 幹 公

旦、干旦、歌旦 鼓 公户、姑户 苟 公厚 斫 苟侯

(2) 甄 居延、己仙 劲 甄盛 己 居理、基理 羈 居宜、寄宜 迦 居佉、量佉、吉俄

(3) 革 耕麦 杭 革阮

(4) 搆 钩豆 广 光朗 梟 皎尧 壤 乖拜 洁 坚屑 颊 兼协 跟 各痕 观 官换 刮 关八

掬 弓六 饥 几宜 饕 俱饕 攫 拘缚 究 九求

(1)(2) 上字可由“间居见”系联为一类，(4) 上字各不系联，(2)
(3)(4) 上字不能联为一类，依《王三》，同属见纽。本类计 37 个
切上字，144 条反切，直音 15 条。

2. 溪: 苦 30 口 13 丘 7 去 6 牵 3 可 2 肯 2 枯 康 糠 恪 克 客 墟 倾 钦 遣 乞 轻 启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苦 25 口 5 可 2 肯 2 枯 康 糠 恪 克	口 6 苦 3 客	丘 7 去 6 墟 倾 钦 遣 乞	牵 3 苦 2 口 2 轻 启

系联: (1) 铠 肯代、苦爱 克 肯勒 糴 苦外、糠外 糠 苦岗 馱 苦吊 殼 苦角 欸 苦戴、枯戴、
克代 篋 苦颊、牵协 珂 苦何、恪河、可何 恪 康鹤 愍 可蓝 坎 苦感、口揽 奎 口
携 跨 口化

(2) 去 丘吕 窥 丘规、遣规 钦 去今 泣 钦立

(3) 坑 客庚 谿 启奚、轻奚/ 坎 墟麻 缺 倾雪 平 乞言

(3) 上字互不系联, 依《王三》, 三类同属溪纽。本纽计切上字 20 个, 反切 76 条, 直音 1 条。

3. 群: 渠 26 其 9 巨 5 奇 3 祇 权 具 炬 懼

只切三等。

系联: (1) 巨 其吕 屨 巨逆 衢 懼虞、巨俱 拒 其吕、渠吕 妓 渠倚、奇倚 技 奇蚊 炬 渠与
歧 炬羁

(2) 劬 具虞 翘 祇遥 櫟 权月

(2) 上字不能系联, 根据《王三》, (1)(2) 同属群纽。本纽总计切上字 9 个, 反切 43 条, 直音 2 条。

4. 疑: 五 25 鱼 15 吾 3 研 3 语 3 俄 颜 牙 雅 危 疑 愚 霓 御 遇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 14 吾 3 俄	五 9 颜 牙 雅	鱼 15 语 3 危 疑 愚 霓 御 遇	研 3 五 2

系联: (1) 偶 五口、吾苟 寤 吾故 駮 五骇 虻 五官、愚袁 顽 五关 乐 五教、牙教、雅孝 齧
五结、研结 蜺 研奚

(2)御_{鱼据}渔_{御居、疑据、语据}剿_{鱼器}

(3)硬_{颜孟}号_{俄各} / 娱_{遇俱}伪_{危贵}吃_{霓世}

(3)各上字不相系联,三类亦不能联为一类,依《王韵》,它们同属疑纽。本类计切上字 15 个,反切 59 条,直音 2 条。

四、齿 音

1. 精:子 27 则 6 资 4 兹 3 将 3 即 3 煎 2 祖 2 作 2 臧纂咎姊卒
津尊精进紫节

一等	三等	四等
子 12 则 6 祖 2 作 2 臧纂咎	子 14 资 4 兹 3 将 3 即 3 煎 2 尊津精姊紫进卒	子节

系联:(1)作则各、子落糟作曹鑽则官、子丸、纂丸躁则到、祖告宰祖殆唆子荅、咎
答卒子出、将聿、作没、则没骏将闰、卒闰、尊闰将即亮、资亮皆资尔、兹
此、音紫从紫容渍兹赐螂子结、音即

(2)尽津引津进入

(3)佐臧箇赍节稽/睫煎叶接姊叶

(3)上字互不系联,(1)(2)也不能联为一类,依《王三》,三类同属精纽。本纽计切上字 20 个,反切 63 条,直音 7 条。

2. 清:七 17 千 4 仓 4 龠 2 且 2 匆村此迁青

一等	三等	四等
仓 4 龠 2 七 2 匆村千且	七 15 此且	千 3 迁青

系联:(1)撮仓捋、龠括忖仓本、勿本窳七乱、龠乱蹉七何迁七延磳迁历寢七锦

(2)猝村没妻青奚鲔且各蛭此亦

(2)上字各不系联:(1)(2)上字也不能联为一类,依《王三》,(1)
(2)同属清母。本类计切上字 10 个,反切 34 条,直音 2 条。

3. 从:疾 9 才 8 徂 4 秦 4 在 3 昨 3 慈 2 情 2 字族贼从泉钱自匠齐

一等	三等	四等
才 5 徂 4 在 2 昨 3 字族贼	疾 9 秦 4 才 3 慈 2 情 2 从泉钱自匠	齐在

系联:(1)族徂鹿𪔑徂戈、才戈咀才与、慈吕、情吕弃慈井、疾政疵疾移、自移

(2)层层榜祚字故裁在灾𪔑在诒摧昨灰憔昨焦捷钱叶𪔑匠羊炅秦进
嫉秦悉寂情亦𪔑泉奕

(2)上字各不相系联,(1)(2)亦不能联为一类,依《王三》,(1)(2)同属从纽。本纽计切上字 17 个,反切 44 条,直音 3 条。

4. 心:苏 10 思 9 相 9 息 8 私 7 先 7 桑 5 斯 4 小 2 骚须新辛仙宣星素

一等	三等	四等
苏 6 桑 4 先 2 骚	相 9 私 7 息 7 思 7 斯 4 先 2 须新辛仙宣	苏 4 先 3 思 2 小 2 桑星素息

系联:(1)先苏前燥苏早、骚早箫苏彫、小彫莎先戈思先吏、息字戢息念修自由、
相由纤相监𪔑息利、私恣逵私醉、辛醉厮息支、思移汛思见醒思挺、星
定、素形、桑逢珊桑寒鲜相延、新然、斯延

(2)卹须聿徙仙紫𪔑宣醉

(2)上字各不系联,与(1)也不能联为一类,依《王三》,它们都属于心纽。本纽计切上字 17 个,反切 69 条,直音 5 条。

5. 邪:徐 7 似 4 辞 3 祥 2 随词详

全是三等。

系联:(1)详似羊游似由涎详延旋似泉、徐缘榭徐夜燧徐醉、辞醉兕辞里、徐里

(2)循祥伦伺词恣彗随锐

(2)上字不相系联,(1)(2)亦不能联为一类,依《王三》,两类同属

邪纽。本纽计切上字 7 个,反切 19 条,直音 2 条。

6. 庄:侧 11 庄 2

二等	三等
侧 6 庄 2	侧 5

系联:诘侧预窄侧格爪侧绞、庄按抓庄狡

本类系《王三》庄母,计切上字 2 个,反切 13 条,直音 1 条。

7. 初:初 12 楚 5 测 2

二等	三等
初 7 楚 3 测	初 5 楚 2 测

系联:(1)篡初患恻初力差初界、楚解 楚乙

(2)册测革菟测俱

(1)(2)上字不相系联,依《王三》,两类同属初母。本纽计切上字 3 个,反切 19 条,直音 1 条。

8. 崇:士 4 仕柴牀助

二等	三等
士 2 柴牀	士 2 仕助

系联:(1)豺士皆榛士巾饌士眷、仕眷

(2)𪗇柴责𪗇牀学撰助裔

(2)各切上字不能系联,与(1)也不相系联,依《王三》,它们同属崇纽。本母计切上字 5 个,反切 8 条,直音 2 条。

9. 生:所 15 山 3 史 2 双沙参

二等	三等
所 4 山 2 双沙	所 11 史 2 山参

系联:(1)驶_{所吏、史吏}漱_{史救}灏_{所买}澀_{所立、参立}

(2)数_{山缕}筓_{山卓}嘲_{双捉}纱_{沙贾}

(2)各上字不能系联,与(1)亦不能系联,依《王三》,它们同属于生母。本纽计切上字 6 个,23 条反切,直音 3 条。

10. 章:之 22 章 6 诸 4 支 3 职 2 朱招征针止

全是三等。

系联:(1)诏_{章曜、招曜}伎_{章易、支义}渚_{支与}胗_{章忍}舟_{章尤}

(2)蔗_{之夜}众_{之仲、职隆}瞩_{之欲}慑_{之叶}震_{职刃}

(3)悼_{诸羊、诸良}制_{诸市}澍_{朱戎}塿_{止缘}枕_{针禁}整_{征郢}

(1)(2)上字可以各自联为一类,(3)则上字互不系联,依《王三》,三类同属章纽。本母计切上字 10 个,反切 42 条,直音 3 条。

11. 昌:昌 16 齿 4 尺 3 赤 3 充 2 车倡处杵

全系三等。

系联:(1)撝_{车者}车_{昌耶}处_{昌与、杵忍}杵_{昌与}吹_{昌为、尺为}掣_{昌制、充世}炽_{处志}

鸱_{充尸}称_{昌陵、齿陵}倡_{齿羊}姝_{倡珠、齿朱}

(2)笱_{赤占}蚩_{赤之}臭_{赤救}

(1)(2)上字不能联为一类,依《王三》,它们同属昌母。本纽计切上字 9 个,32 条反切。

12. 船:食 7 神述

全是三等。

系联:射_{食夜、神亦}船_{食川}乘_{食证}楯_{食尹、食允、述尹}葢_{食朕}晨_{食人}

上字能系联为一类,属《王三》船母。本纽计切上字 3 个,反切 9 条,直音 2 条。

13. 书:尸 5 式 4 书 2 舒 2 始 2 申 伤 声 戍 失

全是三等。

系联:(1)適尸亦、声赤 弑尸至 娠尸仁 瞬尸闰、舒润 苦舒盐、式占 施式枝、始宜 商始羊 矢式耳

(2)骏戍闰 恕伤预 湿失入 说书锐 烧书耀 葉申涉

(2)上字各不系联,(1)(2)亦不能联为一类,依《王三》,两类同属书母。本纽计切上字 10 个,反切 20 条,直音 4 条。

14. 禅:时 16 市 4 常 3 视 2 植 2 禅 讎 承 尚 受

全是三等。

系联:(1)讎受由、视周 缮视战、时战 受植酉 植时力、承力 绍时沼、市沼 鋋市连 什时立 贍时焰、市焰 视时至 逝筮时世

(2)尝尚羊 尚常两 噬常制

(3)揲禅列 禅音善

(1)(2)(3)上字互不系联,依《王三》,它们同属禅母。本类计切上字 10 个,反切 32 条,直音 3 条。

以上齿音十四母,可分为三组,精清从心邪,这是所谓的齿头音,庄初崇生、章昌船书禅,这是正齿音。黄淬伯(1930)系联《慧琳音义》反切上字,以为从邪、船禅各自合为一类,从三家音义看,这四纽各自独立,判然不混。有四条反切可备讨论:

(1)晨:食人反(云公 463c)。《王三》食邻反又植邻反。云公取船纽读音。

(2)揲:禅列、余列二反(云公 473a)。《王三》食列反,《王二》食列反、尹列反。船纽读为禅纽,两纽相混率仅 2.43%。

(3)嫉:秦悉反,秦入声。《玉篇》辞栗反。(窥基 485a)这明确表示从纽不同于邪纽。

(4)焮:秦进反(云公 478c)。《王一》、《王二》疾刃反,《王三》似刃反,《广韵》徐刃切。云公与《王一》、《王二》同,属从纽,《王三》与《广韵》属邪纽,李荣《切韵音系》以此小韵隶邪纽,邵荣芬《切韵研究》同。按,李、邵两先生此处均依《广韵》。又《王三》尽,词引反,《王一》、《王二》、《广韵》慈引反,而李、邵两先生却又不依《广韵》,仍从《王三》。窥基(484c)的注音是:“津引反,任也,穷也;或秦引反,本尽之尽也。”两字窥基、云公均以从纽为正。《慧琳音义》焮字从、邪互注,却成了黄淬伯从、邪混用的证据,似嫌武断,黄笑山(1995:127—8)辩驳甚详。

单纯从系联来说,船禅可联为一类。如果认为船禅相混,那是盛唐才发生的,因为慧苑、窥基两纽不混。

五、喉 音

1. 影:於 51 乌 21 — 4 苑 3 依 2 威 2 烟 2 瓮 碗 暗 乙 厄 伊 因 阴 殷 恹 蕴 恹 约 忆 邑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乌 13 — 2 於 瓮 碗 暗	於 8 乌 3 乙 厄	於 36 苑 3 依 2 威 2 — 2 乌 伊 因 殷 阴 恹 蕴 恹 约 忆 邑	於 6 乌 4 烟 2

系联:(1) 鬱 於殒 鬱 蕴律、恹律、於勿 窠 於瓜、乌瓜 渊 乌玄 荅 乌外 莹 乌定 晏 於谏、
乌洞 荫 於禁、阴禁 嬰 於盈、伊盈 咽 於见 愠 於运、威运 蛭 威远 应 於证、忆
兴 翳 於计、烟计、乌计 奥 於报 剌 乌官 哑 於雅、乙白 乙 殷迄 宴 烟见

(2) 漉 — 瓜 統 — 远 倚 依倚 宸 依岂 宛 苑远 踰 碗丸 庵 暗甘 削 恹缘 瘡 邑金
瘡 厄贾 挹 困入 屋 瓮谷

(2)类各上字不相系联,依《王三》,两类同属影纽。本纽计切上字 22 个,反切 100 条,直音 4 条。

2. 晓:许 22 呼 17 虚 7 喜 3 希晖轩呵亨显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呼 13	呼 3 许亨	许 21 虚 7 喜 3 希晖轩	呼显

系联:(1)宪^建轩^{言、虚言}希^{虚机}戏^{希义}嬉^{许其、喜其}熙^{喜依、许基}赫^{许格、}
 亨格^熊许弓、虚穷

(2)焕^{呼换}哮^{呼交、呼教}绚^{呼遍}壑^{呼各、呵各}

(3)馨^{显形}卉^{晖谓}

(3)显、晖系联不上,(1)(2)上字也不能联为一类,依《王三》,三类同属晓纽。本母计切上字 10 个,反切 55 条,直音 3 条。

3. 匣:胡 39 户 16 何 6 侯 5 怀 2 玄 2 遐 2 行 2 寒扈鞞谐闲河横茎咸下幸学魂弦絃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胡 23 户 10 何 6 侯 3 寒扈	胡 12 户 5 遐 2 行 2 侯 2 怀 2 河横茎咸 下幸学鞞谐闲	魂	胡 4 玄 2 弦絃户

系联:(1)横^{户孟}画^{横號、胡卦}茎^{户耕}翻^{茎隔}行^{户郎、遐庚、幸庚、下孟、胡孟}核^行
 革^幸胡耿、河耿^瑕户加、行加^械胡介^迴胡炯、胡顶^瑰胡魁^坏胡怪、怀怪
 怙^{胡古、何古}咳^{胡来、侯来}洽^{侯夹、咸夹}狭^{音洽、弦夹}

(2)瓠^{学江}狐^{扈都}解^{谐卖、鞞买}繫^{絃计}溷^{魂问}衙^{玄麵}穴^{玄决}髡^{寒割}

(2)类各上字不相系联,依《王三》,(1)(2)同属匣母。本纽计切上字 23 个,反切 89 条,直音 10 条。

依《韵镜》,匣纽无三等,据此,“魂”为三等切上字属例外。溷:魂问反(云公 476a)，“问”为问韵字，三等；溷，《王三》、《广韵》胡困反(切)，恩韵，一等，此例属文魂相混，因而“魂”仍可视同一等切上字。

4. 云(喻三):于 16 荣 3 禹 2 为云尤炎有

全做三等上字。

系联:(1)炎于廉畔炎猎为荣危、于危殒为慰祐于救、尤救疣于鸠、有鸠耘于君、禹军

(2)宥云救

(1)(2)上字不相系联,依《王三》,它们同属云母。本纽计切上字 8 个,反切 26 条,直音 3 条。

熊,云公音许弓反(468c),虚穷反(474c)。今存《广韵》以前韵书皆音羽隆反。《集韵》胡弓反,一般认为唐以前喻三归匣,韵书熊字注音前后参差,原因在此。然云公以“熊”为晓纽,则与所有韵书抵牾。查《玄应音义》熊:胡弓反(周法高 1948:388),《经典释文》熊注音 10 次,八次注“音雄”,余为于弓反(卷六),乎弓反(卷十一),再结合上文匣、云二纽切上字系联情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晓匣混,玄奘译经正是晓匣均对梵文 h。另外,藹,音毁(窥基 483c),《王三》为委反,喻三纸韵;毁,许委反,晓纽纸韵,也能证明我们的观点。

5. 以(喻四):余 24 以 15 与 11 弋 6 夷 4 羊 3 移 2 逾 2 榆臾庾延盈营勇蝇

二等	三等
与	余 23 以 15 与 10 弋 6 夷 4 羊 3 移 2 逾 2 榆臾庾延盈营勇蝇

系联:(1)怡以之、与之摇以招、余招易以鼓、羊鼓锐羊税愈余主、臾乳、逾矩庾逾主觐庾俱弋余力豫余据、弋庶犹弋周唯弋水、营癸佚与一、夷日馥夷岁傭与恭、勇恭蛙与緇

(2)喻榆句弈移益液盈益𦵏绳即曳延结

(2)类各上字不相联,(1)(2)亦不能联为一类,依《王三》,两类同

属以母。本纽计切上字 16 个,反切 75 条,直音 6 条。

蛙,与𧈧反(窥基 491c),𧈧,《王三》姑柴反又古华反,均属二等;蛙,乌𧈧反,《广韵》又乌瓜切,亦均属二等。《王三》二等韵无喻四纽,从上面的系联看,影与以纽除此例外界限划然,绝不相混。疑“与”为“乌”之误,大正藏“與”高丽藏、赵城藏多写作“与”,与“烏”形似。

以上是三家音义反切上字系联的情形,总计五类四十一母。

唇音	帮滂並明	非敷奉微
舌音	端透定泥来	知彻澄娘日
牙音	见溪群疑	
齿音	精清从心邪	
	庄初崇生	
	章昌船书禅	
喉音	影晓匣云以	

与《王三》相比,除没有俟母外,余皆同;与《慧琳音义》相比,奉敷两分,泥娘不混,从邪、船禅均分用划然。

第三节 音义反切的韵类系统

反切下字系联,由于各韵注音多寡不一,较上字系联难度更大,绝大多数下字不相系联,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以李荣《切韵音系》为标准,以十六摄为序,按开合、等次列出各韵反切下字(直音算切下字),不同的下字,《王三》属同一小韵,即将其归为某韵某等、开口或合口,行文中不再说明。支脂祭真仙宵侵盐八韵系,等韵家称之为重纽韵,我们也依《切韵音系》分为 A、B 两类: A 类指唇牙喉音声母列在四等的字与其它声类的字, B 类指唇

牙喉音声母列在三等的字。字后之数字表示该字用做切下字的次数，一次则不出数字。每摄内各韵(同声调)混切的情况将全部罗列出来，并予以必要的讨论，以明韵类合并之情形。异调与跨摄混切的情形属于另一层次的语音变化，将在后文讨论。

一、通 摄

东一：公 4 东 2 红 2

东三：弓 2 隆 2 穷

董一：动孔

送一：弄 3 贡 2

送三：仲 4 凤 2

屋一：木 7 卜 3 穀 2 谷鹿禄

屋三：六 13 福 10 育 3 目 2 服 2 復

冬一：冬

宋一：宋

沃一：笃沃鹄

钟三：容 8 恭 4 龙 2

肿三：勇 3 陇 2 拱奉

用三：用 6

烛三：欲 6 録足烛

本摄计切下字 41 个，反切 113 条。

各韵混用情形：

(1)送宋：综：子贡反(慧苑 455c)

综：《王三》子宋反，属宋韵，慧苑读成送韵，表明两韵混。

(2)用送：讽：风奉反(云公 474a)

讽，《王三》方凤反，送韵，慧苑、窥基分别注做方凤反(440a)、风凤反(489b)，与《王三》同。云公读成风奉反，奉，《王三》奉纽肿韵，云公读奉为去声“房用反”(466c)，则此例为用送混一。

(3)沃屋：笃：丁木反(云公 467a)/沃：乌穀反(474a)/鹄：胡木反(465a)

《王三》笃，冬毒反，沃：乌酷反，鹄，胡沃反，皆属沃韵，而云

公皆读成屋韵，慧苑读沃为乌鹄反(443a)，不混。

(4)一三等混：牧：莫禄反(云公 466a)

《王三》牧，莫六反，三等，禄，一等，是牧读为一等，这也是它未变成轻唇的原因。慧苑读莫六反(450c)，表明仍是三等。

(5)烛屋：逮：力穀反，《说文》又音力足反(窥基 482a)

《王三》屋韵：逮，卢谷反又力属反；烛韵：力玉反又力谷反；《王二》、《广韵》力玉反(切)，无又音，窥基弃烛韵而取屋韵读，《王二》、《广韵》弃屋韵而取烛韵读，表明两韵相同或相近。

以上混用，与诗文押韵合用现象相符：东冬先混，再与钟合用，因为云公时代最晚。《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所居里名隆庆，时人语讹以‘隆’为‘龙’；韦庶人称制，改元又为唐隆，皆符御名。”隆，东韵；龙，钟韵。

二、江 摄

江二：江 3 窗

讲二：项 2 讲

绛二：巷 2

觉二：角 10 卓 3 剥 2 邈 2 觉捉学岳

本摄计切下字 13 个，反切 30 条。

江韵本读与东钟近，三家音义两摄无一例相混，还可看到一些分用的证据：

(1)鷓：口项反(窥基 486b)，上字脱，依下字属讲韵。此字《笺注本切韵》武项反，《王二》莫奉反，《王三》莫奉反又莫项反，显示唐代有两读，而窥基读为讲韵。

(2)殼，口角反，吴会之间口木反(云公 479c)，慧苑亦读苦角反(439a、449b、453b)，南方屋觉相混，但北方已分。

三、宕 摄

阳开三:羊 11 良 9 亡 3 方羌张杨章 养开三:两 10 往 2 掌
2 倣鞅仰

漾开三:亮 11 仗 2 尚 2 妄 2 向让 漾合三:诳 2

药开三:灼 2 药 2 略约酌铄 药合三:缚龔

唐开一:郎 7 唐岗刚 唐合一:光

荡开一:朗 4 荡 荡合一:广

宕开一:浪 4 宕合一:谤 2

铎开一:各 20 博鹤洛落託 铎合一:郭 2

本摄计切下字 46 个,反切 126 条。

混用:

舫:府妄、补浪二反(窥基 492a),《王三》只府妄反一音。此例表明阳唐合用,但阳韵合口三等变轻唇,一等读重唇,上文我们讨论过轻重唇已分,“舫”字两读正是这种声母变化的表现,《王二》正是两读。

宕江两摄中古开始混用不分,从三家音义切下字系联看,两摄有别。“藐”字注音更能说明这一点:三藐三菩提:藐:案梵本应音云弥略反……本音摸角、弥绍二反,此土既无弥略之字,故假藐字而用之耳(慧苑 438b)。依梵音应作弥略反(云公 477c)。弭药反,本是邈音……《玉篇》音摸角反又弥绍反,今借音弭药反(窥基 482c)。三藐三菩提,梵文作 samyaksambodhi, myak 对藐,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药韵没有 myak 音节。

四、止 撮

支开 A:支 4 移 3 知 2 宜 2 卑祗斯枝

支开 B:宜 5 羈 2

披奇为

支合 A:为 3 规 2 吹

支合 B:危 3

纸开 A:尔 5 紫 2 氏 2 婢俾此纸绮

纸开 B:彼 2 绮 2

倚蚁

纸合 A:委 2 累捶髓藁

纸合 B:委 2 毁

寘开 A:义 2 赐 2 豉 2 刺智易

寘开 B:义 3 寄

寘合 A:伪 5

寘合 B:伪 3

脂开 A:脂 4 私 2 尸 2 毗尼迟梨伊谿饥

脂开 B:悲

脂合 A:追虽佳谁

旨开 A:履 2 几

旨开 B:美 3 几 2

履

旨合 A:癸水

旨合 B:轨

至开 A:利 7 至 7 恣 3 季二致四

至开 B:器 2 祕 2 秘媚至

肆

至合 A:醉 7 泪 2 遂

至合 B:位 2 愧

之开三:之 7 其 4 疑辞基司

止开三:里 6 理 3 止 3 市

2 以拟耳仕

志开三:吏 7 志 3 记 2 寺字意

微开三:机依非

微合三:归 2

尾开三:尾岂

尾合三:鬼 3

未开三:味未

未合三:谓 2 贵

本撮计切下字 109 个,反切 221 条。

本撮各韵间混用较多,例多不举,只将各韵间混用次数列表

如下：

	支	脂	之	微
支	79	5		
脂	2	62	10	
之	1	6	38	3
微	1		1	12

从表中可以看出，混用达 29 次之多，其中脂之混用 16 次，支微两韵与别韵混用较少。窥基对“止”字的注音更可以让我们看到这几韵之间的关系：止诸市反，非纸亦非旨(484c)。若非纸旨止音同，“非纸亦非旨”的说明就毫无意义。玄应音义情形与此类似。诗文用韵这几韵也相混较多。

支脂为重纽韵，三家音义出现五组对立：

A 类 裨音卑(469c) 窥遣规(434a) 耆音祇(482a)

丘规(487a)

庇卑至(436c) 寐蜜二(455a)

必至(444a) 弥利(453c)

B 类 黑彼宜(468c) 亏丘危(471a) 歧炬羈(436b)

陂彼为(439c) 讐鄙媚(451a) 魅莫祕(487a)

眉秘(445c)

但是，也有矛盾的地方：《王三》耆：渠脂反，开口 B 类；祇，巨支反，开口 A 类，显示支脂混用就模糊了 A、B 两类的界限，但也有反例：飢，几宜反，B 类；《王三》飢，居脂反，亦为 B 类。这是其一；其二，《慧苑音义》(436b)“树歧”条云：“歧，炬(大正本作“拒”)羈反，两股间也。案字书作岐，谓树枝横首也。今经本有从山边作歧，及《切韵》音之为歧，并误也。”《王三》岐，渠羈反；歧，巨支反；歧，渠羈反又巨支反。慧苑认为“歧”当作“岐”，而“歧”不当读作巨支反。《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岐山当音为

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正与此相合，也说明重组 A 类读成了重组 B 类。《玄应音义》卷五“岐疑：巨宜反下语棘反……经文作奇，非体也”，“岐”误作“奇”，与此相同。

五、遇 摄

鱼三：余 4 居 3 於 3 除 语三：吕 14 与 9 举 3 暑
御三：据 6 虑 4 庶 4 预 3 御 2 茹 2 翦恕
虞三：俱 8 无 5 朱 4 虞 2 夫跌扶珠俞榆于筭
麌三：主 5 矩 4 武 3 父 2 宇 2 府抚斧甫缕雨羽庾乳禹
遇三：句 4 务 3 遇 3 喻 3 戍 2 僂注孺芋
模一：姑 5 胡 4 都 3 蒲吴吾孤 姥一：户 7 古 8 补 3 五 2
暮一：故 13 布 2 固 2 路护

本摄计切下字 68 个，反切 189 条。

本摄内各韵系间反切无一混用，唯有一直音显示出某些痕迹：《慧苑音义》(453a)“国名输那”条云：输音暑，借上声呼，正曰输罗。输罗即梵文 śura 的音译，输对 śu，《王三》输，式朱反，虞韵，暑，舒莒反，语韵，从中可看出，鱼虞两韵，慧苑或许已不能分。

六、蟹 摄

灰一合：回 9 雷 2 枚瓌灰魁迴	贿一合：罪
队一合：对 7 配 2 内悔	咍一开：来 8 该灾才
海一开：亥殆	代一开：代 9 爱 4 戴 3 槩载
泰一开：盖 5 赖 3 奈	泰一合：外 4

佳二开:佳 5 柴腭

蟹二开:买 3 解

卦二合:卖 2 卦 2

骇二开:楷骇

怪二合:怪 3 拜 2 坏

祭开 A:制 4 世 4 袂 2 祭 2 例励艺祭开 B:厉制

祭合 A:锐 4 税 2 卫 2 芮岁

齐四开:奚 15 迷 2 稽鷄蹄兮

荠四开:礼 5 米 3 体底

佳二合:綢蛙

卦二开:卖 3 隘懈解

皆二开:皆 5

怪二开:介 3 界 2 戒 2 薤

夬二开:芥迈

废开三:废

齐四合:携

霁四开:计 14 谜 2 帝 2 细

2 诣 2 剃

本摄计切下字 82 个,反切 200 条。

本摄混用:

(1)灰哈:坏(坯),普该反(慧苑 438c);每,莫载反(窥基 485c)

两字《王三》均属灰韵系,音义读哈韵系。载,窥基注作“则代反”(491b),是“每”读去声。

(2)代泰:逮,臺奈反(窥基 482a)

《王三》逮属代韵,音义读泰韵,云公读徒戴反,慧苑读唐爱反,正同。两韵开口下字可借此联为一类。

(3)佳皆:坏,乖卖反(云公 474c);责,侧戒反(云公 467a)

差,初界反(慧苑 436a)

《王三》坏,合口怪韵;卖属卦韵;责、差,开口卦韵,界戒属怪韵开口。

(4)怪夬:呗,蒲介反(窥基 485b);迈,莫介反(窥基 485c)

呗迈《王三》均属夬韵,介属怪韵。

(5)祭霁:弊,毗谜反(云公 471c)

依切当属霁韵,《王三》弊在祭韵。

(6)祭霁泰:癰,当赖反,字又作𦘔(云公 471b)

依切当属泰韵。𦘔,《王三》《王一》竹例反,《王二》都计反又竹例反;𦘔,《集韵》丁计反。从“字又作𦘔”看,当属霁泰混。如依《王三》,则是祭泰混,但又牵涉到声母问题,不取。

废韵注音只有一例,而且是给音译词注音(详下节),从对音看,废韵对 ai、霁韵对 e,祭霁相混,则废韵祭韵有别,唐代音注,除《史记正义》有一例祭废相混(喙许卫反)外(黄坤尧 1993),它书皆未见两韵相混例。

七、臻 摄

痕开一:痕 3 恩

恨开一:艮

混合一:本 5

没合一:没 8 骨

真开 A:仁 4 人 3 邻 3 真 2 巾

真合 A:伦 2 脣春均匀旬

軫合 A:尹 2 允

震开 A:刃 3 胤 2 晋 2 振信覲进

震合 A:闰 7 润 2

质开 B:笔

质合 B:笔

焮开三:靳 3 近

文合三:云 7 云 2 文 2 君 3 军

问合三:问 7 运 3 韵

恨开一:墜

魂合一:昆 3 论崙尊存魂温

恩合一:闷顿

臻开二:诂 栳开二:蝨

真开 B:巾

軫开 A:忍 5 引 2

軫合 B:愍殒

震开 B:愍 3 覲

质开 A:一 3 质 2 日 2 七悉

乙吉

质合 A:律 3 聿 2 出

欣开三:欣

迄开三:讫乞

吻合三:粉恇

物合三:物勿

本摄计切下字 73 个,反切 146 条。

各韵混用情况：

(1)真文：蕴，於殒反（慧苑 455c）；鬱，蕴律反（云公 465a）、恠律反（478b）

殒，軫韵合口（準），律，质韵合口（术），《王三》蕴，於粉反，吻韵；鬱，紆物反，物韵。此字云公又注於勿反（471b），则与《王三》合。

(2)真臻：榛，士巾反（云公 480c）

《王三》榛，仕臻反，臻韵；巾属真韵。

(3)文魂：溷，魂问反（云公 476a）

依切属问韵，《王三》溷属恩韵。

(4)真欣：谨音近（云公 469a）；乙，殷讠反（云公 478b）

《王三》谨属震韵，近属焮韵（又隐韵）；乙属质韵，讠属迄韵，是真欣相混。慧苑音近渠靳反，窥基音剡楚乙反，则不混。

(5)魂痕：扞，莫痕反（慧苑 445b）

扞，《王三》莫奔反，魂韵。

《王三》真谆不分，《广韵》谆韵独立。依《广韵》，质术可通过“帅所律反，鬱恠律反”联为一类。上述各韵混用情形，除慧苑两例（真文、魂痕各 1）外，其它各例都出现在《云公音义》里，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云公最晚），本摄内各韵混合现象的渐次变化过程。

八、山 摄

寒开一：寒 4 干 3 槃 2 安 2 丹乾官

寒合一：官 6 丸 5 鸾 3 端 2

旱开一：亶 3 诞嬾满

旱合一：管 4 暖 2

翰开一：旦 8 幹 2 半唤翰

翰合一：乱 7 换 3 玩 2 段唤灌

末开一：末 3 达 3 割 3 拨 2 曷葛钵沫

未合一:活 3 括 2 夺捋适

删开二:班姦颜

谏开二:晏 3 雁鴈谏润患

鏊开二:辖鏊

山开二:闲 2 间

产开二:限盏

黠开二:八

元合三:元 4 袁 2

阮合三:远 3

愿合三:愿 2

月合三:月 3 厥越

仙开 B:乾焉

仙合 B:圆员

猕开 B:辩 3

线开 A:战 3 面线箭

线合 B:眷

薛合 A:雪悦

先合四:玄 3

铣合四:泫犬

霰合四:县 3 遍练麵

屑合四:决 2 穴 2

删合二:关 2

谏合二:患 2 串

鏊合二:刮

山合二:鰈

祠开二:苋 4

元开三:言 4 烦 3

阮开三:偃 2 晚远

愿开三:万 2 饭建

月开三:越 2 月歇

仙开 A:延 9 连 2 然 2 绵仙氈旃

仙合 A:缘 5 专 3 泉 2 挛川员

猕开 A:善 5 演 3 缅沔浅展

猕合 A:奕 2 兗 2 裔

线合 A:眷 2 恋选

薛开 A:列 14 灭 2 别哲折

先开四:贤 4 填前咽眠

铣开四:殄 2 典显跣

霰开四:见 11 麪

屑开四:结 14 屑

本摄计切下字 137 个,反切 299 条。

本摄各韵混用情况:

(1)寒删:般音班(云公 463b)

《王三》般,寒韵;班,删韵。云公读班为补姦反(467b),是寒删混。

(2)山删:顽,五鰈反(慧苑 442a),五关反(云公 466c)

《王三》鰥,山韵:关,删韵。顽,《王三》吴鰥反(山),《广韵》五还切(删),无论依据《王三》还是《广韵》,均有一例相混。同样的例子如:羴提(梵文 kshanti):慧苑注羴初苋反(439b),窥基初鴈反(491b)(谏韵),《王三》祠谏两收,《广韵》唯谏韵一读。

两韵相混的还有:赧拏盍反(云公 473b)(产),《王三》奴板反(潜);跽,窥基拔患反(483a,谏),《王韵》《广韵》无,《集韵》皮苋反(祠);刮,云公关八反(479b,黠),《王三》古颀反(鐸)。

(3)元仙:辛乞言反(云公 475a) 焉於言反(慧苑 441b)

转追远反(窥基 487c) 噉於越反(云公 472b)

被切字依《王三》均是仙韵系,音义均读成元韵系。噉,《王三·月韵》乙劣反,云“亦入薛部”,但劣属薛韵字,《广韵》噉入月韵。

(4)先仙:埤毘延反(云公 469c) 削恚缘反(云公 479b)

匾鞭沔反(窥基 491c) 薦煎线反(窥基 488c)

被切字依《王三》属先韵,音义均读为仙韵,韵图都排在四等。

寒桓依《广韵》分立两韵,音义也能联为一类,如蟠薄寒反,拊,他达反又他沫反。寒韵与元韵可能有别:《窥基音义》“曼陀罗”条云:曼本音万,今借云莫般反,为顺梵音也(483a)。曼、万,《王三》愿韵,般,寒韵,《广韵》桓韵,不过,此例也有可能是声调上的差别。但,𧈧(𧈧):“《字林》五官反,《切韵》亦愚袁反”(窥基 486b),此条可看出寒(桓)元有别,因为按音义注音体例,注音后再引他书音注并加“亦”字,表明两音并立。“𧈧”由于师承来源不同,唐初可能有两音,《王三》只有元韵音。《经典释文》卷六:“𧈧音元”;卷二五:“𧈧音元”;卷三十:“𧈧,音原。《字林》作𧈧,五丸反”。

本摄李贤《后汉书音注》寒桓、删山、先仙各自合并,元韵独立;颜师古《汉书注》仙元有混用例,《玄应音义》寒桓、删山各自联为一类。

九、效 摄

豪一:刀 7 劳 5 高 4 曹

号一:到 8 告 4 报 3 冒

巧二:巧 2 狡 2 绞咬

宵 A:遥 6 招 4 焦 2 姚消

小 B:夭矫

笑 B:召

篠四:了 4 鸟 2

皓一:老 6 早 4 道 2 倒祷皓暄

肴二:交 9 包教

效二:教 7 孝 5 貌 3 豹黻觉校

小 A:绍 3 绕 2 小 2 沼 2 夭

笑 A:妙 3 召 2 曜 2 耀照要

萧四:彫 7 尧 3 辽

啸四:吊 3

本摄计切下字 52 个,反切 142 条。

本摄混用情况:

萧宵:销小彫反(云公 478c) 眇弥了反(窥基 488c)

燎零鸟反(慧苑 445a) 鵬鸟姚反(云公 464b)

前三个被切字《王三》为宵韵系字,后一个为萧韵字,音义注做萧韵或宵韵字。

十、果 摄

歌一开:何 5 多 3 河 2 波俄驮歌陀罗

歌一合:戈 4 和 3 过禾

哿一开:可 4 我 4

箇一开:佐 2 贺 2 箇

歌三开:佉 2 俄

哿一合:果 6

箇一合:卧 2

本摄计切下字 21 个,反切 49 条。

本摄《王三》为独韵,《广韵》析为歌戈两韵,三家音义本摄唇音字只与开口歌韵系联,而《广韵》属戈韵。另,歌韵开口一三等可联为一类:迦居佉反(云公 476c),薑佉反,吉俄反(慧苑 441b、

447b), 颇普俄反(慧苑 442a), 迦三等, 颇一等。

十一、假 摄

麻二开: 加 8 巴家遐

麻三开: 蛇耶遮

马二合: 瓦 3 寡

禡二开: 驾 2 嫁 2 霸暇

禡三开: 夜 5

麻二合: 瓜 5 花

马二开: 贾 2 雅 2 瓦

马三开: 者 4 也

禡二合: 化

本摄计切下字 21 个, 反切 46 条。

十二、梗 摄

庚开二: 庚 6 行阨

梗合二: 猛 2

映开二: 孟 5

陌开二: 白 3 格 3 伯 2 百 2 戟嘖

陌开三: 逆 3 戟

耿开二: 耿 3

麦开二: 革 7 麦 2 责隔

清合三: 营 2 琼倾

劲开三: 政 3 併詒盛

梗开二: 杏 3

梗开三: 丙永

映合二: 横孟

陌合二: 虢

耕开二: 耕 4 樱

诤开二: 诤

清开三: 盈 5 贞 2 征情成

静开三: 井 3 领 2 郢

昔开三: 亦 7 益 5 赤 2 役 2

尺易

青开四: 丁 7 形 3 宁零

迥合四: 炯顶

径合四: 定莹

迥开四: 挺 2 顶冷

径开四: 定 3 迳

锡开四: 历 12 的 3 觅 2 击

沥狄

本摄计切下字 64 个,反切 147 条。

本摄各韵混用情况:

(1)庚耕:进北孟反(云公 467c) 画横虢反(云公 464b)

打得耿反(窥基 484a) 跼补诤反(窥基 488c)

前两例是耕韵读成庚韵,后两例是庚韵读成耕韵。跼,《王三》作𨔵,《玉篇》跼或作𨔵,走部云𨔵同𨔵。

(2)庚清:擲程戟反(窥基 490a)

《王三》擲,昔韵;戟,陌韵。

(3)耕清:瓔音櫻(慧苑 434b)

《王三》瓔,清韵;櫻,耕韵。

(4)耕青:窥基音义(489b):盲瞋,莫耕反,暗也。《玉篇》莫定反,夜也,昧也。冥者,蔽人目令无所见,又幼稚。

瞋,《王三》无,《王二》莫经反,瞋目,合眼,《广韵》同,并注又音莫贤切、莫甸切,《玉篇》无青韵读。《玉篇》另有“瞋”字,亡定切,夜也,与窥基所引原本《玉篇》合,疑瞋当作瞋,窥基读作“冥”,《王三》冥,莫经反,暗。

(5)清青:竦此亦反(窥基 486c) 寂情亦反(窥基 490a)

磧迁历反(慧苑 434b)

前两例《王三》锡韵,音义昔韵;后一例《王三》昔韵,音义读锡韵。

本摄四韵相混情况与颜师古《汉书注》相仿,《汉书注》也出现了庚耕、耕青、庚青、清青混用例。

十三、曾 摄

登开一:登 3 曾恒楞

德开一:北 5 德 2 则勒

拯开三:拯只此一字,无切语

嶝开一:邓

蒸开三:陵 4 仍 2 绫凌兴承矜

证开三:孕证

职开三:力 10 即 2 色食訖 职合三:域

按,“訖”不见于字书、韵书,云公音弋为訖(466c),诸本相同,慧苑读弋为余力反(439a),今权置于职韵。

本摄计切下字 24 个,反切 45 条。

本摄两韵无混用例,有一例异文:《慧苑音义》(440b)拯:之肯反(大正本),金藏(广胜寺本)、丽藏作“蒸之上声”,儒本皆作“之领反,上声”。《王三》肯,等韵;蒸登混;领,静韵,此则是蒸清混。

蒸登两韵在盛唐以前的音注材料中分用不混,与《切韵》相同。

十四、流 摄

侯一:侯 6 沟

厚一:厚 4 苟 3 口 3 走狗

候一:构 5 豆 3 鬪奏候

尤三:由 8 周 4 鳩 2 牟求留流邹

丘休尤

有三:久 4 柳 2 酉 2 九帚

宥三:救 12 富 2 就授瘦又右秀

幽韵字没有出现。本摄计切下字 36 个,反切 82 条。

尤侯有一例相混:

𢇛,摸侯反,《说文》长二丈,建于丘车,正应作“矛”字(云公 465b)。矛,《王三》莫浮反,尤韵。

还有一例疑为尤幽混,《慧苑音义》“身相休咎”条:

休,许邹反,杜注《左传》曰:休,福祿也。《广雅》曰:休,善也。休息之字,立人作木,音许尤反。(445c)

从解释看,休咎、休息的“休”字音义均不同。先看异文:前四个“休”字丽藏作休,守山阁、粤雅堂本作“𢇛”,臧镛堂本作“然”。《王三》尤韵:“休,许尤反,正,俗作加点作‘𢇛’,谬”;幽韵:“休,许彪反,美,加火失。”《干禄字书》“𢇛休:上通下正。”《广

韵》“然，香幽切，美也，福禄也，庆善也。出《玉篇》。”今本《玉篇》同。张涌泉以为“休”、“然”同为“休”之俗体，则音义同也。然以韵书及慧苑书量之，休，许尤反，义为休息；休（然、然），许彪反，义为福禄，美。据此，“休许邹反”，是幽韵读为尤韵。

十五、深 摄

侵 A：林 4 金 3 心

侵 B：今

寢 A：锦朕

寢 B：锦

沁 A：禁 5

沁 B：禁 3 鸩

缉 A：立 3 入 2 急

缉 B：立 2

本摄计切下字 11 个，反切 29 条。

《王三》侵韵系有重纽，三家音义唇牙喉音没有出现对立小韵，平声唇牙喉音 B 类与舌齿音不相系联，上去入声唇牙喉音 B 类与舌齿音可联为一类。

十六、咸 摄

覃一：含 6

感一：感 6

勘一：紺 2 暗

合一：答 3 合 3

谈一：甘 4 蓝

敢一：敢 3 揽

闾一：滥 2

盍一：盍 3

咸二：咸 2

赚二：斩 2

洽二：夹 2 洽

檻二：黥

鑑二：忤

狎二：甲 3 押 2 狎

盐 A：盐 6 占 3 廉 2 沾

盐 B：廉

琰 A：燄 3 冉

琰 B：俭 俨 险

艳 A:焰 3 艳

艳 B:验

葉 A:葉 6 猎辄涉

葉 B:猎

严三:严

业三:业 2 劫

范三:犯

梵三:剑

添四:兼嫌

栎四:念 3

怙四:协 5 颊 4

本摄计切下字 47 个,反切 105 条。

本摄各韵混用情况:

(1)覃谈:庵暗甘反(窥基 488c) 坎口揽反(慧苑 454c)

被切字《王三》读覃韵,音义读谈韵。

(2)咸衔:黠於斩反(窥基 487c)

《王三》黠,檻韵;斩,赚韵。

(3)覃咸:招苦合反(窥基 492b)

《王三》招,苦洽反,洽韵;合,合韵。

(4)覃盐:紺间验反(云公 473b)

《王三》验,艳韵;紺,古暗反,勘韵。窥基(492b)、慧苑(439a)均读古暗反。

(5)谈盐:笞赤占反(窥基 480c)

占为盐韵,笞在谈韵。

(6)严盐:炎于严反(慧苑 457a) 臈秦业、资业二反(慧苑 465c)

《王三》炎在盐韵,臈(楫)在叶韵。如依《广韵》,检居俨反(窥基 492a)、俨鱼俭反(慧苑 456c),亦属严盐混。《王三》俨在琰韵。

(7)盐添:恬田盐反(慧苑 443b)

《王三》恬属添韵,慧苑又注徒嫌反,与《王三》同。

(8)咸添:狹弦颊反(慧苑 451c)

《王三》颊，怙韵。狭，侯夹反，洽韵，云公读“音洽”，与《王三》同。

本摄内各韵，颜师古《汉书注》覃谈混，盐添衍咸混，李贤《后汉书音注》覃谈合用，咸衍合用，慧苑等三家音义，闭口八韵除凡韵外，两两之间都能扯上联系，与颜、李二家音义稍异。

以上是三家音义下字系联情况及同摄内各韵混用情形。除个别韵摄外，基本与《王三》、《广韵》分韵情况相同。下面根据混用情况，归纳韵类如下：

- | | | |
|----------|-------------|------------|
| 1. 东冬钟 | 2. 屋沃烛 | |
| 3. 江 | 4. 觉 | |
| 5. 阳唐 | 6. 药铎 | |
| 7. 支脂之微 | 8. 鱼虞 | 9. 模 |
| 10. 灰咍泰 | 11. 佳皆夬 | 12. 齐祭 |
| 13. 废 | 14. 真(諄)臻文欣 | 15. 质(术)栉物 |
| 16. 魂痕 | 17. 没 | 18. 寒(桓) |
| 19. 曷(末) | 20. 删山 | 21. 黠鎋 |
| 22. 元仙先 | 23. 月薛屑 | 24. 豪 |
| 25. 肴 | 26. 萧宵 | 27. 歌(戈) |
| 28. 麻 | 29. 庚耕 | 30. 陌麦 |
| 31. 清青 | 32. 锡昔 | 33. 登 |
| 34. 德 | 35. 蒸 | 36. 职 |
| 37. 尤侯 | 38. 幽 | 39. 侵 |
| 40. 缉 | 41. 覃谈咸衍 | 42. 合盍洽狎 |
| 43. 盐添严凡 | 44. 葉帖业乏 | |

第四节 反切所见特殊语音变化

慧苑等三家音义反切语音系统基本与《切韵》相同，这从上文的反切上下字系联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我们在上文谈到，反切系统的传承性很强，反映出来的语音变化也极其相似，它所表现的是一个存古的、典雅的读书音系统。正因为如此，音义中出现的与韵书差距较大的注音就显得弥足珍贵，它是作者方音的真实流露，虽然数量很少，而且其中一部分还可能渊源有自，但它们仍然是研究方音变化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这里说的特殊注音，是指被注字与注音字(含反切)之间，要么声调不同，或韵类跨摄相混，或不同发音部位的声类混同。下面按声韵调的顺序分别说明，并作简要分析(因通假造成的语音差异不在此例)。

一、声 母

1. 全浊声母的变异

- | | |
|---------------|---------------------|
| A. 鱗音烦*(480a) | 傳浮务反(468b) |
| 鍤扶又反(469b) | 谤捕浪反(490b) |
| B. 颇傍河反(484b) | 瑱唐见反(436b)田见反(464a) |
| 𪔐丈觀反(476c) | |
| C. 倂卑政反(490c) | 漬兹赐反(475b) |
| 尽津引反(484c) | 斫苟侯反(477a) |
| D. 嫫篇灭反(475a) | 撤除列、褚列二反(456a) |

E. 腐败：上扶雨反，朽也，与父同声，下有“败”字，应作府音或抚音，犹里名胜母，曾子不入。（485c）

全浊声母的变化计有上述五种情况（带星号者指被注字不见于《王韵》，今从《广韵》），其中 A、C 是全浊变全清，B、D 是全浊变次清，E 是全浊与全清、次清的纠葛，细言之，A 类《王三》全清，音义全浊；B 类《王三》次清，音义全浊；C 类、D 类《王三》全浊，音义分属全清、次清。

浊音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音义中这些零星的变读可以证明这一点。《切韵》时代全浊声母不送气，从音义看，全浊与全清相混的有 9 例，全浊与次清相混的有 5 例；从数量上看，与《切韵》一致：变不送气占优势，但这一类里有 4 例轻唇音，而从 E 类的解释看，轻唇奉纽的变化比较特殊，除去此类，还有 5 例，与变次清数目持平。从中唐以后的梵汉对音看，浊音送气，这种现象盛唐以前已见端倪，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关中人呼稻为讨”，说的亦是全浊变送气。《集韵》皓韵土皓切：稻，秔也。关内语。

E 类是轻重唇相互影响变化的实录。《王三》败薄迈反，並纽；腐扶雨反，奉纽。由于两字均是全浊唇音，发音时有困难，所谓“里名胜母，曾子不入”，导致前一字声母发生异化，变成同部位的清音，可以读府（非纽）或抚（敷纽），似乎非敷可以自由变读，但非敷两纽上字系联界限分明，所以我们认为非敷仍然有别，腐可读府或抚音，说明全浊读送气、不送气是自由的，也说明非敷合流在初唐已可寻其踪迹。

2. 精章两组声母的混淆

笱赤占反（480c）

毳昌芮反（477c）

骏戍闰反（464a、c）

前两字昌纽，后者书纽。《王三》毳此芮反，清纽；骏私闰反，心

纽。笱字韵书有参差：

谈韵：《王三》食（当是“仓”字）甘反又都赖反；《王二》仓甘反又徒赖反。

怙韵：《王三》丁筐反又充甘反；《王二》竹牒反。

从《王三》看，清昌相混。《王二》也有类似的现象：说：祭韵舒芮反，诱，又苏拙、俞拙二反；薛韵失热反，又翼雪反、失税反。失热反相对于苏拙反，失，书纽；苏，心纽。

《晋书·潘岳传》“青笋紫薑”何超注：“笋，戎尹反。”笋，心纽；音注书纽。

唐代以前的资料里也有相关的记录：

《拾遗记》卷六“后汉明帝”条：“帝使植于霜林园……俗谓之相陵，与霜林之声讹也。”卷九“晋惠帝”条：“常山郡献伤魂鸟……（时人）憎其名，改‘伤魂’为‘相弘’。”霜伤，书纽；相，心纽。

《齐民要术》卷十《枣》引《东方朔传》曰：武帝时，上林献枣。上以杖击未央殿槛，呼朔曰：“叱叱！先生来来，先生知此筐里何物？”朔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击槛，两木，林也；朔来来者，枣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叱叱”谐音“七七”，叱，昌纽；七，清纽。

《颜氏家训·书证篇》或问曰：“《东宫旧事》何以呼鸱尾为祠尾？”答曰：“张敞者，吴人，不甚稽古，随宜记注，逐乡俗讹谬，造作书字耳。吴人呼祠祀为鸱祀，故以祠代鸱字。”

鸱，昌纽；祠，邪纽。

精章两组混读是唐代关中方音的反映。《集韵·真韵》晨，旦也，关中语。慈（一本作葱）邻切。《王三》晨食邻反，又植邻反。这表明关中方言将船（禅）读作从（清）。

音义三条混读都出现在《云公音义》里，慧苑、窥基无此类现象，初唐时期的音义书如《汉书音义》、《后汉书音义》等也无此

类现象(唯《匡谬正俗》云“今之流俗……读尝为曾”,尝禅纽,曾从纽),这恐怕与长安方音取得通语地位的时间有关,从梵汉对音中可以得到比较具体的印象。梵文 C 组辅音在玄奘以前一直用汉语章组字对,但到不空以后却全用精组字对,中间有段混用的时间,也就是说,这种现象不是突发的,而是渐进的。早在地婆诃罗(武后时来华)译《方广大庄严经》里就有这种现象,aji-vaka 阿字婆,玄奘以迦罗迦村驮对 krakucchanda,此词《慧苑音义》(441a)云:具云迦罗鸠村驮,义净译经亦有此类现象(刘广和 1994, Coblin 1991)。另外,龟兹 kucina,《梵语杂名》作归兹,玄奘译作屈支, jaguda《西域记》译作漕矩吒。兹,漕均精系字,对译的辅音是 c、j。

《开蒙要训》注音、唐五代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都反映出这类现象。

3. 庄章知三组声母

窗齿江反(465c)

儻丈覲反(476c)

两例均出现在《云公音义》里,窗读昌纽,儻读澄纽。《王三》窗楚江反,初纽;儻初遴反(《王二》楚覲反),初纽。知庄章三组合流到宋代才彻底完成,早期应该是从个别字的混读开始的。

4. 溪晓纽

憇可蓝反(474c)

髻口辖反(487c)

两字均读溪纽。《王三》憇火谈反,晓纽。髻,《王三》吾辖反又许辖反,《王二》吾辖反,《集韵》牛辖切、丘瞎切、许辖切,均为“秃”义。依《集韵》,则不混读。唐代的音义反切里,也很少见到牙喉音相混的现象(《五经文字》有见匣混切一例,《资暇集》卷下载秦人俗呼下俚家为嘉李家,见匣混),读晓为溪,可能是来自不同的

师承,或临时改读。存疑。

5. 日纽与心纽

《云公音义》“僂佉”条云:壤(丽藏、金藏同,大正藏作壤)羊反,梵言饒佉。(474b)

按,《大般涅槃经》(大正藏北本 451c、南本 693c)正文作“蠓佉”,北本校注云:宋元明藏作僂。这是一个音译词,梵文作 śaṅkha(梵文 ś 常对汉语书纽,对心纽为例外),巴利文作 saṅkha,僂蠓,《王二》均息良反,心纽,壤,日纽,是日纽与心纽相混。《文选·木华〈海赋〉》“开合解会,灑灑湿湿”五臣注:“灑,音伤。”《广韵》灑,汝阳切,日纽;伤,书纽。与对音情形相同。

松《广韵》祥容切,《集韵》木也,关内语,思恭切。可知中唐以后关中音心邪无别,上文我们谈到浊音清化,精章无别(唐代梵汉对音中,日纽对 C 组鼻音,与汉语章系相应),综合这些语音变化现象,就不难对上述日心相混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我们曾讨论过唐代关中音有鼻冠浊塞音,理由是不空以后,以汉语明、泥、娘、日、疑五纽对译梵文 b、d、ḍ、j、g 五辅音,与此相关的一些译音资料也证明全浊辅音带有鼻音成分,日纽读为 ndz(>nz)(储泰松 1998),这是中唐以后的情形。中唐以前也有一些零星的材料能证明这一点。

《文选·景福殿赋》(何晏)“既栢比而攢集,又宏璫以丰敞”李善注:比明逸反。《王三》毗必反,並明二纽混。

《晋书·李雄载记》“任攻陷巴东”何超注:“砮,《字林》:本砮字,万廉反。”此字《切韵》系韵书均读帮纽。

《汉书·成帝纪》“五阮关”颜师古注:“阮音其远反”,群纽。《王三》虞远反:祁,秦邑。《广韵》愚袁切:“阮,五阮郡,出《史记》”,是群疑混。

从梵汉对音看，初唐译经主要是全浊声母对梵文全浊辅音，但也有例外：

《慧苑音义》：婆稚：正云末利。(435c) 阎浮檀金：具正云染部捺陀。(436c) 梵文前者作 bali，后者作 jambunada，末对 ba，染对 jam。另，毘卢遮那(vairocana)：毘字应音云无废反。(434c) 唐代 v 多对奉纽，是微奉混。

隋阍那崛多译《添品妙法莲花经》(译于开皇年间)：anade (anado) 案那厨^{拏句反}，厨澄纽，拏娘纽。

智通(陕州安邑人)译《清静观世音普贤陀罗尼品》(653年)：sujakhave 输若佉鞞，jivitakhave 你弭上跢佉鞞。若 jak，日纽；ji 你，泥纽；vi 弭，明纽。

宝思惟(迦湿弥罗人)译《不空羼索陀罗尼自在王咒经》(693年)：raja 罗攘，tathagata 怛他孽多，攘 ja，日纽，孽 gat，疑纽。

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683年)：visphota 毘音弭萨普吒，毘 vi(<bi)，並纽，弭明纽。另外，在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等人译经里，均有不少类似现象。

唐人多重《声类》、《字林》，《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字林》音伸为辛”，“《声类》以系音羿”。伸为书纽，辛为心纽，读伸为辛，是书心混；系匣纽，羿疑纽，系羿同音，是匣疑混。这两种音变现象与上文所说一致。

二、韵 母

1. 止摄与蟹摄

有 1 例，出现于《窥基音义》中：灑，所买反。《通俗文》：以水掩尘曰灑……《切韵》灑，扫也，落也(488b)。读蟹韵，《王三》所

绮反,纸韵。

从诗文用韵看,止蟹两摄相混始于盛唐以后。《集韵·哈韵》“颐:颌也,关中语”,曳来切。“颐”本之韵字,读为哈韵,是之哈混,这种现象初唐关中音里已发其端。《匡谬正俗》卷七“𦵏”字条云:“或问曰:今俗重沓布物一次两次谓之一曳两曳,何也?答曰:许氏《说文解字》云:𦵏,重次第物也。《字林》音弋鼓反。此则与今所道相当。俗音讹舛,故转为曳,亦犹轻易之易,鄙俗或为曳音。究其根本,当言一𦵏两𦵏。今语亦有此作俗音者”。《王三》𦵏羊至反,易以鼓反,曳余制反,则寘至与祭混。《慧苑音义》云:阿逸多(ajita),正云阿制多(444b)。制是祭韵字,对 i,与止摄同。

2. 遇摄与流摄

两摄相混有 6 例:

阜浮务反(云公 471a)、房僂反(窥基 489a)

矛莫胡反(慧苑 456b) 某莫补反(窥基 488c)

剖潘补反(慧苑 455a) 斡苟侯反(云公 477a)

阜、矛《王三》尤韵,音义阜虞韵,矛模韵;某、剖《王三》侯韵,音义模韵;斡,《王三》虞韵,《音义》侯韵。唐宋间遇流二摄的参差主要是尤韵唇音字变虞韵,上述各被切字只有“阜”符合这种演变。矛《王三》莫浮反,三等尤韵,音义读一等模韵,与屋韵“牧”字相同,这也是它没有变成轻唇的原因。

隋唐时期遇流二摄主元音发生转移,流摄由 u 变 o,遇摄由 o 变 u,这种转移是逐渐完成的,所以两摄间读音出现参差不可避免(隋唐时期韵书尤虞两韵有又读,即是明证。详李荣 1985)。窥基注“某”又音莫厚反,慧苑读阜扶九反(445b、454c),其译音也是两摄混对 u、o:

kokila 俱枳罗 śūra 输罗 rāhu 罗睺或罗虎那

dhuta 头陀, 正云杜多 kanakamuni 迦那牟尼

upanīṣadam 优波尼沙陀, 正云坞波尼杀曇

俱输杜坞虎, 遇摄字; 睺牟, 流摄字。

3. 佳麻二韵

两韵相混有 2 例:

攄勅加反(窥基 483b) 差初加反(云公 477b)

被切字《王三》佳韵, 音义麻韵。诗文用韵表明, 佳韵部分字读同麻韵, 在唐代是普遍现象, 《王二》佳麻相次也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4. 去声韵与入声韵(斜线前后分别为《王三》及音义反切)

弊: 毗祭反, 並祭/毗祭反亦为篇列反, 滂薛(窥基 490b)

曳: 余制反, 喻四祭/延结反, 喻四屑(窥基 487a)

涕: 丁计切, 端霁/丁计反(窥基 489a)、丁历反, 端锡(云公 474b)

出: 尺類反、尺律反, 昌至、质/昌遂反, 《切韵》亦赤律反(窥基 488b)

秘: 鄙媚反, 帮至/蒲结反, 並屑(慧苑 434a)

以上 5 个被注字, 《王三》属祭霁至韵, 音义读薛屑锡韵, “出”字窥基明确说《切韵》又音赤律反, 表明其方音里只有一读。这种混读, 与《切韵·序》所言“秦陇则去声为入”如合符契, 即关中地区将收 -i 尾的去声字念成收 -d 尾(俞敏 1991), 唯锡韵收舌根音尾, 与 -d 尾说不合, 但《王二》德韵次于讖韵与褐韵之间, 两类韵尾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接近的。

《玄应音义》卷一八“狡狴: 下古快反, 《通俗文》小儿戏谓之

狡狴，今关中言狡刮，讹也。”同卷“蜂蛰：丑芥反，毒虫也，山东呼为蝎；陕以西呼为蛰蜊，音土曷、力曷反。”

《王三》狴，古迈反；刮，古顛反，鎋韵；蛰，丑芥反，夬韵；关中读去声韵为入声。

《匡谬正俗》卷八：斃者，仆也，音与弊同；殢斃者，屈伸欲死之貌，音臂锡，字义既别，音亦不同。今关中俗呼斃皆作臂音，遂无为弊读者，相与不悟。

《王三》斃弊，毗祭反，祭韵；臂扶历反，锡韵，《王二》蒲历反，锡韵，祭锡混。

《集韵》也记载了类似现象：

泪：关中谓目汁曰泪，劣戍切，术韵；《王三》力遂反，至韵。《汉书·西域传·鄯善》“胡桐”颜注：“胡桐亦似桐……俗名为胡桐泪，言似眼泪也……流俗语讹，呼泪为律。”

賴：关中谓羸弱为顛賴，昨律切，术韵；《王三》疾醉反，至韵。慧苑(440c)、窥基(488b)读悴疾醉反，賴与悴同。

蝥：关中谓蛇蛰毒曰蝥，或书作蚘，敌德切，德韵；本作他代切，代韵。

四：关中谓四数为四，息七切，质韵；《王三》息利反，至韵。

《匡谬正俗》卷六：今俗监检田亩知其所获，总计大数谓之埽田，而官文书乃作耒字……故谓之率，而率字有律音，俗语讹替，因谓之埽耳，字当作率，音宜为律力笔反。

《王三》埽力憊反，薛韵；耒力軌反、卢猥反，旨、贿韵；率所類反、师出反，至、质(术)韵；律吕卹反，质(术)韵。埽(率)写成耒，也是去入相混。

另外，《窥基音义》的某些注音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𦑔：《玉篇》衣部古来反，戒也。相传从衣戒，孤得反(486a)。𦑔：相传在诣反……又为截音(486c)。𦑔，《王三》在哈

韵，𪚩《王二》霁韵，但𪚩相传读德韵，𪚩相传读屑韵，当是作者方音的真实记录。哈韵为平声，关中方音平声似去（详下），偶一相混难免。

5. 齐韵与先韵

两韵均四等，有 1 例相混：

漱口澡手……在身曰浴，在足曰洗，洗音跣（云公 463c）。《王三》洗先礼反；又苏典反：“姑洗，律名”；《王二》先礼反云：浴。从释义看，云公当是将荠韵读成铣韵。《匡谬正俗》“西”字条云：“今俗呼东西之西有先音。”西，齐韵；先，先韵。《窥基音义》“匾匾”条云：“今俗呼广薄为匾匾，关中呼云俾遽，俾补迷反。”（491c）匾，《王三》铣韵，匾，透齐；关中读匾为齐韵音，读匾为定纽霁韵，浊音送气，平声似去。

6. 缉韵与业韵

相混 1 例，以业切缉：

𪚩（楫）：秦业、资业二反（慧苑 455c），《王三》紫葉反，秦入反，秦业反与秦入反相当。

三、声 调

1. 浊上变去

A. 膳音善（云公 464c）

禅音善（慧苑 433c）

讽风奉反（云公 474a）

B. 殄徒见反（云公 465c）

奉房用反（云公 466c）

怙胡故反（慧苑 438b）

解谐卖反（云公 464a）

愤夫问反(慧苑 438c)

恨侯良反(云公 476c)

荡徒浪反(云公 479c)

A类被注字是去声,注音字是全浊上声;B类被注字是全浊上声,音义读全浊去声,均是所谓的全浊上声变去声,但这只是零星字的改读,因为大部分浊上字音义仍然读上声,它还只是浊上变去的先河。上述混切,大部分出现在《云公音义》里,而且个别字还有上去两读,怙胡古反(慧苑 451b),殄唐显反(慧苑 435b),讽风奉反(云公 474a)、方凤反(慧苑 440a)、风凤反(窥基 489b),可以看出,此种音变初唐很少,盛唐才渐渐多了起来。

《匡谬正俗》卷七:“反扶万反,今关中俗呼回还之反亦有此音。”《王三》反(返)府远反,上声。卷八:“年寿之字,北人读作受音,南人则作授音……两音并通。”《王三》寿有上去二读,受上声,授去声。同卷“迴远之迴,今俗读之音户鑿反。”迴本匣纽迴韵,上声,俗读去声。颜氏记载的这种现象,与上文所述相合。

2. 平声与去声

(1)天雨曼陀罗花:于矩反亦有为芋音(483a)/雨大法雨:二皆宇音,初或竽音(窥基 484b)/无上法雨:雨上声呼/雨汝身田:雨去声呼(云公 466a)。“雨”作名词读上声,作动词读去声。芋,去声,竽,平声。是平去相混。

(2)毆於奚反(窥基 488a):毆《王三》读去声。

(3)三跳:他吊反……又音徒彫反,非今所取也(云公 468c)。跳《广韵》徒聊切。

(4)怨嫌:上於愿反……其怨字无於袁反(窥基 4490c)。当时“怨”字可能读平声。

平去两调相切,大概是调型接近,《切韵序》云:“梁益则平声似去。”历史上梁、益与关中关系密切,同属秦地,平去相似现象

有可能是从秦地波及梁、益，在唐代又进入通语。

《匡谬正俗》“央”字条：“今关中俗呼二更三更为夜央夜半……按俗语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与渠同。”（卷一）渠，鱼韵；遽，御韵。“谊义”条：“谊议二字今人读为宜音。”（卷六）谊议，去声，宜，平声。“两量”条：“今人呼履舄屨屨之属一具为一量……字当作两……今俗音讹，往往呼为车若干量。”（卷七）两去声，量平声。《王二》漾韵：屨：履屨双曰屨，俗“量”误。

《资暇集》“戏源驿”条：“京兆昭应县东有戏源驿……《汉书》陈涉将周章西入关，至戏……小颜云：今有戏源驿，音平声，人所知也，何为举世皆以去声呼此驿号？”（卷上）戏，《王三》羲义反，真韵，无平声读。“非麻胡”条：“俗怖婴儿曰：麻胡来。……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曰：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卷下）胡平声，祜上声匣纽，无又音，当属浊上变去。

唐代佛教译事甚盛，译主常言前代佛教术语（即音译名词）的翻译“讹也”，遂群起而新译，其改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前代的平声字替换成去声字，或因韵母关系替换成入声字。先看玄奘《大唐西域记》：

素怛缆 sūtra：旧曰修多罗，讹也。（卷三九）

赡部 jambudvīpa：旧曰阎浮提，讹也；殑^{巨胜反}伽 gaṅgā：旧曰恒河，又曰恒伽，讹也；信度 sindhu：旧曰辛头，讹也。（卷一）

阿素洛 asura：旧曰阿修罗，又曰阿须罗，皆讹也。（卷九）

以上为去声替换平声，亦有平声替换去声例：

殊底色迦：旧曰树提伽，讹也。（卷九）殊，平声；树，去声。

再看三家音义：

阿修罗 asura：或云阿素罗……案梵本中阿修罗是多声呼之，阿素洛是少声呼之，然皆同一称谓也。按，多声是复数，即

asurā, 少声指单数。

迦楼罗 garuḍa, 或曰揭路荼。

毗楼博叉 virūpaksha: 具云髀路波呵迄叉(以上慧苑 435a)

乾闥波 gandarva: 健达缚(义净作健达婆);

阿修罗: 阿素落; 佉罗骞馱: 骞为去音;

毗摩质多罗 vemaçitra: 吠摩质怛利;

韦提希 videhī: 吠提咽;

阿閼世 ajātaśatru: 阿社多设咄路(玄奘作阿閼多设咄路, 见《西域记》卷九)(以上窥基 483a)

婆私吒 vaṣiṭa (?): (吒)竹家反(474b), 窥基译 akanisṭha 作阿迦拏瑟吒, (吒)竹嫁反(483b); 婆师 baṣi (呗), 婆音蒲贺反(485b)。

究罗 kukuḍa (?): 九求反, 此鸡声也。鸬鸕吒, 此云鸡也。(476c, 以上云公)究《王三》去声。

一般来说, 译音中梵文长元音对平声字, 短元音对仄声字, 上述相混用例多与元音长短无关。

3. 上声与平声、去声

A. 𪔐力宇反(472c) 𪔐力主反(云公 479c)

卷奇圆反(468b) 捲巨员反(云公 479b)

磨莫可反(窥基 489b)

B. 𪔐无羽反(436b) 𪔐居恹反(456a)

𪔐虚鞅反(456a) 𪔐古横反(慧苑 438c)

尚常两反(窥基 487c)

𪔐慈井反(云公 475b) 𪔐於𪔐反(436a)

𪔐市𪔐反(450c) 𪔐七𪔐反(云公 438a)

A 类是平声与上声混切, 音义上声, 《王三》平声(卷、捲平声, 《王

三》上声),B类是上声与去声混切,音义上声,《王三》去声(犷字反之)。

上声与平去混切,并不是三类声调调型、调值的相混,而是不同方言的读音习惯差异造成的。这种差异,从共时的角度说,有南北之异;从历时角度说,则有古今之别。这些字,可能北方读上声,南方读平声,也可能古代读上声,当代读去声,反之亦然。正如顾齐之序《慧琳音义》所云:“音虽南北,义无差别。秦人去声似上,吴人上声似去。”其源头,有可能是南北朝时期的四声别义。

平上二声的某些字,北方多读上声,南方多读平声,今为上,古为平:

《匡谬正俗》卷六:“俗谓何物为底丁儿反……此本言何等物,其后遂省,但言直云何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转音丁儿反……今吴越之人呼齐等皆为丁儿反。”卷八:“愈,胜也,故病差者言愈……而江南近俗读愈皆变为踰,关内学者递相放习,亦为难解。”《王三》愈、底皆上声,踰,平声。

也有相反的情况:

《窥基音义》:唯弋谁反,又借音以水反(484c)。《王三》以佳、以水二反,《经典释文》徐(邈)以水反。

兕许容反,《玉篇》盱鞏反,今从初(490c)。《王二》、《王三》许容反,《经典释文》凶勇反。

另外,《资暇集》卷下载秦人俗呼下俚家为嘉李家,《国史补》载关中地名下马陵,后人讹为蝦蟆陵,也是将上声字读成平声字。窥基注荷何可反,又胡歌反(489a),殍其矜反又取上声(483c),则是平上可变读。

上去二声部分字,北方多读上声,南方多读去声,今为上,古为去:

尚,常两反,《玉篇》时亮反(487c),但障“《玉篇》之尚、之杨二反”(486b)。《王三》“尚”无上声。

掬,居韵、居恧二反(456a),《经典释文》君运反,《王三》居运反,均无上声音。

羿,慈井反(475b),上声,《经典释文》在性反,去声。《王三》疾政反,去声。

所使:所里、所吏二反,今从初(窥基 488a),《王三》有两音,义同。

相反的情形也有,如:

怒,奴故反(云公 468b),去声,《王三》奴古反,上声。《匡谬正俗》卷七“怒”字条云:“怒音弩。怒字古有二音……今山东、河北人读书但知怒有去声,不言本有二读。”所说与音义相合。《三水小牒》卷上:“汝之鲁山县二十里曰鲁山,民讹曰路山。”河南人读上声为去声。

四、同音反切

指同一个被注字,音义同时注出两个读音,而这两个读音的音韵地位是相同的:

- | | |
|--------------------|-----------------|
| 咀慈吕、情吕二反(486c) | 穰苦外、糠外二反(467c) |
| 腴蒲忍、扶忍二反(454b) | 牧亡福、莫六二反(450c) |
| 吹出为反、尺为反(484b) | 打吴音顶,又都挺反(484a) |
| 窠《玉篇》於瓜、乌瓜二反(491c) | |
| 癯当赖反,关中多音带(471b) | |

在注释者看来,这些同音反切应该是音有不同,这从音义中可以看出:撤除列、褚列二反(456a),《王三》仅除列反一读,衄女六、如育二反(446c),《王三》无女六反,炷之遇、之庾二反

(456b),《王三》无去声音,漂匹消反、芳妙反(492a),《王三》同。从反切用字来看,多为上字不同,但又无法用重纽来解释,因为上述八个被注字只有腩属于重纽韵(真韵)。

为了便于讨论,先将《王三》中这几个字的注音抄录如下:

咀慈吕反 檣苦会反 腩毗忍反

牧莫六反 窠乌瓜反

顶丁挺反

吹尺伪反又尺为反(真韵) 打德冷反又都行反(梗韵),丁挺反(迥韵)

我们发现,音义所注必有一个与《王三》相同,或部分相同,可见,音义在“准书定音”的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带出了方音。

《王二》泰韵苦会反:“檣,粗糖(当是糠字)。秦音苦活反。”这就是上文谈到的“去声为入”,糠外反或许记录的就是秦音苦活反。吹有平去二读,牧在上文已谈到,可能由三等变成了一等,咀、腩是全浊声母,或许关中方音变清,这样,这些同音反切都可以解释清楚。打、窠涉及《玉篇》和吴音,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不赘。

唐五代关中文人的 诗文用韵系统

本章主要讨论关中文人用韵的部类及其分合关系与理据。

第一节 关中文人里籍及入韵作品数据统计

文人里籍的确定向来被认为是个难题,本文根据周祖谟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以下简称《大辞典》)、陈尚君《唐代诗人占籍考》(以下简称《占籍考》)综合考量,得关中文人 301 位,韵文 4866 篇,7966 个韵段。其中文 455 篇,2856 个韵段;词 83 首,151 个韵段;古体诗 1471 首,2084 个韵段;近体诗 2875 首。

关于文人里籍,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有些文人籍贯有不同的说法,如杜光庭,《大辞典》(陈尚君撰)云:“京兆杜陵人,寓居处州缙云。”而《占籍考》将其径列于“处州”,论文依《大辞典》说。戎昱,《占籍考》定其为长安人,《大辞典》云:“荆州人,郡望扶风。”《全唐诗》云“荆南人”。其《长安秋夕》(一作《中秋感怀》)云:“昨宵一窗梦,梦入荆南道。远客归去来,在家贫亦好。”《罗江客舍》:“近来乡国梦,夜夜到长安。”

似乎长安、荆南均有根据，今依《大辞典》。杨发，《大辞典》云冯翊人，随父寓居苏州；杨凝式，《大辞典》云冯翊人，《旧五代史》谓为华州人，自号“关西老农”，《占籍考》皆归入苏州。今收其韵文计4篇，诗则弃之，以求其详。

第二，有的文人里籍不属关中，但其青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关中地区，如元稹、徐坚、徐惠、上官婉儿、李德裕等人。今酌收元稹韵文以备考（《大辞典》：元稹，世居京兆万年，八岁丧父，依凤翔舅族。《占籍考》判为洛阳）。

第三，《大辞典》、《占籍考》均不载者，则依《全唐文》前附小传及相关记载，如其为关中人者，则皆收入。如《唐文拾遗》卷二五收西门元佐《唐故朝议郎西门大夫墓志铭》云：“公讳珍，京兆云阳人……遂于长安县龙首原西距阿城东建茔域。”小传云，元佐“为西门大夫从侄”，据此则定西门元佐为京兆云阳人；韦虚心，据孙逖《东都留守韦虚心神道碑》，定为京兆杜陵人；韦缜，据其撰《大唐华州下邽县丞京兆韦公夫人墓志铭》（《拾遗》卷二三）云，夫人“终于长安亲仁里之私第……返葬（万年）洪固乡韦之旧壙，祔皇姑也。……有子五人，曰缜、曰洁、曰系、曰纾……”。则夫人为缜母，缜为京兆人无疑。《大辞典》云韦纾为京兆万年人，据此，再定其为万年人。魏瓘赞《大唐故宣州司功参军魏府君墓志铭》（《拾遗》卷二五）：“大人讳邈，字仲方，其先巨鹿人，寄居于京兆府咸阳县，积代矣……此赞父之德则为宠亲，而内举不避，且旌善人。”则瓘赞为咸阳县人。

第四，有唐一代，皇帝诗文皆收入，宗室除确知其非生于关中者外，皆目之为关中人。

第五，白居易为下邽人，诗文宏富，今人对其研究较多。除第四章谈失律现象用其近体诗材料外，韵部分析罗列的数据概不包含白香山诗，引白诗押韵材料皆据赵锐 1980、刘根辉 1999。

下面,我们列表说明韵段数超过 10 个的关中文人的生卒年、里籍、韵文篇数及韵段数。为方便起见,“韵文篇数及韵段数”栏,以 ABCD 分别代表古体诗、近体诗、词、文,字母后的两个数字分别指篇数及韵段数,并以冒号隔开,如仅列一个数字,则指韵段数与篇数相同。如 A2:10 表示古体诗 2 首共 10 个韵段,A3 表示古体诗 3 首共 3 个韵段,“总计”指 ABCD 四项之和。人物排列顺序大抵据生卒年,生卒年不详者则依其行迹附于相关人物之后。唐皇帝宗室不标里籍,栏内以△号明之。带星号者表示里籍有异说。地名以《新唐书·地理志》开元十五年道州县名为准。

关中文人里籍与韵文情况表

姓 名	生卒年	里籍	韵文篇数及韵段数			总计
颜师古	581—645	京兆万年	A1		D3:25	4:26
孙思邈	581?—682	京兆华原	A5:10			5:10
令孤德棻	583—666	京兆华原	A1		D1:10	2:11
杨师道	?—647	华州华阴	A5	B19	D1:2	25:26
李大亮	?	京兆泾阳			D1:10	1:10
袁 朗	?	京兆长安	A4:13			4:13
李 播	?	岐州雍县		B1	D1:46	2:47
李世民	599—649	△	A67:76	B40	D9:54	116:170
徐 惠	627—650	同州冯翊*	A5		D1:5	6:10
于志宁	588—665	京兆高陵	A2		D6:35	8:37
李 治	628—683	△	A10:12		D8:57	18:69
窥 基	632—682	京兆长安	A1:12			1:12
乔知之	?—690	同州冯翊	A13:46	B5		18:51
道 世	?	京兆长安	A62:64			62:64
韦元旦	?	京兆万年	A2	B10		12
杨 炯	650—693	华州华阴	A4:13	B30	D38:305	72:348
韦承庆	640—706	京兆杜陵*		B7	D2:19	9:26
富嘉谟	?—706	京兆武功	A2:9		D1:15	3:24
李 適	663—711	京兆万年	A4	B14		18
李迥秀	?—712	京兆泾阳	A3	B1	D1:6	5:10
苏 颋	670—727	京兆武功	A18:27	B83	C2 D30:166	133:278
徐 坚	?—729	同州冯翊*	A4:6	B5		9:11
韩 休	673—739	京兆长安	A2	B2	D5:39	9:43

续上表

李 瑾	？—747	△	B1	D1:15	2:16
李隆基	685—762	△	A18:38 B72 C1	D19:60	110:171
王昌龄	？—756	京兆万年	A85:94 B105	D3:28	193:227
苏源明	？—764	京兆武功	A2:10		2:10
严 武	726—765	华州华阴	A2:6 B5		7:11
元 载	？—777	岐州岐山	B1	D4:24	5:25
吴 筠	？—778	华州华阴	A126:127 B1		127:128
窦叔向	？—779	京兆金城	B11		11
崔祐甫	721—780	京兆长安		D5:44	5:44
杨 炎	721—781	岐州雍县	A2:3	D11:44	13:47
颜真卿	709—784	京兆长安	A14:20 B1	D36:88	51:109
常 衮	729—783	京兆府	A1 B11	D18:86	30:98
于 邵	716？—796	京兆万年	A5	D12:38	17:43
杨 谏	？	华州华阴	A1 B1	D6:38	8:40
牛上士	？	京兆泾阳		D2:18	2:18
裴 迪	？	关 中	A20 B8		28
赵 昂	？	同州郃阳	A1	D3:13	4:14
韦 肇	？	京兆万年		D6:42	6:42
韦应物	737？—？	京兆万年	A470:612 B97 C4:8	D1:14	572:731
窦 晁	？	京兆始平		D2:213	2:213
韦渠牟	749—801	京兆万年	B21	D1:9	22:30
令狐峘	？—805	京兆华原	A1 B1	D1:8	3:10
李 适	742—805	△	A14 B3	D6:52	23:69
许孟容	743—818	京兆长安	A3:6	D2:16	5:22
李 约	？	△	A1 B9	D1:3	11:13
刘 商	？	京兆长安	A31:62 B85		116:147
杨 衡	？	岐州雍县	A39:43 B19		58:62
窦 常	747—825	京兆金城	A1 B25		26
窦 牟	？—822	京兆金城	B21		21
窦 群	765—814	京兆金城	A10 B13		23
窦 庠	766？—828	京兆金城	A3:18 B18		21:36
窦 巩	771—830	京兆金城	B39		39
李夷亮	？	△		D2:11	2:11
李 程	766—842	△	B5	D26:187	31:192
李直方	？	△		D1:14	1:14

续上表

韦执中	？	京兆万年	B1		D2:14	3:15
元 稹	779—831	京兆万年*			D29:94	29:94
柳公绰	768—832	京兆华原	B4		D1:11	5:15
韦处厚	773—829	京兆万年	A1	B12	D1:6	14:19
令狐楚	766—837	京兆华原	A2	B62 C1	D7:55	72:120
白敏中	776—826	华州下邽	B3		D2:16	5:19
杨 发	？	同州冯翊*			D3:24	3:24
李 廓	？	△	A3:11	B16		19:27
李宗闵	？	△			D4:35	4:35
薛 涛	？—832	京兆长安	A8	B85		93
李 郢	？	京兆长安	A4:14	B104		108:118
韦 岫	？	京兆万年			D2:16	2:16
于武陵	？	京兆万年	B53			53
白行简	792—861	华州下邽	A2	B7	D19:192	28:201
杜 牧	803—853	京兆万年	A37:46	B502 C1	D19:77	559:626
于 漬	？	京兆长安	A45:50		D1	46:51
李 庾	？—874	△			D1:137	1:137
韦 蟾	？	京兆万年	A2	B9		11
刘 象	832—？	京兆府	B10			10
元 安	835—899	岐州麟游	A5:12			5:12
韦 庄	836？—910	京兆万年	A14:79	B310 C55:108		379:497
鱼玄机	844—868	京兆长安	B50			50
秦韬玉	？	同州郃阳	A4:10	B34		38:44
李 洞	？	京兆长安	A2	B166		168
韩 偓	842—914？	京兆万年	A39:42	B293 C13:14	D2:10	347:359
杜光庭	850—933	京兆杜陵	A128:190	B51	D2:3	181:244
王 徽	？—890	京兆杜陵			D1:19	1:19
李 晔	867—904	△	C4:13			4:13
杨凝式	873—954	同州冯翊*			D1:10	1:10
李 瀚	？—962	京兆万年	A1:75	B1		2:76
刘 兼	？	京兆长安	B8			282

第二节 韵文体裁的鉴定与押韵韵例(韵段)

一、韵文的类别

文人的入韵作品有诗(词)、文两类。诗又有古体、近体之别;文又细分为赋、赞、铭、箴、颂、偈等,其中赋又可分为律赋与非律赋两类。归纳韵部时,我们按古体诗、近体诗、词、文、律赋五类来统计数据。

文指除律赋以外的所有入韵散文;律赋即试赋,又称甲赋,是一种格律赋。本文仿律诗之名,称之为律赋。唐代科举考试,名目繁多,但最为人看重的是明经科与进士科。进士科本来仅试时务策,后来加试诗赋。高宗《严考试明经进士诏》:“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以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即为常式。”《唐摭言》卷一“试杂文”条云:“后至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刘思元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据此,真正的试赋开始于神龙元年(705),但是否限韵则不详。吴曾《能改斋漫录》云:“赋家者流,由汉晋历隋唐之初,专以取士,止命以题,初无定韵。至开元二年,王邱员外知贡举,试《旗赋》,始有八字韵脚。”则试限韵之律赋,始自开元二年(714)。因此,我们将《全唐文》赋题下所标之“以……为韵”者皆视为律赋,有些赋题不见于徐松《登科记考》,当为文人练习之作,如同律诗多不是试帖诗一样。

诗有两类,本书严格区分古近体,但区分古近体之标准,既

有时代差异,亦有个人差异。我们以平仄格式为主要标准,合则视为近体,异则视为古体,具体分析详第五章。

二、韵例的确定

中古诗文押韵体例,今人已谈得很多。一些押韵韵例具有普遍现象,如诗的偶句入韵(包括两句一韵和四句一韵)、句句韵、奇句韵等,在关中文人作品里均很常见。考察实际押韵情况,我们可以确立一些划分韵段的原则:

1. 衬句。文的押韵常有一些形式标志,最常见者为衬句,如“呜呼哀哉”、“系曰”之类。其出现有两种情况:一是每一个韵段末尾均用之,如杨炯《祭汾阳公文》;一是在其中两个或几个韵段之间出现,如杨炯《为梓州官属祭鄆县文》、崔祐甫《代宗睿文皇帝哀册文》。可以说,凡是有衬句的地方,即是上一韵段的结束、下一韵段的开始。

2. 律赋均限韵,而且诗题给出的限韵之字必入韵,据此可定其韵段,如韦岫《土赋》下注“以中方正色繁育生类为韵”,则此赋有八韵段,韵字必含“中方正色繁育生类”八字。

3. 碑铭铭文,偶见作者自分韵段,以“其一、其二……”表示,如杨炯《唐同州长史宇文公神道碑》从“其一”标至“其八”,则此铭文分八个韵段。

4. 碑铭铭文亦有不入韵者,如杜牧《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志铭》铭文云:“淑其性,生无位,死无子,孰识其端。”

5. 唐文中还有两种押韵形式较特殊:一是每一韵段后缀一感叹句,而这些感叹句又可单独归为一个韵段,如颜真卿《鲜于公神道碑铭》(卷343:1541b)叶“休周繇/阳/历奕绩/襄/龄丁宁/疆/……”,“阳襄疆”等为一韵段,它如《赠太保郭公庙碑铭》

(卷 339:1521a),玄宗《鹤鹄颂》(诗 3:42,文 20:97b—c)等。亦有反者:此感叹句与其上文为同一韵段,如于邵《降诞颂》(卷 422:1910a)。差异在于前者为句句韵;后者为偶句韵,但首句入韵。二是感叹句与第一韵段同韵部,如颜真卿《曹州司法参军殷君墓碣铭》(卷 344:1547b)叶“昆门/存/美已/尊/长扬/敦/寔命/孙/崑隈/原/止子/魂”,“存尊敦孙原魂”为元魂韵字,与“昆门”同部,可视之为抱韵;当然也可以把这些韵字单独视为一韵段,论文取前者。

6. 同一篇诗文有多个韵段者,以诗义、韵部、前后韵段体式为原则划分。杜牧《池州送孟迟先辈》共四个韵段,一三四韵段皆隔句韵,第二韵段为“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我欲东召龙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莱顶上斡海水,水尽到底看海空”。依前后韵段考量,“柄”字似入韵,但“我欲”四句一气呵成,为“我欲”之内容,据此,则“柄”以不入韵为宜。

7. 多韵段诗文首句是否入韵,多有其一致性,或均入韵,或均不入韵。韦庄《秦妇吟》共 42 韵段,第十韵段为家麻部,首字为“画”;本诗其余 41 韵段首字均入韵,则“画”字必入韵。杨炯《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15 韵段,首字皆入韵,第八韵段首字为“尊”,余为东钟部字,则“尊”亦当入韵,为真文、东钟合押。

第三节 关中文人的押韵部类

诗有古、近体之别,文有律(赋)与非律之分,律诗、律赋所用韵,即所谓的官韵,从唐诗用韵行为来看,它基本上与《广韵》独用、同用规定相同,尤其是律赋用韵,除极个别例外,更是几无二

致。从这个角度来说,律诗、律赋的用韵不一定真正反映实际语音面貌,正如李商隐《漫成章》诗云:“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少,今日唯观属对能。”能反映实际语音面貌的是古体诗与律赋之外的韵文。但中唐以后的近体诗,亦有不少出韵现象,颇似古体诗用韵。因此,在整理韵部时,我们不单独为近体诗、律赋归纳韵部,但操作时严格区分古体与近体、韵文与律赋。

唐代韵文用韵系统,居思信(1993)据唐代 60 位诗人的全部古体诗用韵分为 31 部:舒声 22 部、入声 9 部;周祖谟(1993)据唐代韵书、字书、音义书、诗文用韵(盛唐以后)、汉藏对音等材料,将北方语音定为 23 部:舒声 15 部、入声 8 部;陈海波(1998)定五代诗韵为 24 部:舒声 17 部、入声 7 部;刘根辉(1999)归纳中唐诗歌韵部为 26 部:舒声 17 部、入声 9 部;金恩柱通过分析唐代铭文用韵,定初唐韵部为 25 部(舒 17、入 8)、盛唐 28 部(舒 18、入 10)、中唐 21 部(舒 14、入 7)、晚唐 20 部(舒 13、入 7)。上述各家,由于有时代、地域的差异,及对合韵的处理方法有别,故分部多寡不一。我们根据唐代关中诗文用韵的具体情况,将关中文人用韵系统分为 28 部:阴声 8 部:歌戈、家麻、鱼模、尤侯、支微、萧豪、哈佳、齐祭;阳声 10 部:侵寻、覃谈、盐咸、东钟、江双、阳唐、庚青、蒸登、真文、寒先;入声 10 部:屋烛、药铎、觉岳、质物、曷屑、陌昔、职德、缉立、合盍、叶帖。这个分部系统,基本上是以中唐文士的用韵为标准,因为中唐时期的关中文人较多,作品也较多,而唐代音系经过盛唐时期的变化之后,到中唐逐渐趋于稳定(相对而言)。

下面我们讨论关中文人用韵 28 部系统的分部依据及详细押韵情形。为了提供古体与近体、律赋与非律赋之间的用韵差异情况,我们在统计各部的押韵数据时,将其分开计算。表中

“其它”栏指该部与它部合押数，具体情况见第五节。每部下一般只举两例，诗文各一。引例先列作者、体裁（文只标律赋）、篇名、页码，所标页码指所举韵段（而非诗题或文题）在《全唐诗》（中华书局，1985）、《全唐文》（附拾遗、续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中的页码，abc 分别指《全唐文》的上中下三栏，如出自《全唐诗补编》（陈尚君编，中华书局，1992），则于数字前缀一“补”字。标题过长者则酌取前后数字。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采用张锡厚《敦煌赋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本，该赋后所标页码即为张书页码。文中各表内韵目均举平以赅上去。一些不常见的特殊韵字，则于每部之末讨论之。

一、阴声韵

1. 歌戈部

本部包含《广韵》歌、戈两韵系，共 144 个韵段。《广韵》规定歌戈同用。

歌戈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歌	12	15	2	10	1	40
戈	1	1				2
歌戈	19	50	1	16	6	92
其它	8	1		2		11
总计	40	67	3	28	7	145

韩偓七古《春阴独酌》7790：和歌多何。

苏颋《惠文太子哀册文》1158b：何多和阿他。

奈，《广韵》泰韵奴带切，如也，遇也，那也；又箇韵奴箇切，奈何。令狐楚五古《八月十七日夜书怀》3744 叶“过破卧奈和”（此

后篇名之后即为韵字,不再写“叶”),原句作“佳期信难得,永夕无可奈”。音义与“奴箇切”合。

麼:《广韵》果韵亡果切,么麼,细小;《集韵》又戈韵眉波切,细小曰麼。《玉泉子》:“裴勋质么麼,而性尤率易。”正是此意。唐代关中文人入韵两次:刘兼七律《登郡楼书怀》8700:歌波何多麼,原句作“北山更有移文者,白首无尘归去麼”。韦庄七律《寄禅月大师》补 1537:和多过何麼,原句作“万事不如碁一局,雨堂闲夜许来麼”。“麼”均不表“细小”义,而是句末语气词。

2. 家麻部

本部包含《广韵》麻韵系,共有 212 个韵段,《广韵》规定麻独用。

家麻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麻	29	94	7	34	23	187
其它	4	19		2		25
总计	33	113	7	36	23	212

窦巩五律《早秋江行》3048:花斜家鸦。

韦虚心《北岳府君碑》1211a:雅也洒。

涯,《广韵》五佳切又鱼羈切,《集韵》另增牛加切,义同。关中文人入韵 21 次,3 次押支微部,见于中唐以前;18 次押麻韵,只见于中唐以后,如杜牧七律《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5987:斜家花涯賒,原句作“幽处田园我有涯”。

“爷”不见于《广韵》、《集韵》。宋本《玉篇》以遮切,“俗为父爷字”。关中诗人入韵一次,押家麻部:杜牧七律《别家》5996:爷叉家,原句作“初岁娇儿未识爷,别爷不拜手吒叉”。依诗义,呼父为爷。

3. 鱼模部

本部包括《广韵》鱼虞模三韵系,《广韵》规定鱼独用,虞模同用,共有 572 个韵段。

鱼模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模	25	3	2	33	9	72
鱼	48	64		44	14	170
虞	11	7		15	3	36
鱼模	32	31	1	73	27	164
鱼虞模	25	6	5	21		57
鱼虞	30	4	4	12		50
其它	4		1	17	1	23
总计	175	115	13	215	54	572

从表上看,近体诗、律赋不守功令者 15 例,都出现于玄宗以后,古体诗与文三韵合用始见于唐初的颜师古,但大量出现也是在盛唐以后,初唐关中地区鱼与虞模当有别。

韩偓五律《送贺秘监归会稽》补 828:居间虚疏。

颜师古《圣德颂》654c:符区除余车。

且:《广韵》鱼韵子余切、马韵七也切,义均语辞。杨炯《卧读书架赋》846b:如且除书诸,原句作“其利何如,其乐只且”,读鱼韵。

下:《广韵》马韵胡雅切、禡韵胡驾切,《集韵》另增姥韵后五切。关中文人以押家麻部为常,但有四次押鱼模部,都出现在文中,其中律赋一次:颜真卿《西平靖侯颜公大宗碑》1523a:祖浦古下溥矩虎鲁字数武取靚。常袞《马公神道碑铭》1895b:武府羽雨主虜下土。杨炎《安州刺史杜公神道碑》1906b:蒲组古下。白行简律赋《欧冶子铸剑赋》3144a:下土鼓。除颜真卿外,其他三人

“下”又见押家麻部用例。

4. 尤侯部

本部包括尤侯幽三韵系,《广韵》规定三韵同用,共有 444 个韵段。

尤侯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尤	40	55	3	39	15	152
侯	1	4		3		8
尤侯幽	8	4			12	
尤侯	47	136	4	35	15	237
尤幽	9	3		9	1	22
其它	7	1		5		13
总计	112	203	7	91	31	444

杜牧七律《南楼夜》⁶⁰²⁹:休流楼愁头。

韩休《惠宣太子哀册文》^{1323a}:秋流邱幽悠。

不,《广韵》四音:敷鸠切、方久切、甫救切、分勿切,义均“弗也”。另有“否,方久切”,与“不”同。关中文人“不”入韵 5 次,见于诗者两次,与平声相押。李瀚七绝《留题座主和凝旧阁》⁸⁴¹²:头不,原句作“可作西斋润笔不”;王昌龄七古《箜篌引》¹⁴³⁶……抽沟矛侯不,原诗作“史臣书之得已不”。见于文者 3 次,皆为律赋,均押上声:韦展《日月如合璧赋》^{843c}:久首不守。“否”见于文,只押上声:李适(唐德宗)《君臣箴》^{256b}:受咎后首否。

5. 齐祭部

本部包括《广韵》齐韵系和去声祭废二韵,《广韵》规定齐独用,霁祭同用,废独用。

齐祭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齐	21	61	4	22	5	113
祭	1		5	3	9	
齐祭	7			23	4	34
霁祭废				2	1	3
其它	6	2		2		10
总计	35	63	4	54	13	169

祭韵独用例很少,废韵字入韵只见于文,出现在盛唐以后的文人作品中。

路应七律《游南雁荡》补 900:梯齐提泥题。

杨谏律赋《公孙宏开东阁赋》1642a:岁势蔽废替继。

6. 哈佳部

本部包括《广韵》灰哈皆佳四韵系及去声泰夬二韵,《广韵》规定灰哈同用,皆佳同用,去声泰独用,卦怪夬同用。本部共有韵段 362 个。

哈佳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皆	2	1		3	4	10
皆灰				1		1
灰	1			2	1	4
哈	20	28		14	10	72
泰	3			7	6	16
灰哈	36	140	2	21	6	205
皆佳	1	4			1	6
怪卦夬	1					1
怪夬	1			1		2
哈泰				9		9
灰哈泰	5			5		10
灰泰	2		1	5	2	10

续上表

皆哈灰	1			1		2
灰哈皆佳				1		1
灰泰夬				2		2
哈佳				1		1
皆哈					2	2
佳哈灰		1				1
哈皆佳		1				1
皆哈泰	1					1
其它	2			3		5
总计	76	175	3	76	32	362

韩偓七言排律《锡宴日作》7788:街开来杯枚回台。

杜周士律赋《乐德教胄子赋》3154c:来哉该梅材回。

能,《广》奴来切,三足鳖,又兽名;奴登切,工善也,又兽名;奴代切,技能。关中文人多押蒸登部,押入本部 1 例:牛上士《狮子赋》1797c:材来崑能,原文作“资译人之纳贡,弭雄心以效能”。能指技能,是平去相押。

等:《广韵》多改切,齐也;多肯切,齐也,类也,比也,辈也。李庾《两都赋》3387c:赉海等,原文作“遂开国以报功,差子男之五等”。依义当读多肯切音,详后文讨论。

本部各韵之间,皆佳与灰哈界限比较分明,混押 9 例中,均出现在盛唐以后(杨炯《浮沔赋》846a:徊隈开回。隈《杨炯集》作“槐”,则是皆灰哈相押,今不取),其中 4 例见于律诗、律赋,大概盛唐以后两类才开始混并,唯泰韵与代队相押,初唐已见,连高宗李治《大唐纪功颂》53a 亦以“蔡昧盖代”相押,可见泰并入灰哈当完成于初唐。

7. 支微部

本部包括《广韵》支脂之微四韵系,《广韵》规定支脂之同用,

微独用。

支微部同用独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支	10	20		18	10	58
脂	4	5		23	12	44
之	17	15	1	42	12	87
微	40	122	1	26	13	202
脂之	48	50	5	73	36	212
支脂之	54	66	4	29	9	162
支脂	14	12	3	15	3	47
支之	21	50	5	19	3	98
支之微	7	4		8	1	20
脂之微	8	7	1	8		24
支脂微	4	4		2		10
之微	4	9		8		21
脂微	5	5	1	3		14
支微	5	14	3	2		24
支脂之微	22	5		19		46
其它	7	3		6	1	17
总计	270	391	24	301	100	1086

微韵与支脂之混用 159 次,占支微部所有韵段的 14.64%,其中近体诗混用 48 次,占全部近体诗 391 个韵段的 12.28%,四韵相混当无问题,唯律赋除白敏中混用 1 次外,微与支脂之界限分明。从时间上看,四韵相混始于太宗李世民,不过整个初唐还不多见。

窦参五古《湖上闲居》³⁵³³:稀窥枝宜私。

崔祐甫《代宗睿文皇帝哀册文》^{1858a}:师黑夷旂时师。

推,《广韵》脂韵尺佳切,排也;又灰韵他回切,云“又昌佳切”。此处不释义,可见以脂韵音为正。关中文人入韵 8 次,7 次押支微部,1 次押哈佳部(见杜牧《祭龚秀才文》^{3480a}),《窥基

音义》推：“尺佳反又土雷反”(486a)。大概雅语读脂韵，口语读灰韵。杜周士《闰月定四时》8819：时咨欺离推期，原诗作“寒暑功前定，春秋气可推”。

崖，《广韵》五佳、鱼羈二音。关中文人入韵两次，分押支微、咍佳二部：李瀚《蒙求》9961：崖斋钗谐，原句作“滕公佳城，王果石崖”。苏诒《开大庾岭铭》1163a：崖亏。

批，《广韵》四音：纸韵侧氏切，拳加人也；将此切，猝也；荠韵子礼切，杀也；蟹韵侧买切，《集韵》另有支韵才支切，猝也。道世五古《颂六十二首》之五十三补 699：移资时批，原句作“华堂相一舍，幽途万苦批”。音义与“才支切”合。

8. 萧豪部

本部包括《广韵》萧宵肴豪四韵，《广韵》规定萧宵同用，肴、豪独用。

萧豪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萧	3	1		2		6
宵	10	20	1	11	5	47
肴	2	8		6	2	18
豪	29	32	3	33	13	110
萧宵	19	38	4	7		68
萧豪	2	1				3
宵豪	6	1		5		12
宵肴	1	1		2		4
萧肴		1				1
肴豪				1		1
萧宵豪	2	2				4
萧宵肴	4					4
肴宵豪				3		3
总计	78	105	8	70	20	281

从上表看，不合《广韵》独用、同用规定的有 32 个韵段，其中近体

诗 6 个韵段，笼统而言，四韵合为一部，当无大碍；析言之，豪韵独用 110 次，与它韵合用 23 次，只见于古、近体诗与文，它与萧宵关系相近，与肴关系远，而肴与萧宵关系则较近。从时代分布上看，不合同用规定的初唐只出现 1 例：乔知之五古《拟古赠陈子昂》⁸⁷⁴：飘郊梢，是肴宵相押；其余的出现在盛唐以后（主要是晚唐）。

李洞五律《中秋月》⁸²⁷²：宵毫高毛劳。

韦处厚《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3259a}：报好道倒。

二、阳声韵

1. 真文部

本部包括《广韵》真谆臻文欣魂痕七韵系，《广韵》规定真谆臻同用，文欣同用，魂痕与寒先部元韵同用。由于官韵的这种限定，形成以元韵为中心，真文、寒先两部相互纠缠的局面。元韵字的押韵情况，请参考寒先部。

真文部独用同用情况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真	29	45	2	32	8	116
谆	1	1		1		3
文	20	66	2	36	12	136
魂	3	12	1	17	4	37
痕	1					1
真谆	40	129	1	55	11	236
真臻	2	1		2	1	6
文欣		1				1
魂痕		19	1	1	2	23

续上表

真文	7	9	1	5	1	23
真欣	8	1		3	1	13
臻文	1					1
真魂	1	1		9	1	12
文魂	3	5		4		12
真痕	1					1
淳魂		2		1		3
淳文		1		1		2
真淳臻	1				1	2
真文魂	1	1		3		5
真淳文	6	5		11		22
真淳欣	6			3		9
真淳魂	1	3		2		6
真淳痕		2				2
淳文魂		1				1
真痕魂		1		1		2
文魂痕		1		1		2
真痕欣				1		1
真文欣				1		1
淳文欣					1	1
真淳文痕				1		1
真淳文魂				1		1
真臻文魂				1		1
真淳魂欣	1			2		3
真文魂痕	1					1
真淳臻欣	1					1
真淳臻文魂	1					1
真文欣魂痕	1					1
淳文痕			1			1
淳魂痕			1			1
总计	137	307	10	195	43	692

本部超出《广韵》同用例之外的混用达 131 次,占本部总韵段的 18.93%,据此可定七韵为一部。从时代上看,七韵相混初唐即有其例,颜师古诗文即有真欣、真魂、真諄文这样的韵例。统观本部关中文人用韵现象,前后差别不大,没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亦可见其混并程度之严重。

寇坦《同皇甫兵曹天官寺浴室新成招友人赏会》1211:因尘身人。

于志宁《唐故太子少保上柱国颍川定公碑》642c:屯晨尘滨。

2. 寒先部

本部包括《广韵》寒桓删山先仙元七韵系,《广韵》规定寒桓同用,删山同用,先仙同用,元魂痕同用。为了叙述方便,元韵单独列表讨论。

寒先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寒	10	23	1	5	1	40
桓	6	2	2	7	2	19
山	4	6				10
删	1	3		1		5
先	19	26	2	14	2	63
仙	10	8		8	4	30
寒桓	28	45		28	5	106
删山	23	51	2	6	4	86
先仙	96	171	3	55	15	340
寒山	1	1				2
寒先	2	1	1			4
桓仙	2			1		3
先山	1		1			2
桓先	1	1	1	1		4

续上表

寒删	1	3				4
先删		1		1	1	3
桓山				1		1
山仙	2			1		3
桓删山		2				2
寒删山		1				1
先寒桓	1	2				3
仙寒桓		1		1		2
寒桓山	1	2				3
山先仙	4	1		7	2	14
寒先仙	5	1		1	1	8
删山先	1	2		2		5
山桓先	1					1
寒桓删	1		1			2
寒桓仙	1				1	
桓先仙				3		3
删山仙		1		1		2
删先仙				1	1	2
删山先仙	2					2
寒桓删山				1		1
寒先删山				1		1
寒删山仙先				1		1
总计	224	355	14	148	38	779

本部不符合《广韵》同用规定的有 80 例,占本部总韵段的 10.27%,其中近体诗、律赋各韵混用 25 例,占全部混用例的 31%,鉴于此,六韵当合为一部。从时代上说,这些混用韵例大多出现在盛唐以后,初唐的混用例最主要是合乎《广韵》规定的同用现象。

令狐楚排律《奉送李相公重镇襄阳》补 1065:还间关攀斑山。

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244:延眠绵跼观穿。

臙，《广韵》徒旱切，肉臙也；《集韵》另增尸连切，与“羶”同。刘商七古《胡笳十八拍·第十拍》3452:臙天捐然牵前怜，原句作“恨凌辱兮恶腥臙，憎胡地兮怨胡天”(本组诗每拍首句均入韵)，当用“尸连切”音义。

翰，《王三》胡安反，飞；又胡旦反，鸟毛；《广韵》胡安切，天鸡，羽有五色；侯吁切，鸟羽也，高飞也，亦词翰。窦参五古《登潜山观》3534:盘坛丹翰餐弯端寒难安，原句作“丹成五色光，服之生羽翰”，与平声相押，依义当取去声。苏颋排律《奉和圣制漕桥东送新除岳牧》809:鸾难官安残宽翰欢观坛，原句作“至言题睿札，殊渥洒仙翰”，依义亦当取去声。

苑，《广韵》上声於阮切，园苑；《集韵》另收平声於袁切，人姓；紆愿切，所以养禽兽也，刘昌宗读。关中文人入韵 4 次：乔知之七古《和李侍郎古意》876:川苑天然，与平声相押，原句作“君度南庭向胡苑”，依义当读上声；韦应物杂古《酒肆行》1999:苑远；韦庄五古《少年行》8051:盍幘苑晚；李治《万年宫碑铭》74a:苑远卷晚，皆押上声，音义与《广韵》合。

患攢漫，这三字依《广韵》皆去声，关中文人均兼押平去两声：“患”入韵 7 次，押平声两次，“攢”入韵 3 次，押平声 2 次；“漫”入韵 5 次，两次押平声。王昌龄五排《东谿玩月》1441:端攢寒残恋难，原句作“流阴中夜攢”；韦应物五古《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1902:班间闲患山还，原句作“宽政身致患”；李廓五律《送振武将军》5457:乾寒看漫，原句作“黄河古戍道，秋雪白漫漫”。

下面讨论元韵的归部，先看看元韵的独用同用情形：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元	7	4		7	5	23
元魂	24	15		12	1	52
元痕		1				1
元真				1		1
元魂痕	13	15		2	1	31
元真谆				2		2
元魂文	1			1		2
元谆魂	1					1
元魂真	1	1				2
元魂痕谆	1					1
元魂痕真文	1					1
元魂真文	1					1
元真谆臻文欣魂痕				1		1
元寒	1			2		3
元桓	1		1			2
元山	1	1		1		3
元先	1	1		2	1	5
元仙	2			6	1	9
元寒桓	2		1			3
元先仙	8	5		7	1	21
元桓仙	1	2		1		4
元山先				1		1
元寒先			1			1
元桓先	1					1
元山仙	2					2
元寒删先仙				1		1
元寒桓山			1			1
元真先仙	1					1
元真魂先				1		1
元痕仙				1		1
元真先	1					1
元魂先	1					1
元真魂痕仙				1		1
元真谆文先				1		1
总计	72	45	4	52	10	183

表中元韵的韵例较多,但有一点很清晰:元与真文部相押,实际上是与魂痕韵相叶,与寒先部相押,实际上是与先仙韵相叶。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用概率统计法重新计算元与两部各韵的押韵次数(每两韵相押为一韵次,斜线前的数字指古体诗、文,后面的数字指近体诗、律赋、词):

	魂	痕	真	諄	文	臻	欣	仙	先	桓	寒	山	刪
元	33/62	17/20	1/12	0/6	0/6	0/1	0/1	9/31	8/27	6/5	5/4	1/6	0/1

数字较大的(表明互押次数多,关系近)亦是魂痕、先仙四韵,绝对数字上又是魂痕(50/82)高于先仙(17/58),这一切都表明在通语里元与魂痕相近(功令规定如此),在口语里元与先仙相近。

元韵读音的这种参差,可能是由隋唐时期南北通语互相交融、影响所致。先请看元魂痕三韵在东汉至隋代的归部情形(周祖谟 1996):

东汉	三国	晋	宋北魏	齐梁陈隋
真 { 真諄臻 殷 文 痕 魂 }	真 { 真諄臻 殷 文 } 魂 { 痕 魂 }	真 { 真諄臻 殷 文 } 魂 { 痕 魂 }	真 { 真諄臻 殷 文 } 魂 { 痕 魂元 }	真 { 真諄臻 殷 文 } 魂 { 痕 魂元 }
元 { 寒桓刪 山 元 先 仙 }	寒 { 寒桓 刪 } 先 { 山 元 先 仙 }	寒 { 寒桓 刪 } 先 { 山 元 先 仙 }	寒 { 寒桓 刪 山 } 先 { 先 仙 }	寒 { 寒桓 刪 山 } 先 { 先 仙 }

《广韵》臻山两摄,东汉、三国均只分为真寒两部,到晋代分为四部,但元魂痕还没有发生联系,唯一的例外是魂韵的“存”字,曹植诗文中与元仙相押 5 次,与元韵独押 1 次,陆机与元韵独押 1 次,实开中古元魂痕同用之先河(丁邦新 1975),另,蔡洪、陆机、陆云、郑丰、陆冲各出现 1 次元魂痕相押例(周祖谟 1996:424);宋北魏时期三韵相押出现在谢灵运、谢庄、鲍照、陶潜、颜延之、谢晦、卫操等七人的作品中,除卫操籍贯不详外,余皆为南方人;齐梁以后,三韵正式独立为一部,但北齐、北周诗文中少见,这就是唐初规定三韵同用的理据所在。有趣的是,元魂痕独立为一部的时间与南朝通语正式形成的时间相似,这恐怕不是巧合,它说明元魂痕本是南方通语的语音特征,然后才扩展到北方通语的,我们可以从日译吴音与汉音中得到启发(王吉尧、石定果 1986):

	痕	魂		元开	元合			
		其它	影		非敷	奉微	见组晓	喻三
吴音	on		won	on	on		wan	won
汉音				en	an		en	wen

在日译吴音里,元与魂痕除元韵合口微见溪群疑晓六纽字外音值相同,而在日译汉音里,元与魂痕迥别(元韵合口微纽字除外),这与梵汉对音一致:元韵对音与寒先部同,魂痕与真文部同。

总之,元魂痕同用源自南方通语,继而进入北方通语,并在唐初成为用韵标准。这个标准对文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元魂痕通押,而且导致元韵与真文部、魂痕与寒先部多有相混,进而出现除元魂痕以外的寒先部与真文部的混用现象,究其原因,一是由元魂痕音值相近致使文人推而广之;二是汉魏以来,除元魂痕以外的臻山两摄时有混押,时代越靠前,混用越多,

由于于古有征,文人自然可以拟古。周(庾信)隋诗文用韵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这一问题的本质(李荣 1982):庾信诗文用韵元魂痕三韵入韵情形是:元魂痕 30、元仙 3、元魂仙 4、元魂痕先 3;隋代的情况是:元魂(痕)22、元仙 3、元仙桓 1、元魂仙 1、元魂先 1、元魂先仙 1、元魂先仙桓 1、元真文 1。除此之外,臻山两摄不混;而元韵除与魂痕相押外,只与先仙(桓)相押,唯隋韵与真文相押 1 次,综合衡量,周隋时期北方口语元韵当与先仙相近。

唐代关中文人元魂痕三韵与寒先、真文两部的混用情况上文已列表论述,下面再看一下元韵之外的寒先、真文两部混用情况(韵目后的数字表示次数,a、b、c 分别表示近体诗、古体诗、文,律赋没有此类押韵现象):

真仙 1b1c	仙魂 1c	山魂 1c	先魂 1a
真先仙 3b1c	真淳仙 1b	魂痕仙 1b	
真仙文 1c	真先文 1c	魂文仙 1c	
先仙山真 1b	真文魂仙文 1b	真文痕先仙 1b	

以上 19 例,只有两例出现在初唐,一是颜师古《圣德颂》(654c)真先仙三韵押,一是释道世五古《颂》(补 699)真仙相押,其余多出现在中晚唐。这些混押,如果除去与魂痕相押的韵例,则两部真正相押数只有 10 例,数量很少,当是临时运用。

3. 侵寻部

本部即《广韵》侵韵系,《广韵》规定侵独用。

侵寻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侵	58	97	6	34	12	207
其它	5	1				6
总计	63	98	6	34	12	213

崔护五古《郡斋三月下旬作》⁴¹⁴⁷:寻深阴侵。

李隆基(玄宗)《鹤鹄颂》^{97c}:离心。

4. 覃谈部

本部包含《广韵》覃谈两韵系,《广韵》规定覃谈同用。

覃谈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文	律赋	总计
覃	1	5	1		7
谈			1	1	2
覃谈	2	7	4	4	17
总计	3	12	6	5	26

柳公权七绝《题朱审寺壁山水画》⁵⁴⁴⁷:岚潭南。

于邵《降诞颂》^{1910a}:甘酣三覃。

5. 盐咸部

本部包括《广韵》盐添咸衔严凡六韵系,《广韵》规定咸衔同用,盐添同用,严凡同用。

盐咸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文	律赋	总计
盐	1	4	2	1	8
添			1		1
盐添	1	7			8
咸衔	1	1		1	3
盐严	1		1		2
咸凡		1			1
盐衔凡		1			1
盐添咸			1		1
咸衔盐添		1			1
总计	4	15	5	2	26

从上表看,超出《广韵》同用规定的混用出现在近体诗和文中,而

又以近体诗占绝对多数，六韵合为一部当无问题。不过，这些混用均出现在韦应物以后，初唐本部字入韵较少，是否合为一部，不敢妄加推测，俟考。

韦应物七绝《送秦系赴润州》1940：髯衫帆。

李夷亮律赋《南风之薰赋》2660a：岩咸。

覃谈部、盐咸部关中文人混用仅 3 次：鱼玄机排律《光威哀姊妹三人……因次其韵》9055：三衫衞男恹喃簪含谖参甘南，覃谈咸衞同用，因是和诗次韵，可忽略不计；白居易杂古《红线毯》4703：染毯，谈盐相混；韦庄五言排律《李氏小池亭十二韵》8024：巉茑岩鹄嵌絨杉鹹饒衫衞聃函，咸衞覃同用。混用的次数少，表明两部的界限还是清晰的。

6. 东钟部

本部包括《广韵》东冬钟三韵系，《广韵》规定东独用，冬钟同用。

东钟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东	66	161	8	68	30	333
钟	8	35		13	6	62
冬钟	1			1	1	3
东钟	18	22	4	17	1	62
东冬	7	3		5		15
东冬钟	3		1	3		7
总计	103	221	13	107	38	482

冬韵没有独用例，冬钟同用亦仅 3 次，与此相反，东钟、东冬、东冬钟同用却有 84 次之多，据此可定东冬钟为一部。三韵相混的时间亦较早，高宗李治《隆国寺碑铭》(73b)即有东冬同用例。

韩偓七律《此翁》7802：侬中红烘翁。

韦贯之《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2388c：穷春忠融终功风。

禺，《广韵》遇俱切，番禺，县名；又姓；牛具切，兽名，母猴属。《集韵》另增鱼容切，番禺，越地名。关中文人入韵 3 次，两次押东钟部：一见于颜真卿《京兆尹杜公墓志铭》(1546c)，原句作“蔼蔼禺禺，时维杜公”；一见于杜牧《自撰墓铭》(3467b)，原句作“后魏太尉禺，封平安公”。禺，《樊川文集》作“颺”，是。颺，《广韵》鱼容切，仰也。《尔雅》云：“颺颺印印，君之德也。”《经典释文·尔雅音义》：颺颺，温貌。《集韵》同。“蔼蔼禺禺”之“禺禺”，义当“温貌”，字当作“颺”。

7. 阳唐部

本部包括《广韵》阳唐两韵系，《广韵》规定阳唐同用。在近代语音里，江韵常与阳唐同用，三韵并为一部。唐五代作为中古语音向近代语音发展的过渡阶段，三韵的入韵情况颇有不同：晚唐诗韵三韵混押 2 例，古体近体各一（赵蓉 1999），五代诗韵混押仅 2 例（陈海波 1998），其中裴庭裕《蜀中登第答李搏六韵》7907 叶“降双江窗缸幢”，“缸”字句作“静众寻梅酒百缸”，实是江韵字，则三韵同用只 1 例；中唐诗韵三韵同用 7 例（刘根辉 1999），初唐韵文三韵混押 4 例（鲍明炜 1986）。唐五代关中文人三韵相押 5 次。

阳唐部独用同用表（江双部附此）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阳	36	58	2	58	11	165
唐	2	3		3	1	9
阳唐	83	161	4	121	21	390
阳江		2		2		4
唐江		1				1
江	1	8		2		11
总计	122	233	6	186	33	580

混用数只占三韵总押韵数的 0.86%，在这 5 例混用中，诗全部

出现在杜牧作品中,均是押江韵,首句以阳唐韵字入韵;文出现在王密和德宗李适作品里,而且都是“邦”字押入阳韵,而“邦”字玄宗李隆基、元载两人又与东钟部相押。综合考量,我们认为江与阳唐不混。《匡谬正俗》卷六云:“或问曰:吴楚之俗谓相对举物为刚,有旧语否?答曰:扛,举也,音江……彼俗音讹,故谓扛为刚耳。”扛为江韵,刚,唐韵。可见,通语里江、阳有别。

杨师道五言排律《奉和夏日晚景应诏》⁴⁶⁰:杨章凉塘香阳央。

韦渠牟《商山四皓画图赞》^{2787b}:煌璋光。

8. 江双部

本部即《广韵》江韵系,《广韵》规定江独用。江韵在齐梁以前多与东冬钟相押,齐梁以后,多与阳唐相押。初唐江与冬钟同用5次,皆出自张说(667—730,河东人,后迁洛阳),与阳唐通押4次(鲍明炜1986),中唐诗韵江与阳唐、东冬钟分别通押7次,五代诗韵江与阳唐、东冬钟分别相押2次。上文说过,关中文人用韵,江与阳唐相押5次,与东钟相押2次,大概江韵音值游离于东钟、阳唐之间,中唐以前与东钟关系近,晚唐五代与阳唐关系近。

本部独用同用情况已见阳唐部表。

薛涛七绝《江边》⁹⁰⁴⁰:双降江。

常袞《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墓志铭》^{1901b}:邦幢。

9. 蒸登部

本部包括《广韵》蒸登二韵系,《广韵》规定蒸登同用。

蒸登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蒸	5	3		8	3	19
登	1	5	1	2		9
蒸登	324		3	3	33	
总计	9	32	1	13	6	61

两韵独用的次数低于同用的次数,合为一部当无问题。

韦应物五律《假中对雨呈县中僚友》1902:陵登能朋。

韩休《梁宣帝明帝二陵碑》1321c:兴徵升能。

10. 庚青部

本部包括《广韵》庚耕清青四韵系,《广韵》规定庚耕清同用,青独用。

庚青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庚	6	8		12		26
清	17	20		14	3	54
青	9	39	1	19	8	76
庚耕	3	3		1		7
庚清	75	118	5	92	39	329
耕清	1				3	4
清青	18	12	1	12		43
耕青	1			1		2
庚青	6	5		2		13
庚耕清	6	17		7	4	34
庚耕青	2			1		3
庚清清	24	28	1	40		93
耕青青				1		1
庚耕青青	5	3				8
总计	173	253	8	202	57	693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合《广韵》同用规定的有 163 例,占本部总韵段的 23.52%,其中近体诗有 48 例,占近体诗 253 个韵段的 18.97%;唯律赋无一例超出同用之规定,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得

出四韵合为一部的结论。

李泌五古《奉和圣制重阳赐会聊示所怀》¹¹²⁷:成情卿英明。

许志雍《唐故江南西道观察判官太原王公墓志铭》^{3245a}:京清城惊莹。

三、入声韵

1. 屋烛部

本部包括《广韵》屋沃烛三韵。《广韵》规定屋独用，沃烛同用。初唐文人以独用为主，盛唐开始以同用为主。

屋烛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屋	17			17	5	39
烛	11	1	1	16	2	31
屋沃	1			1		2
屋烛	23		3	10		36
屋沃烛	2			2		4
其它	3			7		10
总计	57	1	4	53	7	122

沃烛无同用例，屋韵独用虽有 39 次，但与沃烛同用却达 42 次，可见关中文人三韵同用。

王昌龄五古《秋兴》¹⁴³⁰:木肃独谷。

崔敦礼《种松赋》^{601a}:筑育麓。

2. 药铎部

本部含《广韵》药铎两韵，《广韵》规定药铎同用。

药铎部独用同用表(觉岳部附此)

	古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药	2				2
铎	15	2	12	1	30
觉	2		4	3	9
药铎	5	1	5	4	15
药觉		1			1
药铎觉			3	1	4
总计	24	4	24	9	61

觉与药铎同用 5 次(白居易有 2 例),占三韵总入韵数的 8.2% (加上白居易的例,则为 11%),这 5 例的作者分布是:白行简 2、令狐楚 1、元稹 1、韩偓 1,均是中晚唐人,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唐代关中文人用韵三韵有别,这不仅是由于初盛唐三韵混用很少(初唐 5 例),而且因为初盛唐时期还偶见觉与屋烛混用例:

于志宁《南安懿公碑》646a:剥_·篆玉_·角;

李隆基《纪泰山铭》195b:龀_·玉录辱_·欲岳;

李适(德宗)《刑政箴》256b:育服谷_·樸_·勳。

加“·”号者为觉韵字,其中“剥、樸”《集韵》有屋韵读,但于文义不合。三人除德宗是中唐人外,余皆初盛唐人。觉韵入韵的这种参差状况,与其平上去声相似。

乔知之《和李侍郎古意》876:灼_·薄落。

令狐楚《唐宪宗章武皇帝哀册文》2441a:落_·幕躍_·廓。

3. 觉岳部

本部即觉韵,《广韵》规定觉独用。

本部独用同用情况已见药铎部表。

李程律赋《大合乐赋》2825a:浊_·乐渥_·觉。

韩偓《三忆·忆行时》7839:雀_·角。

4. 职德部

本部包括《广韵》职德二韵,《广韵》规定职德同用。

职德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词	律赋	总计
职	13	1	5	19
德	7	1	5	13
职德	15		13	28
总计	35	2	23	60

释道世五古《颂》补 694:色织极息。

王徽《创筑罗城记》3683c:极则。

5. 陌锡部

本部包括《广韵》陌麦锡昔四韵,《广韵》规定陌麦昔同用,锡独用。

陌锡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陌	1		5	2	8
麦			1		1
锡			2		2
昔	8		10	4	22
陌麦	8	1	4	2	15
陌昔	16		10		26
麦昔	2		3		5
锡昔	13		11	1	25
陌麦昔	5		2		7
陌昔锡	3		1		4
陌麦昔锡	3		3		6
总计	59	1	52	9	121

不合《广韵》同用规定的有 35 例,占本部总韵段的 28.93%,而

且初唐已出现混用，因而四韵合为一部当无问题。

裴迪五古《鹿柴》1313：客迹。

田休光《法藏禅师塔铭》1472b：易蹟释射锡僻索隳格石。

6. 质物部

本部包括《广韵》质术栳迄物没六韵，《广韵》规定质术栳同用，物独用，迄独用，没月同用。

质物部独用同用例

	古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质	9	1	13	5	28
没	1		2	1	4
物				3	3
质栳	1				1
质没			1		1
质术	10		22	13	45
物没	2				2
质物			1		1
栳物				1	1
质术栳	1		3		4
质术没	1		4		5
总计	25	1	46	23	95

迄韵入韵 1 次，且与曷屑部同押（详后文）。上表中不合《广韵》同用规定的有 10 例，占本部总数的 10.53%，六韵当可视为一部。

袁朗五古《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432：室日毕瑟。

杜牧《阿房宫赋》3432b：毕一兀出日。

7. 曷屑部

本部包括《广韵》月曷末黠鎋薛屑七韵，《广韵》规定曷末同

用，黠鐸同用，薛屑同用，月没同用。

曷屑部独用同用表

	古体诗	近体诗	词	文	律赋	总计
月	6			9	3	18
薛	4		1	5		10
屑	1			2		3
末	1					1
曷末	2			3		5
薛屑	20		2	10	1	33
薛月	9		2	2	1	14
末月	2				1	3
曷月				1		1
屑月	2			1		3
薛末	1					1
薛黠	1					1
薛屑月	10	1	2	8	2	23
薛屑黠	1					1
薛月曷				1		1
薛屑月黠				1		1
薛屑月末	1					1
薛月黠				1		1
总计	61	1	7	44	8	121

鐸韵无入韵字。表中韵例不合《广韵》同用规定者 51 例，占本部总韵段的 42.13%，可见，上述七韵当属一部。

韦应物七古《寇季鹰古刀歌》2008：阔割。

李隆基《张天师赞》193c：节诀月彻绝。

8. 缉立部

本部即《广韵》缉韵，《广韵》规定缉独用。本部共有 30 个韵段，其中近体诗 1，古体诗 18，文 9，律赋 2。

韩偓七律《雨》7812：急隰入湿立。

颜师古《等慈寺碑》659c：立执习葺。

9. 合盍部

本部包括《广韵》合盍两韵,《广韵》规定两韵同用。关中文人入韵 8 次:古体诗合 2、合盍 1、律赋合 4、文合盍 1。

韦应物五古《答李博士》1945:飒合。

李瀚《蒙求》9963:閤合榻杂。

10. 叶帖部

本部包括《广韵》叶帖业洽狎乏六韵,《广韵》规定叶帖同用,洽狎同用,业乏同用。洽韵字没有出现。

叶帖部独用同用表

	叶	业	乏	叶帖	业乏
诗	3			2	
文	2	1	2	2	1
律赋					

共计 15 个韵段,不见不合《广韵》同用规定者。这六韵字历来入韵较少,今姑且合为一部。

韩偓五律《雨中》7826:叠葉颊帖。

窦泉《述书赋上》2023b:业法劫法。

第四节 关中文人异调相押的类型及实质

唐五代关中文人用韵,在声调的选择上体现出来的特征是多用平声字入韵,绝大多数是同调相押。当然也存在异调相押情况,有上去、平去、平上三种类型,但数量都很少。下面我们分别作一具体分析。

一、上去相押与浊上变去

唐宋时期的诗文用韵,上去相押是较为常见的现象,而这些混押韵例中绝大部分又牵涉到全浊上声字。一般认为,全浊上声字从晚唐五代开始有系统地变为去声。这种演变虽然遍及大江南北,但还没有进入通语系统,只能算是方音特征,因为在诗文用韵中我们常看到同一个全浊上声字可能会有三种入韵方式:押上声、押去声、与上去声混押;同一个全浊上声字在不同的方言里押韵表现不尽一致,而在同一方言里不同的全浊上声字变化也不相同,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皆讹谬所习,亦曰坊中语也。”稻、釜均全浊上声,讨上声,付去声。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上去通押就成为一种必然,进而成为一种习惯,为后来的文人所接受,所以到宋代还常可见到这种现象。

不可否认,通过上去通押,我们确实可以考察全浊上声字在当时的变化状态。下面我们将唐五代关中文人用韵中所有全浊上声字列出(酌收上去两读字),并分别其入韵类型:A表示与上声押,B表示押去声,C表示兼押上去,字母后的数字表示该浊上字在本类中出现的次数,只有一次的则不出数字。韵部右之数字表示该部除浊上字外出现的上去通押次数。

韵部	全浊上声字及其入韵类型
歌戈 2	坐 A3C 祸 A2
家麻 3	下 A28B3C6 社 A6 夏 A5BC
鱼模 20	户 A9BC 扈 A 簿 A 肚 B2 杜 A 佇 A5 绪 A5 杼 A2B 拒 A 柱 A3BC 屿 A 矩 A13C2 父 A3C2 辅 A12BC 钜 A 巨 B 序 A5BC 祐 怙 叙 A2 聚 A2BC 苧 C
尤侯 5	后 A9B3C6 厚 A4B 妇 A3 部 AB2C2 阜 A2BC3 负 A2 咎 A7C3 舅 A 诟 AC 受 A6C3 纣 A

齐祭 2	娣 B 悌 A2 弟 A3C 陞 A2
哈佳 2	待 A6 在 A12B2C 骇 B2 罪 BC 倍 AB 殆 A
支微 32	被 A2B2C 妓兕𪔐𪔐雉 A 恃 A3C 似 A6C 市 A2BC3 涖 A4C 祀 A11C 士 A12C 峙 A8C 姒 A 仕 A2 是 B 婢 BC 技 C
萧豪 7	道 A50BC2 抱 A8 浩 A3C 昊 A4B 绍兆皓 A
真文 4	近 A2B4C 尽 A6B 混 A2 盾 B 沌 A
寒先 4	洫 A2 篆 A2BC 限 A 断 A3B4C3 伴 B 善 A2B2
侵寻 1	朕甚葢 A
覃谈 1	淡 B
盐咸	俭渐簪 A
东钟	动 A4B3C 重 A3B5 奉 A
阳唐	上 A6B13C 丈 A2B 像 A3C 象 A4C 仗 B 荡 AB 盪 AC
庚清 3	静 A5B 並迴 A2 幸 AB

上表共 105 个全浊上声字,其中 A 类出现 91 字 365 次,B 类 41 字 75 次,C 类 39 字 64 次,可见押上声占绝对优势。在 105 个浊上字中,只押上声(A)的 45 个,只押去声(B)的 9 个,既押上声又押去声的 51 个(C2,AB11,AC17,BC2,ABC19),这也说明浊上变去才刚刚开始,或者说,浊上字还处在上去自由变读的阶段。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将唐五代关中文人用韵、中唐诗韵(刘根辉 1999)、白居易诗文用韵(国赫彤 1994)中全浊上声字押韵情况作一比较:

	总字数	只押上声		只押去声		兼押上去	
		字数	百分比	字数	百分比	字数	百分比
白居易	69	39	56.52	15	21.74	15	21.74
中唐	146	73	50	9	6.16	64	43.84
关中	105	45	42.86	9	8.57	51	48.57

关中文人与中唐诗韵全浊上声字的押韵情况基本一致,唯白居易浊上变去的比例较高,与宋代相似(张令吾 1998:39),这可能与文人的个人用韵风格有关。

二、平上相押

两调相押共 9 例。

刘商七古《胡笳十八拍·第十拍》³⁴⁵²: 臙天捐然牵前怜, 原句作“恨凌辱兮恶腥臙”; 李程七律《赠毛仙翁》⁴¹⁴⁵: 臙仙天年田, 原句作“茫茫尘累愧腥臙”。臙,《广韵》徒旱切, 肉臙, 与文意不符;《集韵》另有式连切, 与羶同。

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²⁴⁵: 谦帘兼添醖纤, 原句作“佯羞偃褰, 忍思醖醖”, 醖, 上声谦韵, 义为“醋味”。《集韵》有平声咸韵读, 于义不符。

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3469b}: 辩圆全。辩, 弥韵字, 圆全, 仙韵字。

窦泉《述书赋上》^{2020b}: 愤闻雲芬。愤, 吻韵字, 余皆文韵字。

杨炎《安州刺史杜公神道碑》^{1906b}: 蒲组古下, 蒲, 模韵字, 组古, 姥韵字, 下, 马韵字。原句作“识真紫极, 建旂青蒲”。蒲, 疑是“浦”误, 浦, 姥韵,《说文》滨也, 正与“极”相对。

三、平去相押

两调相押共 11 例。

杨衡七古《乌啼曲》⁵²⁸⁴: 花家哑纱, 原句作“乌栖不定枝条弱, 城头夜半声哑哑”; 韦庄七律《夜雪泛舟游南溪》⁸⁰³¹: 斜耶砂家哑, 原句作“去去不知归路远, 棹声烟里独呕哑”; 七绝《与小女》⁸⁰⁴⁷: 哑车华, 原句作“见人初解语呕哑”。哑,《广韵》四音: 祢韵衣嫁切, 哑哑, 鸟声; 马韵乌下切, 不言也; 陌韵乌格切、麦韵

於革切，义均笑声。杨衡诗与祢韵义合，韦庄诗与上述音义均不符，考《集韵》麻韵於加切：哑，哑呕，小儿学言。与韦诗相合，关中方言“哑”极可能读平声。

杜光庭七古《生死歌诀》补 1511：微颐比。微，微韵字，颐，之韵字。比，至韵毗至切，《广韵》近也，原句作“若能精向义中求，审察元通神可比”。

刘兼七律《芳春》8693：帘添嫌淹仄，末联作“宦情归兴休相挠，隼旆渔舟总未仄”；仄，《广韵》艳韵於艳切。

颜真卿七古《天台智者大师画赞》补 928：东风蒙崇中梦雄通。梦，送韵字，余皆东韵字。

白居易五古《春日闲居三首之二》5215：咏鸣病性圣命咏幸。“鸣”下自注：叶韵。

乔知之七古《和李侍郎古意》876：川苑天然。苑，《广韵》阮韵於阮切，园苑；《集韵》另有平、去二读：於袁切，人姓；纡愿切，所以养禽兽也。原句作“妾家巫山隔汉川，君度南庭向胡苑”，与《集韵》去声义合。苑字关中文人入韵 4 次，余 3 次皆押上声。

在分析音义反切时，我们曾谈到关中方言平去调调型相近；而平上相混则是由于个别上声字在不同的方言里读音习惯不同所致。某些全浊上声字，如上文所举“辩、愤”等，可能是变成去声进而与平声相押，这是符合关中方音特征的，中唐诗韵平上相押 15 例中（刘根辉 1999：48—9），没有全浊上声字，可以为我们的推测作一旁证。再如，杜牧《黄州准赦祭百神文》3478c：侯侔谋休受头羞州偷尤修流酬谋牛，受是全浊上声字。

第五节 唐五代关中文人的用韵特征 ——通语韵类分合及方音面貌

一、阴声各部

1. 歌戈部与家麻部

两部隋代绝不相混，初唐诗文通押 4 例（实为 2 例），中唐诗韵通押 25 例，晚唐 20 例，五代 3 例，大都见于北方文人作品。关中文人两部通押 20 例（其中白居易 8、元稹 2），最早见于韦应物，余皆中晚唐人：杜牧 1、李郢 1、秦韬玉 1、李庾 2、韩偓 1、杜光庭 3。

韦应物五古《效陶彭泽》1897：华何家多。

杜牧七律《怀钟陵旧游四首之四》5977：家磨多歌罗。

李郢七古《茶山贡焙歌》6847：歌家过罗何。

杜光庭五古《七真赞》补 1525：罗牙家花瓜多魔。

2. 家麻部与哈佳部

两部通押，有唐一代均是哈佳押入家麻，基本上是牙喉音字，再加上唇音的“罢”字，齿音的“钗”字。初唐佳韵系“鼃（此字有麻韵音）、娃、解、罢”押入麻韵共 3 例，中唐有 9 个佳韵字押入麻韵共 19 例，晚唐两部相押有 11 例，五代 7 例。关中文人两部通押 13 次（其中白居易 9，佳麻两读字不计）。

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夜下卸卦。

杜牧五古《赠宣州元处士》5948：者下话寡。

韦庄七律《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8018:花蛙家霞斜。

韦庄七古《秦妇吟》补 36:画价把马下。

另外,“涯”字 25 次押入家麻(白居易 7),3 次押入支微(见上文),此字唐代当已读入麻韵。哈佳部部分字读入家麻,韵书已见其端:駟蝸蜗洼蛙,《王三》、《王二》、《广韵》皆有佳麻二读;钗,《王三》佳麻二读,《王二》、《广韵》仅佳韵音;蛙,《王三》佳韵,《王二》、《广韵》增麻韵读;鼃,《王三》无,《王二》蛙:乌蜗反,蝦蟆属,正鼃;《广韵》佳韵:鼃,蛙属,户蜗反;乌蜗切云:蛙……鼃,上同;麻韵乌瓜切:蛙:蝦蟆属也。可见,蛙鼃为异体,杜牧五律《台城曲二首》之一 5977:斜沙华鼃,原句作“谁怜容足地,却羨井中鼃”。鼃即蛙。

从关中文人用韵情况看,哈佳部押入家麻,出现于中唐以后,而不见于初盛唐。

3. 鱼模部与尤侯部

两部相押,隋代无其例,初唐有 7 例,中唐诗韵 44 例,晚唐 17 例,五代 5 例,多为尤侯部唇音字押入鱼模部,非唇音字押入鱼模或鱼模部押入尤侯部都比较少见。关中文人两部通押 28 例(其中白居易 5),押入鱼模的尤侯部唇音字及其作者分布是:母 8(窥基 1、杨炎 1、白居易 2、杜牧 3、李宗闵 1)、亩 4(陈京 1、白居易 1、杜牧 2)、茂 3(富嘉谟 1、窦泉 1、杜牧 1)、妇 4(白居易 1、白行简 1、李庾 1、杜光庭 1)、否(韦庄)、负(杜牧)、眸(道世)、副(令狐楚)、覆(白居易)。在这 9 个唇音字中,初唐只出现“母茂眸”三字,其余皆出现于盛唐以后。

道世五古《颂六十二首》补 695:榆拘枯眸符逾珠株。

窥基七古《出家箴》补 688:父母苦祖。

陈京《大唐同州澄城县令郑公德政碑》2317c:父鲁部宇圃亩

树御渡伍路古。

令狐楚《祭丰州李大夫十八丈文》2441c:土副辅娶具。

韦庄《应天长》10077:语午舞炷处去雨否。

关中文人尤侯部共出现 18 个唇音字计 84 次:浮 31、谋 13、阜 6、不矛 4、妇否茂富缪 3、母负侔 2、剖眸璫覆蜉 1,除“副”外,押入鱼模的唇音字同时又押尤侯,不过次数均较少。

鱼模部也可押入尤侯部:

于渍五古《宫怨》6933:口厚酒友舅宇牖久后柳醜,宇是虞韵字。

颜师古《圣德颂》654c:户厩。

元稹《唐故京兆周至县尉元君墓志铭》2948b:寿究墓右衲疚。墓衲为鱼模部字。

李庾《两都赋·东都》3389a:户牖守九。户为鱼模部字。

杜光庭五古《真人赞六首之一》补 1528:求流游趣柔浮忧留俦。“趣”依义当为鱼模部字。又五古《步虚词》补 1521:无周侯敷娱俦游,无敷娱,鱼模部字。又同篇补 1523:无悠夫忧,无夫为鱼模部字。

鱼模、尤侯两部的参差互押,说明尤侯部的某些唇音字正向鱼模部发展,究其原因,恐怕与隋唐时期鱼模、尤侯两部主元音迁移变化有关,所以鱼模部又可押入尤侯,这与上文我们对例外反切的分析是一致的。

4. 鱼模部与支微部

两部相押,初唐有 10 例,作者皆吴地人;中唐诗韵 2 例,晚唐 9 例,五代 2 例(实为 1 例,王周为北宋人),多为北方人。关中文人两部相押 4 例:

李瓘《乐九成赋》449b:子水视沮美。

李庾《两都赋》3387c:居基。

白居易七古《和自劝二首之二》4988:水起子女纸史止死。

杜光庭七古《生死歌诀》补 1511:止义炁泪起指去。

5. 尤侯部与萧豪部

两部在两汉以前关系密切,三国以后逐渐分立。三国至隋通押 22 例:曹操 2、曹丕 1、邯郸淳 2、嵇康 2(以上三国),枣据 1、木华 2、顾恺之 1、陆机 3、陆云 3、庾阐 1、左思 1、郭璞 1(以上晋),萧衍 1(梁),江总 1(隋),这些作者大部分是北方人,其中又以关东居多,南方人又集中在江东地区。初唐不见有两部通押例,中唐仅 4 例,宋代多集中出现在东南地区,为东南部方言所共有的一种区域性特征(张令吾 1998:41)。关中文人两部通押有 8 例:

韦应物五古《拟古诗十二首之四》1895:杲牖有妇首草守道。

吴筠五古《游仙二十四首之二十三》9644:浮游寥柔俦周。

常袞《剑南节度判官崔君墓志铭》1899c:妇昊道柳草。

另 5 例是杜光庭 1(补 1511)、李瓘 1(449b)、颜真卿 1(1541b)、李庾 1(3388c)、白行简 1,均是盛唐以后人。

6. 齐祭部与哈佳部

两部通押,隋韵 3 例,初唐 7 例,中唐诗韵 10 例,晚唐 13 例。考其作者里籍,唐代多为北方人。关中文人通押 18 例(白居易 5):韦应物 2、李庾 3、杜光庭 3、李适 1、颜真卿 1、韩休 1、杨諫 1、韦处厚 1。

韦应物五古《杂体五首之四》1896:齐谐哀来阶泥。

颜真卿七古《天台大师智者画赞》补 928:誓契际世谛偈碍昧。

韦处厚《兴福寺内道场大义禅师碑铭》3259a: 裔解界际。

7. 齐祭部与支微部

两部通押, 隋代 2 例, 均见于李播《天文大象赋》, 李氏为李淳风之父, 隋末唐初人, 事迹见《旧唐书》卷七九, 则隋无通押例, 初唐 11 例, 中唐 31 例, 晚唐 17 例。关中文人通押 20 例, 除李播外均见于盛唐以后: 杜光庭 5、刘兼 3、李播 2、韦应物 1、李忱 1、李阳冰 1、窦昝 1、李程 1、令狐楚 1、刘商 1、李洞 1、杜牧 1、李涛 1。

刘兼七律《倦学》8697: 稀螻鸡知之。

刘商七绝《观猎三首之二》3464: 归罪啼。

杜光庭《六十甲子歌·乙巳》补 1533: 至起地刈利。

李阳冰《恶溪铭》1975b: 蹊之。

李程律赋《石镜赋》2824c: 缀媚白。

8. 支微部与哈佳部

两部通押, 隋代 4 例, 初唐 6 例, 中唐 8 例, 晚唐 6 例, 五代 17 例。关中文人通押 4 例:

严武七古《题巴州光福寺楠木》2907: 寺背。

白居易杂古《不能忘情吟》5251: 摧隗杯迴哀哉哈啼闰颓枝疊来, 啼闰为齐韵字; 又《长相思二首之二》10057: 眉眉衣回归时。

杜光庭五古《辞三师颂》补 1524: 巍开归师。

9. 歌戈部、家麻部与鱼模部

关中文人三部相押 3 例:

白居易五古《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八》4722: 酤何佳过多花

斜华歌，佳为哈佳部字，此例是四部相押。

杜光庭五古《真人赞六首之二》补 1518：波柯罗徂遐他霞家多；同上之三：罗阿差家邪多虚徂歌何。

“酤虚徂”上古均属鱼部，与家麻、歌戈相押，可能是古音遗留。白居易《履道新居二十韵》(5011)“池通浅沮沟”，“沮”下注：秋夜反。沮，《广韵》属鱼模部字。

10. 鱼模、尤侯与支微部

关中文人三部相押 1 例：

李庾《两都赋》3387c：署度户史右。

11. 支微、鱼模与齐祭部

关中文人三部相押 1 例：

崔敦礼《种松赋》601a：尔易祗著贵弃际。

这三部相押也见于晚唐婺州人贯休《送谏官南迁》诗、太原人唐彦谦《游南明山》诗。支微、齐祭(或灰哈)与鱼模、尤侯几部间的参差通押现象，其实质就是支鱼通押，亦即 i 与 u 通押(遇流二摄间的密切关系，是由两摄主元音发生迁移所致，已详上文。而止蟹二摄自中晚唐开始趋于合流，宋代通语齐祭、支微合为一部，通押不分。元代《中原音韵》分为支思、齐微、皆来部)。从上文的举例看，这种现象肇自中唐，关中文人大都是鱼模部押入支微部，仅有 1 例是支微押入鱼模，唐代北京地区两部通押有 7 例，其中支微押入鱼模 2 次，鱼模押入支微 5 次，敦煌变文亦见其例(鱼模入支微 3 例、支微入鱼模 2 例)，藏汉对音鱼韵对 i、支微脂合口可对 u，而中原地区的韩愈、李贺、皖南的杜荀鹤(王梵志有 1 例)皆不见此种通押现象。两部通押仅见于大西北(北京地区 7 例，唐彦谦占 6 例)、江浙地区，秦音、吴音间的渊源关系

于此可见一斑。

二、阳声各部

1. 东钟部与江双部

东钟与江双二部，隋代不见通押例，初唐 5 例，均见于张说（洛阳人）诗文，江韵“江双邦”三字押入东钟部或冬钟江互押；中唐 7 例，押入东钟的江韵字是邦 4、幢 2、双 1，作者有柳宗元、鲍溶（楚人）、张籍、刘禹锡等，晚唐 1 例（张祜），五代 2 例，殷文圭（池州青阳人）《玉仙道中》钟韵“璫”与江韵相押，钱珣（吴兴人）《江行》以“踪幢”为韵，作者里籍是由北向南迁移的。关中文人两部相押 4 例：

李隆基《纪泰山铭》195a：宗邦封邕。

元载《故相国杜鸿渐神道碑》1658c：中逢工邦蓬戎从凶功。

白居易五古《贺雨》4653、《凶宅》4655 亦是“邦”押入东钟，例长不举。

4 例均是江韵“邦”字押入东钟部，“邦”另有两次押入阳唐（详上文），由于江韵上古属东（冬）部，渊源相同，唐五代的这种押韵现象，表明江韵正处在脱离东钟、流入阳唐的阶段，这大概是西部的方音特点，唐五代藏汉对音江阳唐与东钟互有参差：东钟只对 u、o，而江阳既对 u、o，又对 a，可谓相得益彰。

2. 东钟部与阳唐部

两部相押，隋代、初唐不见其例，中唐 4 例，见于柳宗元、韩愈、元稹、卢仝四人诗文。关中文人通押 2 例：

杜光庭五古《真人赞六首之六》补 1519：功重宗终锋堂通功

宫。又五古《七真赞》补 1525:功从穷忘公龙童钟。

两例均是阳唐韵押入东钟,《大乘中宗见解》藏汉对音“忘”读做 boñ,与东钟同。《匡谬正俗》卷六“木钟”条云:“今所谓木钟者,於义何取,字当云何?答曰:本呼木章,音讹遂为钟耳。古谓大木为章……又古谓舅姑为姑章,今俗亦呼为姑钟,益知章音皆转为钟。”关中方音确有把某些阳唐部字读成东钟部者。

3. 东钟部与庚清部

两部相押,初唐 1 例(张说),中唐 2 例,见于韩愈和雍裕之(四川人)诗;晚唐 3 例(实为 1 例)。关中文人通押 1 例:

韦应物七绝《芳草涧》补 921:声空。

4. 东钟部与蒸登部

两部通押,隋代 2 例,初唐 3 例(陈元光 1、王梵志 2)。关中文人通押 3 例:

道世五古《颂六十二首之三七》补 696:龙兴蓉徵钟从恭穷,又补 700:矜融虫穷。

杜牧《自撰墓铭》3467b:禹(颢)公陵终宫。

宋人刘攽《贡父诗话》云:“周人语转,亦如关中人以中为蒸,以虫为尘。”中虫为东韵字,蒸,蒸韵字,尘为真韵字。读东韵为蒸(真)韵(蒸、真均三等,主元音相同,但一收-ng 尾,一收-n 尾,关中两者相混,详下文)。《慧琳音义》卷五九“疼痛”条云:“(疼)俗音腾。”疼,冬韵字;腾,登韵字。

5. 庚清部与阳唐部

关中文人两部混押 4 例:

颜真卿《有唐开府仪同三司宋公神道碑铭》(1539a—b)75

个韵字中，夹一庚韵“惶”字（合口二等），余皆为阳唐部字。

杜光庭五古《步虚词之五》补 1520：英章迎翔梁。《真人赞六首之五》补 1518：荣清精庭明形骈央。《七真赞》补 1524：经龄生征央。

两部相押，唐代还见于韩愈《郾州溪堂诗》、张籍《祭退之》（4301）、敦煌变文（4 例）等，宋代多见于东南方言，日译汉音梗摄合口二等、开口二等（端组来母除外）读同宕摄。《匡谬正俗》卷六“杨”字条云“俗呼姓杨者往往为盈音”，卷七“穰”字条云：“穰字当音而成反，今关内闾里呼禾黍穰穰音犹然也。”成、盈皆庚清部字。《王三·唐韵》：“横，长安西北门名，又桥名。古皇反。”横本庚韵，当时关中方音确有把阳唐读为庚清者。

6. 蒸登部与庚清部

两部相押，初唐 8 例，中唐 7 例，晚唐 7 例，五代 7 例，敦煌变文 2 例，关中文人通押 9 例：

窥基杂古《出家箴》补 688：圣证应。

京师小儿七绝《谑菜儿》9027：憑名鸣。

王徽《创筑罗城记》3683c：城形兴。

韦执谊律赋《市骏骨赋》2058b：宏登。

其它 5 例是杜光庭七古《生死歌诀》（补 1509、1512）、韦承庆《枯井赋》（839a）、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元君表墓碑铭》（1547b）、窦昝《述书赋上》（2023c）。

梗曾两摄敦煌曲子词混用不分，至宋代通语里两摄合并为一部。溯其趋同之源，乃肇自初唐。

7. 侵寻部与覃谈部

两部相押，初唐 1 例，见于李邕《叶有道碑》；中唐 4 例，均是

覃韵“南”字押入侵韵，作者有韩愈、顾况等，五代 27 例。关中文人通押 1 例：韦应物五古《拟古诗十二首之六》1895：林南音衾沉心。“南”古属侵部，当时某些方言里可能仍读侵韵。

8. -m、-n、-ng 三类韵尾的通押

本类主要是深咸臻山宕梗曾七摄间的参差押韵现象。这种现象出现较早，晋代真侵相押 11 例，真东(风)相押 1 例，全部见于雍州、益州作家，而雍州(今关西地区)作家占有 9 例，南朝真侵相押 2 例，作者皆南兰陵郡(今江苏武进)人。初唐梗臻深咸混押 19 例，作者里籍分布是江浙 6、陕甘 5、河北 2、河南 2、襄阳 1、四川 1、广东 1、山西 1；中唐臻深梗三摄相押 8 例，南方 2 例(顾况 1、章孝标 1)，北方 6 例(元稹 1、李贺 1、武元衡 2、杨巨源 1、坎曼尔 1)；敦煌变文有 9 例，曲子词有 7 例。可见，不同韵尾相押，主要是江浙、中原(河南、河北)、西北(关中及其以西地区、山西)三地的方音特征。关中文人三类韵尾混押有 32 例，分述如下：

(1) -m; -n

共 7 例，除盐咸部与寒先部相押 3 例外，余皆为真文与侵寻相押。

杜牧《黄州准赦祭百神文》3478b：坛站。原句作“五帝坐坛，百神立站”，与前后均不叶。站，《广韵》侵韵知林切，“权安厝也”，榛韵都念切，“璋也，屏也”。依文意，当属榛韵。

道世五古《颂六十二首之六二》补 701：尽殒菌慙泯忍谨朕。朕，寝韵字。

孙思邈五古《养生铭》补 688：神侵均嗔津身辛纯人真。侵，侵韵字。

于武陵七律《早春日山居寄城郭知己》6894：阴新沉金心。

新，真韵字。

杜光庭七古《生死歌诀》补 1511：申深。深，侵韵字。

道世五古《颂六十二首之六》补 691：鲜身天烟莲因瞻年；同上三四（补 696）：天莲烟旋鲜因瞻年。瞻，盐韵字。身因，真韵字。

(2) -m; -ng

共 3 例。

韦应物杂古《汉武帝杂歌三首之二》2006：饮永冷，饮，寝韵字，余为梗韵字。本诗六个韵段，每韵段首句均入韵。

崔敦礼《种松赋》601a：荣零阴生。阴，侵韵字。

杜光庭五古《步虚词》补 1520：京林寻鸣襟心。京鸣，庚韵字，余为侵韵字。

(3) -n; -ng

共 19 例。

A. 寒先与阳唐部，3 例：杜光庭五律《火德星君咒》补 1514：方边权前。李庾《两都赋·西都》3388a：关铛年/烟琅。

B. 真文与庚清部，11 例：韦嗣立五排《酬崔光禄冬日述怀赠答》987：名京城精琼声卿荣楹情迎真英鸣成清明诚平盈更并桢。

于武陵五律《洛阳道》6890：云新人春城。点校者以“城”为“尘”误。

文宗五古《题程修己竹障》48：神明。明，一本作“分”。

于志宁《唐故太子少保颍川定公碑》642c：震盛姓政。

苏颋《素木盘盂铭》1147b：生成盈真名精。

颜真卿《中散大夫鲜于公神道碑铭》1541b：尹城荣。

杨炎《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1908b：贞亲人神。

德宗《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257c：均氛亨云。

竇泉《述书赋下》2025a: 神精珍。

李直方《祭权少监文》2867a: 云生。

李程律赋《青出于蓝赋》2826a: 新纶纯情仁均。

C. 庚清、真文与寒先部, 2 例: 令狐楚《白杨神新庙碑》(2440a)叶“门昏眠原鞍存恩明陈邻孙言人根垣轩尊仁军然文迁”。杜光庭五古《启堂颂》(补 1526)叶“情清神仙”。

D. 真文、庚清与蒸登部, 1 例: 杜光庭七古《生死歌诀》(补 1510)叶“圣存应”。

E. 庚清与寒先部: 1 例: 杜宝符《唐故京兆杜氏夫人墓志铭》(续拾 21b)叶“倾精田城”。

F. 东钟与真文部, 1 例: 杨炯《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857b: 尊同终蒙东风。

(4) -m: -n: -ng

共 3 例。

皆见于杜光庭诗,《生死歌诀》(补 1511)叶“沉清人侵”, 人, 真韵, 清, 清韵字, 余为侵韵字; 同上(1512)叶“侵形盈轻冥凌宁经刑明匀平心”, 匀, 諄韵字, 侵心, 侵韵字。凌, 蒸韵字, 余为庚清部字;《六十甲子歌》(补 1532)叶“金侵寻秦溟”, 秦, 真韵字, 溟, 青韵字。

三、入声各部

1. 陌昔部与职德部

两部通押, 隋代不见用例, 初唐 13 例, 中唐 62 例, 晚唐 68 例, 五代两部同用, 至宋代通语两部合并为一部。关中文人相押 30 例, 皆见于盛唐以后作家, 韵例是职昔 5、锡昔职 4、职陌 3、陌

锡职 3、陌锡职德 3、陌昔职 2、陌麦锡昔职 2、昔德 1、锡职 1、麦德 1、麦职德 1、陌职德 1、陌麦职德 1、陌锡昔职 1、职德锡昔 1。

韦应物《拟古诗十二首之一》1894:迹息易白。

韦庄《秦妇吟》补 36:赤德。《赠峨嵋山弹琴李处士》8053:客测白碧窄识刻隔得。《谒金门》10076:忆息识觅力迹寂碧。《木兰花》10079:息滴觅。

杨衡《宿云溪观赋得秋灯引送客》5285:客壁侧。

杜牧《偶游石盎僧舍》5944:脉坼力冪陌释客画适织息。

白行简律赋《澹台灭明斩龙毁璧赋》3145c:力璧惜益尺。

2. 质术部与曷屑部

两部相押,隋代 9 例,皆为月没相押,初唐 21 例,除月没末、月没薛药各 1 例外,余亦为月没相押;中唐 38 例,其中 28 例为没月或含月没二韵在内的通押;晚唐 26 例,其中 19 例与月没有关;五代 4 例,有 3 例与月韵有关。这种押韵现象,与其对应的阳声韵相同,以月韵为枢纽,形成两部的参差。究其原因,恐怕与功令有关,口语里两部读音不一定相同,因为到宋代通语里,两部没有瓜葛,五代两部通押例较前代锐减,原因恐亦即在此。

关中文人相押 14 例:月没 6、质月、质薛、薛月物、月没物、薛黠没、质薛屑术、薛屑黠月末曷没、质术物没栳迄屑,只有 2 例与月没无关。

道世《颂六十二首之十八》补 693:一实毕密切蝶律日。

元稹《告畚三阳神文》2953c:述室溢漆栗谥疾怫卒拂一瑟膝苾噎物萆乞……

杜牧《祭故处州李使君文》3479c:列一实。

韦处厚《兴福寺大义禅师碑铭》3259a:佛月别辙。

韦应物《元日寄诸弟兼呈崔都水》1917:发忽月发物歇。

3. 屋烛部与职德部

两部通押,隋代 2 例(真观、智果),初唐 2 例(王梵志、张柬之),盛唐杜甫古体诗 10 例,中唐 3 例(皎然、卢仝、韩愈),晚唐 4 例(贾岛、苏拯、刘驾、刘蛻),五代 3 例(贯休),敦煌变文 1 例,关中文人 8 例,其中职德押入屋烛 6 例。

道世《颂六十二首之十六》补 693:识力色织息极伏陟德。
同上四四 698:伏目郁逼馥熟穀腹。

孙思邈《枕上记》补 686:粥足六……福北玉。

杜光庭《三启颂》补 1527:玉欲默福。

颜真卿《祭侄季明文》1547b:德玉穀/蹙逼覆毒赎。

元载《朔方河东陇右节度使王府君神道碑铭》1660c:克贼式
力极侧食黑墨国殪得愿直职息纒伏。

于邵《唐容州刺史李公去思碑》1935c:属独粟德息肉……

以上 8 例,押入职德部的是屋韵“伏”字,押入屋烛部的是德韵“德北默”,职韵“逼息”,唐五代藏汉对音德韵合口 k 组、开口 p 组分别与屋韵一、三等相同,西北方音两部当有密切关系。

4. 陌昔部与药铎部

两部相押,初唐 1 例(张说),中唐 1 例(钱起),晚唐 2 例(陆龟蒙、唐彦谦),敦煌变文 2 例。关中文人 2 例:

李庾《两都赋·东都》3389a:革册作;同上 b:貉褐帛麦。

5. -p、-t、-k 的弱化与混用

在我们划分的入声 10 部中,缉立、合盍、叶帖三部收 p 尾,质物、曷屑两部收 t 尾,屋烛、药铎、觉岳、陌昔、职德五部收 k 尾。不同韵尾的字在一起通押,表明入声尾弱化而致趋同,最终

演变为阴声韵，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渐变的。隋代混押 1 例，业德混押，见于江总《陈宣帝哀策文》，初唐 13 例，中唐 24 例，五代 12 例，敦煌变文 6 例。关中文人 23 例（其中白居易 6 例）：

(1) -k: -p

1 例。崔祐甫《祭董大使文》1858b: 泣速禄躅续，泣为缉韵字，余为屋烛部字。

(2) -k: -t

10 例，白居易另有 5 例。

A. 陌锡与曷屑：道世《颂六十二首之五七》补 700: 夕役积溺折释益历，杜光庭《生死歌诀》补 1512: 别缺拍，又(1511)叶“说热脉”。

B. 陌昔与质物：文宗《华严四祖清凉国师像赞》(348a)叶“日溢席益历实”，白居易《和寄乐天》(4985)叶“率漆乙室密腋匹实日疾质拂……”。《琵琶引》(4812)叶“客瑟(一作索)”。

C. 陌昔、职德与质物：孙思邈《四言诗》(9717)叶“液魄激忒赫碧雳寂极驿革易射滴密脉泽积籍”，崔敦礼《种松赋》(601a)叶“一啻棘一积力日”，又叶“石尺窟力”。

D. 陌昔、质物与曷屑：李庾《两都赋》3387c: 策额革磔札戟七壁泽。

E. 陌昔、质物与药铎：李庾《两都赋》3388c: 魄一洛革宅。

F. 曷屑与职德：于渍《戍卒伤春》(6931)叶“塞节雪发折月烈”，塞为首句入韵字。

(3) -p: -t

共 5 例。

A. 曷屑与叶帖：于志宁《唐故太子少保颍川定公碑》(642c)叶“哲叶洁”，窦叟《述书赋上》(2020a)叶“拙怯”。

B. 质物与缉立：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243)叶“术

毕入”，李庾《两都赋》(3388a)叶“笔十”，又(3389c)叶“室集实慄日”。

(4) -t: -p: -k

共 1 例。

杜光庭《生死歌诀之三》补 1512: 噎涩竭结热怏劣别喝裂血绝得, 涩为缉韵字, 得为德韵字, 余皆曷屑部字。

四、塞音韵尾的脱落与去入为韵

从诗文用韵的角度来说, 塞音韵尾的脱落是指含 -k、-ng 尾的韵部与阴声韵部通押。无论是阴声韵押入阳、入声韵, 还是阳、入声韵押入阴声韵部, 同一韵段的字, 其韵尾都应是一致的, 至少是非常接近。所谓去入为韵, 是指臻山两摄入声与止蟹两摄通押, 这种现象在中古尤其是晋宋齐梁时期常可见到, 如质部与脂部去声“警位器懿寐匱焮瘁”等字、薛屑与霁祭、月部与废泰等通押现象(周祖谟 1996: 724), 即是其例, 但到陈隋时期却很少见到。

阴入相押, 隋代 1 例(王胄, 琅琊人), 初唐 8 例, 见于张说 2 (洛阳)、褚遂良(钱塘)、岑文本(江陵), 余为关中人, 中唐、五代诗不见, 晚唐诗 1 例(张祜), 敦煌曲子词阴阳相押 9 例, 阴入相押 5 例。关中文人阴阳相押 4 例, 去入为韵 8 例, 阴入相押 8 例, 阳入相押 3 例, 共计 23 例。

1. 阴阳相押 4 例

A. 齐祭、支微与庚清: 杜宝符《唐故京兆杜氏夫人墓志铭》(续拾 21b)叶“梯期資知”, 梯, 齐韵字, 期知, 支微部字, 資, 《唐五代墓志汇编》(大和九九, P. 2166)作“冥”, 《碑别字新编》云唐

碑两字为或体。冥，青韵字。青韵读成齐微韵，曲子词亦见，唐五代藏汉对音青韵有与齐韵同读 ye 者，宋代刘放《贡父诗话》、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均云关中“谓青为萑”；《集韵》人之切：“仍，因也，关中语。”读蒸为之。

B. 阳唐与家麻：于湊五古《田翁叹》(6927)叶“桑梁郎章过杨家嗟桑花”，家嗟花为家麻部字，过为歌戈部字。此诗依文义当从“章”后分为两个韵段，前一韵段首句入韵，后一韵段为句句韵。李庾《两都赋》(3387c)叶“向相藏下”。

这种相押现象，唐代还见于敦煌曲子词(2例)，藏汉对音《千字文》宕摄部分字亦失去韵尾。宋张师正《倦游杂录》云河东杨献民以“磨忙”为韵。

C. 寒先与歌戈：杜牧《唐故灊陵骆处士墓志铭》(3474a)叶“乱断卧焕战畔贯绊见”。卧为歌戈部字。

2. 去入为韵 8 例

A. 质术与齐祭：窦昝《述书赋下》(2025a)叶“滞势密律”。

B. 质术与支微：李世民《皇德颂》(15a)叶“质讐律出”；杨谏律赋《公孙宏开东阁赋》(1642a)叶“实弃吉”。

C. 曷屑与齐祭：李世民五古《辽城望月》(5)叶“碣缀缺结灭”，缀，《广韵》祭韵：“连缀”，薛韵：“连补也”，原句作“映云光暂隐，隔树花如缀”，依义读祭韵为长。李適五古《答李十一崖口五渡见赠》(775)叶“绝月越缺灭穴辍说湓设”。颜真卿《摄常山郡太守京兆颜公神道碑铭》(1532b—c)叶“烈节杀羯阙闭赘雪……揭缀湓缺”(刻诸金石，思表墓缀)。杨炯《孟兰盆赋》(846c)叶“臬税设烈”(此依《杨炯集》，《全唐文》作税，薛韵)。许孟容《祭杨郎中文》(2170c)叶“噬血啞切屑绝”。

以上均是去声字押入入声韵，可能这些去声字在关中地区

仍像上古一样，是入声，亦即所谓的“去声为入”。考察出现这种韵例的作者，除许孟容是中唐人以外（白居易《青毡帐二十韵》5141“汰风吹不动”。“汰”下注云：音闕。是泰韵仍读同曷韵），余皆为初盛唐人，这表明中唐以后，这种现象逐渐消失，去入各自独立，正因为此，这些押入入声韵的去声字又可与支微、齐祭部相押。

3. 阴入相押 8 例

A. 歌戈与药铎：杜牧《阿房宫赋》3432b：阁啄角涡落。

B. 鱼模与药铎，慧立《玄奘三藏法师论》4198c：错壑恪土。
土，上古属鱼部。

C. 鱼模、尤侯与屋烛：杜牧《祭故处州李使君文》3479c：古土母取亩补暴。

D. 尤侯与屋烛：杜光庭《六十甲子歌·己未》补 1534：牛后熟忧。

E. 鱼模与陌昔：崔祐甫《祭独孤常州文》1858c：剧御絮。原句作“我思此饫，子必吾剧”。“剧”于文义不顺，或是“据”误，据，御韵。存疑。

F. 陌昔与尤侯：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247：“客厄隔耦瘠。原句作“睹马上之玉颜，常思匹耦”，疑“匹耦”应乙倒。

G. 陌昔与支微：杜光庭《六十甲子歌》补 1534：里厄；孙思邈《保生铭》补 687：溺隙霁避益戚息地。息为职韵字。

H. 陌昔、职德与咍佳：杜牧《唐陇西李府君墓志铭》3472b：宅来息值。

4. 阳入相押 3 例

A. 寒先与曷屑：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247：断馆满

惮旦扁款暖。

B. 阳唐与药铎:于知微《明堂令于大猷碑》1058b:光藏纲廓,原句作“袭兹圭组,侍彼岩廓”,鲍明炜先生改“廓”为“廊”,似无版本依据。《慧琳音义》卷二九“侵掠”条云:“下力尚反,又音略。准经义,时俗并音略。《切韵》略字韵中无此字。”掠,S2091、P3099 均无药韵音,《王三》离灼反又力尚反。漾韵读同药韵。

C. 庚清与职德:于志宁《唐太傅盖公墓碑》645a:英卿域声,原句作“从政琐闼,作范维域”,鲍明炜先生以为“域”为“城”误,不知何据。

以上我们详细分析了通语 28 部在关中地区的四大类 59 小类参差通押现象,从中可以看出关中地区通语、方音的各项变化特征:

(1)在有唐五代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关中音系经历了不小的变化,大体以盛唐为枢纽,初唐一些关系不很紧密的韵盛唐开始合用,不少韵部间的两两通押亦始见于盛唐。

(2)关中文人用韵系统有其保守的一面,也有其激进的一面:①不少见于初唐的押韵现象,关中地区却在盛唐以后才出现,如歌戈、家麻、哈佳三部间的参差;齐祭、哈佳、支微间的相混,陌昔与职德间的混用;②某些混押带有明显的古音痕迹,如“下”入鱼模部,“南”入侵寻部、庚清押入阳唐等;③某些混押首见于关中文人,如庚清与阳唐、屋烛与职德等。

(3)关中地区与江浙地区有很多共同的通押现象,像鱼模与支微、尤侯与萧豪等。

(4)阳声韵与入声韵的三类韵尾各自有混押与脱落现象。

(5)质物、曷屑两部与齐祭、支微两部的去声有同用现象,但多见于盛唐以前。

(6)某些属于通语系统的变化,关中地区亦有明显的表现,如尤侯与鱼模、蒸登与庚清、元魂痕三韵的归属、江双部介于东钟、阳唐之间等。

(7)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同一韵段三部通押多见于关中地区,尤其是阴阳相押、阳入相押,具有明显的关中特色。

(8)东钟、阳唐(江双)、庚清、蒸登四部之间,关中方音关系密切,其主元音当相近。

唐五代关中僧人的 梵汉对音系统

本章主要讨论四部经文中的密咒对音。对音材料依据大正藏所载,《尊胜陀罗尼咒》梵文大正藏收有三个版本,略有差异,收集材料时择善而从。一般来说,咒语的意义无从知晓,所以我们不再拿密咒词与词典做词形核对。汉字音韵地位的确定,主要依据《广韵》,不见于《广韵》的,则据《集韵》、《龙龕手镜》。正文中汉译注有反切的,则不依韵书,而据该反切确定汉字的音韵地位。凡某字有版本异文的,一概收录。

第一节 关中僧人译音的辅音对音情况

一、k 组

1. k

① 枳枳俱孤拘矩句麴计鸡矜军紧见建坚迦个剑吉讫吃羯脚

属劫

②乞

③乞

①类为见纽。②类“乞”《广韵》去讫切，只出现在 k_s 这个辅音丛中。在梵汉对音中， k_s 早期大多对二等初纽，至唐代对音趋于严密，广泛应用“二合”法：一个梵文字母对一个汉字。 s 是擦音，发音时呼出的气流较强， k 可能受其影响读成送气音。③类“乞”字，《广韵》鱼迄切、许讫切，《王二》巨乙切，《集韵》其迄切又巨乙切，字作乞，义为“勇兒”，与“乞”同，俗字气、乞不分。我们取群纽读。

2. kh

①弃契佉龕欠却謁

②祇

①类溪纽。②类群纽。

3. g

①祇乾健健伽咖揭謁噓

②拟艺诣儼霓颞言彦嘑虞嶽

银俨譏哦乞屹鉦孽孽孽虐

③咖根矫吃

④起欠

⑤醵

①类群纽。噓，《集韵》、《龙龕手镜》均读群纽。②类疑纽。③类见纽。④类溪纽。⑤醵，《集韵》胡关切，匣纽；另有随恋切一读，不取。

4. gh

①祇近健健伽钳俭

②加紺

③佉謁

①类群纽。②类见纽。③类溪纽。

5. ṇ

①昂昂仰

②噓

③哈

①类疑纽。②类群纽。③类匣纽。

二、c 组

1. c

①旨指止只朱珠注制振战者遮柘正占质折斫灼

②缮折时说反 ③示 ④扇 ⑤悉

⑥尔惹日 ⑦尔资置反祖咀作际载左唧

①类章纽。②类禅纽。③类船纽。④类书纽。⑤类心纽。⑥类日纽。⑦类精纽。

2. ch

①掣誓鸭曳反车檐叱绰 ②嗟嗟错

①类昌纽。②类清纽。嗟，《广韵》苏可切，《集韵》又此我切。

3. j

①视殊誓逝缮阁社折 ②舍 ③枳瞻

④而尔迤吟饵茹儒誓而曳反惹穰髯染日若弱唢入

⑤左佐咎唧 ⑥惹自罗反

①类禅纽。②类书纽。③类章纽。④类日纽。吟，《龙龕手镜》（以下简称《龙龕》）人者反。⑤类精纽。⑥类从纽。

4. jh

①社贍杓什 ②支枳瞻 ③鄣擗鉞

①类禅纽。②类章纽。③类从纽。擗（渐？），《广韵》楚鉴切，《集韵》七音，我们取疾染切。

①拏娘儻 ②撚你 ③惹穰攘壤髻弱

①类娘纽。②类泥纽。③类日纽。后两类多出现在辅音丛 jñ 的对音中。

三、t 组

1. t

①牴知致擻智置𪔐咤吒𪔐𪔐𪔐 ②撻荼

③耻佉吒_{坼佉反} ④吒_{折佉反} ⑤多

①类知纽。②类澄纽。③类彻纽，均出现在 sta 这一音节的对音中，s 是流音（擦音），导致 t 发音时气流较强，类似 th；另，悉曇体 t、th 形体极似，致误或许难免。④类章纽。吒_{坼佉反}、吒_{折佉反} 均出现在地婆诃罗译经中，“折”疑是“坼”误。⑤类端纽。

2. th

①耻祉佉谄𪔐坼 ②吒咤吒佉

①类彻纽。②类依《广韵》知纽，吒佉，《集韵》又读彻纽。

3. d

①荼 ②拏喃擗 ③弩

①类澄纽。②类娘纽。③类泥纽。

4. dh

荼湛择

只对澄纽。

5. **n**

①尼昵昵膩你奶赧拏嗑儻喃昵擗 ②祢泥那宁顛

③攘

④拏敕止反

①类娘纽。②类泥纽。③类日纽。④类彻纽，出自武彻本《尊胜陀罗尼经》，梵文作 rani，法天本译作啰拏尼整反，可能是抄手误脱“尼”字，又将“整”字拆成“敕止”二字致误。

四、t 组

1. **t**

①都覩睹妒低底噉帝諦跢戴敦单旦多哆埤顛党登鐙耽担胆
怛咍啞得 ②度啼提睇陀

①类端纽。②类定纽。

2. **th**

体替他佗詗探闕托

只对透纽。

3. **d**

①陀驮昙姪啞啞突特 ②丁怛 ③值 ④知

⑤泥祢乃奈柰娜挪那曩能南腩讷捺涅诺纳 ⑥你喃

①类定纽。②类端纽。③类澄纽。④类知纽。⑤类泥纽。⑥类娘纽。你，《广韵》乃里切，但属三等之韵。

4. dh

①地度杜提弟悌第睇钝弹驮陀驼荡昙谈淡达姪铎陀_{地耶}

反、停也反特

②睹戴多哆

③拖沓他驮_{音太}

④池

①类定纽。②类端纽。③类透纽。④类澄纽。

5. n

①弩怒祢难獠那娜囊囊宁顛南诺纳

②你膩拏喃呢

①类泥纽。②类娘纽。

五、p 组

1. p

①卑比补布鞞闭本奔半报波播簸跛𪚩钵博

②婆

③樛

④幡

①类帮纽。②类並纽。③类非纽。樛，《广韵》府远切，《集韵》又蒲波、符袁二切，並奉二纽。④类《广韵》孚袁切，敷纽；《集韵》另读符袁切，奉纽。③④两类所对音节均是 pa，相应的汉语音节依《集韵》均是奉（並）纽。

2. ph

①脾普怖铺泮颇叵頤破

②发

③部泊

④跛

⑤𪚩

①类滂纽。②类非纽。③类並纽。④类帮纽，《集韵》另读滂禾切，云：“阙人名，楚有蘧跛。”⑤类敷纽。

3. b

①菩部蒲蒲畔婆勃𪔐佛𪔐特反

②暮满冒母𪔐蜜没漠

③𪔐

④布波崩毕

⑤颇

①类並纽。②类明纽。③类微纽。④类帮纽。⑤类滂纽。

4. bh

①昆鼻鞞避菩步部陞佩弊频伴畔便𪔐婆𪔐苾勃渤薄

②费𪔐

③补波跛播

①类並纽。②类奉纽。费,《广韵》芳未、扶沸、兵媚三切,我们取奉纽读。③类帮纽。

5. m

①𪔐弭弥模谟姥慕暮迷咍谜每妹袂昧门闷满漫曼縵蔓摩磨
麽忙芒莽铭茗牟母畝亩𪔐目穆蜜𪔐密𪔐没末沫藐莫

②𪔐

①类明纽。咍,《龙龕》:“迷尔反。《玉篇》又莫杏反,香严又迷、骂二音。”《广韵》纸韵作𪔐。②类微纽。𪔐,《改并四声篇海》引《奚韵》文何切,微纽。

六、超声九音

1. v

①微尾味𪔐尾曳反、无爱反𪔐网𪔐𪔐

②𪔐符贺反、缚可反浮梵伐缚

③昆𪔐鞞鼻婆𪔐𪔐拔跋𪔐

④𪔐弭𪔐音弭曼摩麽母末沫𪔐𪔐

⑤跛报播

⑥𪔐芳已反

①类心纽。②类书纽。③类生纽。④类精纽。⑤类清纽。⑥类禅纽。

①师史使晒洒诌讪裳沙衫瑟杀嗦涩 ②娑 ③始
①类生纽。②类心纽。③类书纽。

①尸始施输戍税势舜扇奢赊舍舍商升升声胜苦睽束失室秣
设烁铄摄湿

①类书纽。②类心纽。③类生纽。④类清纽。

③ 句計係歌哋咁穀

①类晓纽。②类匣纽。𧄸，《龙龕》云：“《玉篇》于吟反，在神咒中也。又胡紺反，又随文有多释也。”宋本《玉篇》呼今切，此字只见于咒语。③类见纽，此类只见于《尊胜陀罗尼咒》，疑系抄手误 h 为 k，梵文 h、k 悉曇体形体略近。係，《集韵》另有匣纽读。

各屬又差忤閱察

只对初纽。梵文 k_s 本是一个复辅音,由于 s 是咝音,发音时气流较强,导致 k 发音时气流增强,两者结合,发音类似于 $[tʃʰ]$ 或

[tɕʰ],唐人在汉译时往往是用两个汉字来对,第一个汉字多是溪纽或见纽,第二个汉字是初纽或生纽,整个音节对初纽的不常见。

10. 零辅音

①伊乌呜污邬坞塢噉縊翳暨爱蔼印奥阿痾盎俺暗闇嗛頰遏
恶噁 ②搯

①类影纽。②类匣纽。

第二节 关中僧人对音的声母系统

一、全浊声母与鼻音声母

梵文毗声五组全浊辅音分为送气、不送气两套,从上文所列对音看,其主体对音情况是:不送气全浊辅音对汉语全浊声母和同部位的鼻音声母,送气类全浊辅音只对汉语全浊声母,而鼻辅音只对汉语鼻音声母。也就是说,鼻音只与不送气全浊辅音发生联系,而与送气全浊辅音无关:

g	群/疑	gh	群	ṅ	疑、群 ₁ 、匣 ₁
j	禅/日	jh	禅/从	ṇ	娘 ₃ 、泥 ₂ 、日 ₃
ḍ	澄/娘	ḍh	澄	ṇ̣	娘、泥、日 ₁
d	定/泥	dh	定	n	泥、娘
b	並/明	bh	並	m	明、微 ₁
v	奉微				

这种对音情形,主要出现于金刚智、善无畏、不空及其以后僧人译经中,初唐僧人不见这种译经现象。具体地说,善无畏、

金刚智对音中,不送气全浊辅音多数对汉语全浊声母,少数对汉语鼻音声母;而不空及其以后译经则略有不同:不送气全浊辅音对汉语鼻音声母与全浊声母的比例大致相同。在对浊辅音的汉语鼻音声母字中,阴阳入三类韵都有,而且阴声韵的字占优势。我们曾讨论过(储泰松 1996、1998),这种现象与梵文方音抑或陀罗尼(密教)系属无关,而极有可能是西北方音鼻音声母带有浊塞音成分。这一看法,前文第二章第四节已经做了申述,这里我们再举一例: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丁未,杀司卫少卿武惟良、淄州刺史武怀运,仍改姓蝮氏。”卷五一《皇后列传·高宗王皇后》:“寻又追改后姓为蟒氏,萧良娣为梟氏。”改“武”为“蝮”,则是读明(微)为並(奉)(据《集韵》房六、蒲沃、芳六三切);改“王”为“蟒”,则是读喻_三为明。

二、全浊声母

我们先把材料中清浊送气与不送气混对的字列成下表:

	清不送气辅音	清送气辅音	全浊不送气辅音	全浊送气辅音
全清声母			咖根矫吃枳瞻左佐咎唧 丁但知布波崩毕跛报播	戴加紺支枳睹靛 多哆跛波播补
次清声母			起欠颇叱	謁佉拖挖他驮音太
全浊声母	示缙折尔惹乞 撻荼度啼提 睇陀幡婆缙折	祇泊部		

从表上看,梵文浊不送气辅音与汉语全清声母的混对数要多于浊送气辅音与次清声母的混对数,全浊不送气辅音对全清与次清的比是 20 : 4;全浊送气辅音对全清与次清的比是

11 : 6;全浊声母混对不送气、送气清辅音的比是 17 : 3。可见,全浊辅音与不送气声母关系近。

从对音看,初唐译经,梵文全浊不送气与送气辅音均对汉语全浊声母,因为汉语全浊声母不存在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如此对音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到不空以后,就出现了分类的趋势:梵文送气全浊辅音对汉语的全浊声母,不送气全浊辅音对汉语鼻音声母,所以我们采用多数人的意见,同时根据对音的实际情况,将全浊声母拟作不送气。《切韵》音系浊声母不送气,中晚唐的慧琳译音、宋初的施护、天息灾译音浊音均送气,初唐译音的这种情形正表明关中方音从方音到通语基础音系的嬗变。

三、C 组对音与章组、精组的音值

梵文 c 组的对音比较复杂,对汉语的章组、精组与日纽。具体说来,初唐(义净以前)基本对章组,偶尔用精组字对,不空以后几乎全部对精组;而善无畏、金刚智则是平分秋色,既对章组又对精组,显示本组对音从章到精的演变过程。梵文 c 组是舌面音,与汉语章组拟音相同,盛唐以后改对精组,有人以为是密教读音的变化,但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根据第二章的讨论,我们认为在西北方音尤其是长安音里,章组读同精组,所以反映在对音上,梵文 c 组既对章组,又对精组。我们将本组对音制成下表:

c		ch	j		jh		n̄
章	船禅书	昌	禅	章书	禅	章	娘泥
精	心	清	从	精	从		
日			日				日

从表中看,除 ch、jh 外,其它各辅音对音中均出现了日纽。

初唐以前, \bar{n} 对日纽, 盛唐以后, \bar{n} 多对娘纽, 依此类推, j 若对鼻音, 则应对娘纽, 而实际情形却是只对日纽, 据此, 大体可以推测日纽与娘纽音值不同。

从对音中还可以看到, 虽然 c 组混对章组和精组, 但与其相配的流音 s (对心纽)、 \acute{s} (对书纽) 却很少相混, 这表明精章只是读音相近, 并非完全相同, 据此我们仍然将精章拟作两套辅音。

船禅二纽, 依照韵图, 船为全浊塞擦音, 禅为全浊擦音。据今人研究, 中古语音系统里禅是塞擦音, 船是擦音; 船禅相混是从南方开始然后才波及北方的。我们的对音材料里船纽字只出现 1 次: ci 示; 而禅纽字对 j 、 jh , 还对 c , 据此我们把船禅合并成一类, 读塞擦音。

四、唇音与舌音

唇音包括重唇、轻唇八纽, 舌音包括舌头、舌上八纽, 即所谓的类隔声母。对音中两组声母均出现了几个各自两两混对的例子:

t : 多端; d : 弩泥; n : 祢泥那宁顛泥; d : 知知值澄; 你喃娘; dh : 池澄;
 n : 你膩昵喃呢娘

p : 樛非幡敷; ph : 发非眨敷; b : 嘜微; bh : 费嘜奉; m : 鏐嚙微

这种零星相混的情形, 与第二章音义反切反映的情况一致: 混对数量极少, 不影响重唇、轻唇与舌头、舌上各自分立。轻唇对音主要出现在辅音 v 上, 少数出现在梵文 p 组, 考虑到梵文里 b 、 v 有互换现象, 轻唇的音值应该不是擦音, 故将其构拟作塞擦音。

五、影晓匣喻

晓匣均对 h, 看不出分野, 这一方面和梵文 h 没有清浊对立有关, 另一方面也可能关中方音里晓匣已不分; 考虑到后汉三国晓纽对 h, 匣纽合口、喻三对 v, 匣纽开口对 g, 鸠摩罗什的译经格局相同, 到周隋经师那里, 晓纽与匣纽开口对 h, 匣纽合口与喻三对 v, 到玄奘以后, 晓匣都对 h, 我们认为晓匣已趋同, 读作 [x]。

喻四纽对 y, 它应该是 [j]。y 类对音不孱杂一个喻三纽字, 喻三与喻四应该有别。

影纽字主要出现在零辅音的对音中, 影纽似是零声母。另外, 匣纽字“捐”(kham ud 龕捐)也用来对零辅音, r 的对音中用来描写其起势的是“阿喝曷于”四个字, 分别属于影纽、匣纽、喻三, 如果影纽是零声母, 则无法表示辅音 r 的起势, 从这一点考虑, 我们倾向于把影纽拟作 [ʔ], 喻三拟作 [ɣ]。

六、庄组音值

庄组庄初崇生四纽, 材料中只出现初(对 ks)、生(对 s)两纽, 梵文 ks 是二合辅音, 一般认为是舌尖后或舌叶音, 与 th(顶音)音值不同, 对音中 ks 与 th、ch 判然有别, 据此订庄组为 [tʃ] 类。

七、精组内部的参差

精组精清从心邪五纽对音主要出现在流音 s、塞擦音 c 组。

初唐以前,梵文辅音丛 ts 对清纽, s 对心纽,精从邪三纽基本不出现;中唐以后,由于 c 组可以对精组,精组五母除邪纽外都出现了,同时 ts 不再作为一个辅音丛用汉语清纽字对。按照对应关系,应该是 c 对精、ch 对清、j、jh 对从、s 对心,但在我们的材料里,出现了一些另外情况:

s 对精纽:讚; s 对清纽:磋

再把上文说的 c 组对音放到一起考虑,还有下面的情况:

c(>ts,精纽)对心(书)纽:悉扇 s对清纽:秫_{请律反}

在唐代的音义资料里,也零星地记录了一些精组内部擦音与塞擦音之间的纠葛:

(1)今梭:素禾反,关之东西皆行此音,又龠禾反,梁益之间行此音。(《可洪音义》卷二五)

(2)夜蔡:音萨,方言也,如南人呼苏为龠,唤梭为逦之类也。梭音莎,逦音七禾反。(《可洪音义》卷二)

(3)苏穰:上此乎反,米不精也,正作穰也……上又桑乎反,非也,盖译主未善方言也,故呼萨竭为蔡竭,呼穰穰为苏穰也。(《可洪音义》卷一三)

(4)晋绛人呼“梭”为“莖_{七戈反}”。(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按,梭、苏、萨皆心纽,《切韵》系韵书无清纽音,而方音里均读清纽。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将长安音的声母构拟如下:

见[k]	溪[kʰ]	群[g]	疑[ŋ][^u g]
庄[tʃ]	初[tʃʰ]	崇[dʒ]	生[ʃ]
章[tʃe]	昌[tʃeʰ]	船禅[dʒ]	书[ɕ]
精[ts]	清[tsʰ]	从[dʒ]	日[nz] 心[s] (邪)
知[tʃ]	彻[tʃʰ]	澄[dʒ]	娘[nʲ][ⁿ dʲ]

端[t]	透[tʰ]	定[d]	泥[n] [ⁿd]
帮[p]	滂[pʰ]	并[b]	明[m] [ᵐb]
非(敷)[pf]		奉[bv]	微[m]
影[ʔ]	喻四[j]	喻三[ɣ]	晓匣[x]
来[l]			

第三节 关中僧人对音的韵母系统

一、梵文元音的变化规律

梵文元音变化有所谓的 sandhi 规则,也就是元音的连音变化规则。在梵文的所有元音变化中间,最常见且最规则的是所谓的 *guṇa* 和 *vrddhi* 两种,也叫做二合元音和三合元音,它们常发生在词的派生形式和曲折变化之中。通俗一点说,*guṇa* 是一个词的正常重音形式,是在单元音的基础上加短 a 构成;*vrddhi* 是加强重音形式,是在 *guṇa* 的基础上再加 a 构成,各元音变化如下表:

单元音	a	ā	i	ī	u	ū	ṛ	ṝ	l
<i>guṇa</i>	a	ā	e		o		ar		al
<i>vrddhi</i>	ā		ai		au		ār		---

除了元音在一个词的内部会发生这种变化以外,两个词相连时也会导致元音发生变化,这就是两词之间元音相连的和谐律:

$$\begin{aligned}
 a/\bar{a} + a/\bar{a} &= \bar{a} & a/\bar{a} + i/\bar{i} &= e & a/\bar{a} + u/\bar{u} &= o & a/\bar{a} + \dot{r} &= ar \\
 a/\bar{a} + e/ai &= ai & a/\bar{a} + o/au &= au
 \end{aligned}$$

它与 *guna*、*vrddhi* 不同,它不是发生在同一个词的内部,而是出现在相连的两词之间,即上一个词的最末一个字母与下一词的起首字母相连时发生的变化,这在对音中常常碰到,汉梵对译不一致的地方,它是提供答案的线索之一。

二、元音对音情况及各韵主元音

1. 止摄与蟹摄

止摄对音情况如下:

pi 比 bi 鼻 bhi 鞞避/昆鼻/费 vi(<bi) 昆音弭/昆鼻/毗芳已反/微尾味 mi 弥弭咩 me 咩 vī 微尾 vy 微 ve 尾 ti 底丁以反、丁异反、丁你反、都里反 ta(<te) 帝丁你反 thi 体他以反 dhe/ dha(<dhe) 地 dhi 池/地 dhī 池 ni/nir/dy/di/dī/de 你 ni 拏/膩 ne 拏 li 履/里 ri 唎利/里李哩 rī 嚧/唎利梨/哩 re 梨/哩 tī 知智置/胝致掇/耻 tī 智/胝 thi 耻祉 nī 拏/尼拏你 nī 拏/尼膩 ci 只尔资置反尔/旨指示/止 ji 尔迤吟/视/吟精以反而餌 jī 餌 śī 尸/始 śy 尸 śe 始 śī 施 si 徙/四 sī 斯/臬 si 始史使 sai(>se) 师 ki 枳 khi 祇/弃 gi 只/擬起拟宜以反拟 gī 擬 ge 擬拟研以反 ghi 祇 hi/hī 哂 i/ī 伊 yi 以

蟹摄对音情况如下:

齐韵系

pe 鞞闭 bhe 陞鞞 bhya(<bhe)/bhi 鞞 mi 迷 me 迷谜 mye 谜 ti/tī 底帝 tī 噤睇 tye 帝 te 低提底帝諦睇 thi 体 the 替 de 提泥 de/di 祢 dhi 提 dhī 弟 dhe 提悌弟第睇 ni 祢泥 ne 泥祢 rī 嚧嚧唳 re 嚧隶嚧嚧唳 li/le/ri 丽隶 nī 祢

ne 泥 si/se/sye/sa(<se) 细 ke/kai 计 khe 契 gi 霓 ge 诒
hi 醯兮奚 he 系奚係计 ī 缢 e 瞠

哈韵系

vai 吠_{无爱反} dai/day 乃 tay/dhe 戴 ce 载 ai 爱

灰韵系

bhay 佩 bhai 佩 me 每 mai 妹 may 味

泰韵

dai 奈奈 dhay 陀_{音大}驮_{音太} rai 頼 ai 蔼

皆韵系

te/ tai/ tas(>tay) 𪛗 sai 讪_{疏皆反}晒_{所戒反} rai 頼_{力界反}

佳韵系

sai/ say 晒 ne/ni 孀 ca 左_{佳上}

废韵

ve/vai 吠 kai 𪛗_{居义反}

祭韵

bhyah 弊 me 袂 ve 吠_{尾曳反} kai 鸡_{取𪛗反} ge 艺 ce 制际
che 叱曳_{二合掣} cha(<chai) 誓_{𪛗曳反} jay 逝 je 誓_{而曳反} 誓 se 誓
śe 势 śvi 税 ye/yai/ya 曳

止摄主要对 i 或 ī, 偶尔对 e, 另有三处对 y(vy 微, dy 你, śy 尸); 对 ai 一次(sai 师); 蟹摄齐韵系主要对 e, 也有对 i、ī 的, 偶尔对 ai, 对 ya 一次(bhya 鞞, 此字又对 e、i); 其它各韵除夬韵字没有出现外, 均对 ai、ay、e; 另外, 对 a(-s) 一次(tas 𪛗, 此字又对 ai、e), 对 i 一次(śvi 税), 对 a 两次(cha 誓_{𪛗曳反}、ca 左_{佳上})。可见, 止摄是 i, 蟹摄一二三等是 ai, 四等齐韵是 e。

对音中随文出现的反切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两摄之间的关系:

①ti 底: 丁以反、丁异反、丁你反、都里反; te(<ta) 帝: 丁你

反; thi 体: 他以反

可见, 在经师看来, 齐韵与止摄还是不同的;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这些字(还包括其它一些齐韵字)在另外一些场合同样是对 i, 并没有注明要读成止摄。相比较而言, 齐韵对 i、i 较常见, 而止摄对 e 较少见, 表明齐韵读入止摄的可能性高于止摄读入齐韵的可能性, 这与上文反切、诗文用韵所见混用一致: 口语里齐韵与止摄读音很接近。

② kai 𪔐: 居义反(祭: 废) ve 吠: 尾曳反(废: 祭)

vai 吠: 无爱反(废: 代) sai 晒: 所戒反(卦: 怪)

rai 𪔐: 力界反(泰: 怪)

可以看到, 二、三等重韵、一等与三等(唇音)、一等与二等之间混注, 同时这些字在它处并无反切小注, 各韵之间的关系应当很近。

四等齐韵与祭韵(三等)多对 e, 显示两者关系较近, 也与反切、诗文用韵所见混同一致。

另外, 祭韵弊字对 bhya(h) 并注毘也反、毘耶反(详下假摄), 显示祭韵不读 ya, 此字没有出现对 bhai 类音节的。基于以上讨论, 我们定止摄为 [i]; 蟹摄一等主元音为 [a], 二等为 [a], 三四等为 [e]。

2. 遇摄、流摄和效摄

鱼韵系

jo 茹 nu 拏

虞韵系

bhyu 弊 毘庾反 𪔐 毘庾反 cu 朱珠注 ju 殊 jo 儒 jyo 孺 儒注反

śu/śo 输戌 kśu/kśo/kśah(>kśo) 𪔐 tu 覩 𪔐矩反 ku 俱矩句

kū 矩 ko 俱拘句 ho 句 gu/go 虞 yu 瑜庾庾 羊主反 愈 yo 瑜

模韵系

pu/pū 布 pu/pū 补 phu 怖 pho 普怖铺部 bu 菩部布
 bo 菩蒲蒲 bhu 部步 bhū 部步菩 bho 部 mu 姥慕 mū 慕
 mo 模谟慕暮 tu 都睹 to 都睹妒/妒坞_{二合} du/nu 弩 dhū
 度 dhu 靚杜度 dho 睹度 no 弩怒 lu 卢鲁 lo 卢路 ru 卢
 鲁噜 ro 噜路啮 cu 祖咀 co 祖 su/so 苏素 sū 素 sú 苏
 ko 孤 ho 虎护句 hu/hoh 护 hūm 唬 u 乌呜坞邬坞 ū 乌
 o 乌呜污坞

遇摄三韵系对 u、ū、o，没有明确的分野，多数译音字，既对 u、ū，又对 o。喻四纽对 yu、yo：

yu：庾瑜愈；yo：瑜庾

除此之外，还有下列对音形式：

jyo 孺_{儒注反}；bhyu 弊_{毘庾反} 𪔐_{毘庾反}

三等有 i 介音，从对音看，遇摄读 u、o 均可，但考虑到 sód 输舜入、śud 戍_{商聿反} 这样的对音形式，我们定遇摄主元音为 [u]。

流摄对音情形：

bu/bo/mo 母 mu 母畝慕_{音母} mū 母亩 va_k 浮

对音中只出现了唇音字。除“浮”字外，基本与遇摄相同，诗文押韵也反映尤侯韵唇音与鱼模混用，非唇音的流摄字与遇摄字当有区别，u、o 类元音对音不见非唇音的流摄字即是明证。鉴于此，我们将流摄定为 [ou]。va 对浮，a 属于歌、麻的范畴，不能排除音近致混的可能。从 phu 对破、跛、mo 对么（详下）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诗文用韵中家麻、歌戈、鱼模三部混押，即是其例。

效摄对 au、o：

po/bo 报 bo 冒 nau 獠_{奴奥反} sau 燥 gau 矫 hau 号

au 奥 rau 劳咭

本摄对音字数较少，二等、四等字没有出现，但诗文用韵本摄四韵混押，反切也有混用现象，所以我们将本摄拟为[au]。

3. 果摄与假摄

歌韵系

va 𪛗 无可反、无我反、缚可反、符贺反 𪛗 ba/ma/vā/vo 𪛗 kā 个
ga/gā 𪛗 哦 ta 多哆路𪛗 丁可反 tā 多哆路 tha 他 thā 他佗
𪛗 da 驮陀哆那娜挪𪛗 奴个反 dā 娜 dva 驮 dha 驮陀驮 唐左反
𪛗 dhā 驮陀驮多 dhā 驮 na/nā 那娜 na 那 la 罗
𪛗 lā 𪛗 ra 啰罗 rā 罗啰𪛗 rah 𪛗 ta 多 ca/cā 左
cha 𪛗 chā 𪛗 ja 左佐惹 自罗反、自𪛗反 jha/jhā 𪛗 sa 娑𪛗
sā 娑𪛗 sa 娑沙 疏我反 ha 呵诃贺𪛗 hā 诃贺呵𪛗 hah 贺
a 阿 ā 阿痾 ya 夜 𪛗可反 𪛗 余何反 耶 余何反、余他反 野 余何反

戈韵系

pa 波跛𪛗播𪛗婆𪛗 pā 跛播 pha 颇破𪛗𪛗跛 phā 颇
破 ba 𪛗婆颇摩𪛗 bā 𪛗 bha 婆跛播 bhā 婆𪛗 bhah 婆
波 ma 摩磨𪛗 mā 摩𪛗 mo/mah 𪛗 va 𪛗跛播摩𪛗 vā
𪛗 ta/tva/tvā 𪛗 ta 𪛗 折佉反、𪛗佉反 sva 娑琐 svā 莎娑
ka 迦伽 kah/kā 迦 kha/khā 𪛗 ga 伽伽伽 gha 伽𪛗 ghā
伽

麻韵系

bhya/bhyah 𪛗 𪛗耶反、𪛗也反 dhya 陀地耶反 𪛗地耶反 𪛗 ta 𪛗
𪛗 丑遯反 𪛗 ta 𪛗 tha 𪛗 丑遯反 𪛗 thā/ tah 𪛗 dha/
dhā 茶 da/ dā/ na/ nā/ nah/ nā 𪛗 nya 惹 尼也反 nā 𪛗惹 ca
遮柘者 cā 者惹 cha 车 ja 𪛗社舍惹若 而也反 jā 惹若 je 惹
jha/jhā 社 sa/svā/ṣa 沙 sya 写泻 śa 奢𪛗舍𪛗 śa/śya/śe 舍

sa/sā 洒 sya 史野_{二合} ksa/ksā 叉 kya 迦_{吉耶反、稽耶反} hya 歌也
 二合 gha 加 ya 耶也野夜 yā 耶野夜 yah 也 ye 耶

两摄均对 a、ā，相对而言，果摄 a、ā 两对，看不出明确的分野；假摄多对 a，也对 ā，数量上对 a 的多于对 ā 的，从 a、ā 的总体对音情形看，经师优先选择的是果摄，假摄是次要选择，与两摄均相拼的声母，如唇音、牙音，经师在选择译音用字时往往选择果摄字，这在梵汉对音里几乎是一个通则，它和梵文 a、ā 的复现率过高有关，其音值不是十足的[a]，汉语假摄的主元音是[a]，音色与其有别，因而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根据学界的流行看法，我们定果摄为[ɑ]，麻韵为[a]。

两摄对音中还有以下现象：

① pū 跛 phū 跛破 pho 破 mo 么 vo 嚩

② je 惹 ye 耶 śe 舍

这种对音形式如果不是抄手误抄，它至少可以说明果、假摄主元音不同，因为①中对 u、o 的没有出现麻韵字，②中对 e 的不见歌戈韵字，表明歌戈类音值与 o(u)相近，麻韵与 e 相近，而 ya 平化即是 e，演变的线索是明晰的，也是合乎音理的。

另外，①中对 u、o 的均是唇音声母字，唇音与[ɑ]相拼，受声母发音部位的影响，导致[ɑ]的发音部位抬高，听觉上像 u、o，所以对音中 pu、mo 这类音节偶尔用果摄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4. 臻摄

本摄对音情况如下：

真韵系

bhin 频 lin/ram_{r,s} 邻 cin 振 kin/kim_c 紧 gin 银 in 印
 ni 尼_{尼仁反} viś 秘 bhiś 苾 biḥ 蜜密 mit 蜜 mri 蜜嚩嚩
 cit 质唧 cir 尔_入 je 唧 ti 底_入 dir/nis/nih 你_入 diḥ 祢_入

dit/nir 涅_{宁逸反} dhir 姪 nir 你_{宁逸反} 你_入 nit/ni 昵 śir/śir 失
室 śis 失室 rit 栗唼 rat 栗 sid/cit 悉

臻韵系

sim_c 洗 si/se/sed 瑟

淳韵系

śu 舜 śud 戍_{商聿反} 秫_{输律反、请律反} 秫舜_入 率 śod 输舜_入

欣韵系

cim_c 洗_{正谨反} gir/hir/hīr 仡 hir/hīr 纈

文韵系

kun_d 军 man 漫_{音文}

魂韵系

pun 奔 pūn 奔本 tum_c 敦 dhun 钝 sum 逊 muñ 闷
mam_g 门 bud/bodh 没勃醇 mud/mor 没 dur 突讷 dar 讷
ud/od 嗚 ud 捐

痕韵系

ham_s 痕 han 恨

可以看出,开口主要对 i,偶尔对 e、a;合口对 u,偶尔对 o。
从你_入、底_入、输舜_入这样的对音形式来看,真臻欣是 i,諄文魂是 u,考虑到门对 mam,痕韵对 a,主元音可能是[ə],[uən]在语流变化中往往读成[un]。

5. 山摄

寒韵系

san/sam_s 散珊 san 讚 sān 散 tan/tām_j 旦 tam_j 单
nam_k/nān/nām_c/nam 难 dhan 弹 lām_t/rom 兰 añ 安
hām_m 悍 śar/sa/sar/sah 萨 ha/har/hār/hāt 喝 ta/that/
da 怛 tah 咍_入 thāt 闼 daś/da 捺 dhar 达 ra/raś 喇刺

var 𪔐_{无渴反} adh 𪔐_{乌割反} 𪔐_遏 ar 𪔐_遏 ad/ar 𪔐_阙

桓韵系

pa_m_c 半 pha/bha 泮 ban 畔满 bha_m_j 伴畔 bhan 满
man 漫漫曼满 ma_m_s 漫漫 ma_n 蔓 ma 漫满 pat/pad/par
𪔐_{vat/var/va} 跋 vaj 跋𪔐_{mat/vat/var} 𪔐_{vaś} 𪔐_{无𪔐反}
val/ma 沫末 mar/bal/ba 末

删韵系

na_m_k/na 𪔐_𪔐

山韵系

kṣas/kṣar 察 ṣat 杀

元韵系

kan/ka_n/ka_m_t 建 gan 健言 gan 言 gha/ghan 健
phar/phat 发 var/va/vat_t 伐 var 鞞 ka/kar 羯 gac/ga 揭
gat/gar 揭竭

仙韵系

can 缙扇 can/ca_n/ca_n 战 nā_m 𪔐_{你演反} śan/śa_m_s 扇
ga_n 𪔐_{gan} 彦𪔐_{gha_m_t} 𪔐_{ghan} 𪔐_{ya_m_t} 演 yan 演延衍
khar/ghar 𪔐_{gar/gat} 𪔐_{gac} 𪔐_{car/ca/jar} 折 ca 折_{时说反}
śat/śar/śa 设 dyat 𪔐_{徒列反}

先韵系

ka_m_c 坚 kan 见(别本作 ken) nā_m_{s,k} 𪔐_{am_r} 𪔐_{dyat}
𪔐_{der} 𪔐_{dar} 𪔐

从对音看,二等删山韵字较少见,长 ā 只见于一等开口寒韵,“兰”字又对 o,二三四等只对短 a, e 只见于四等。考虑到“𪔐_{你演反}、𪔐_{徒列反}”这种读先为仙的音注,同时参考反切与诗文用韵,我们定一等为[ɑ],二等为[a],三四等读[æ]。

6. 咸摄

覃韵系

ta/tam_j 耽 都含反 tham 探 dam/dham 曇 nam/nam_c/
 nām 南 jam 咎 kham/kha 龛 gham 紺 nām 哈 pam 布
 含二合 pham 普含二合 bam 暮含二合 bham 补含二合 mam 鞞
 牟含反 sam_p 参 参惨惨 hūm 𪛗 哈 ham_m/hām 憾 ham_s 哈 含 啾
 am 暗 ām 闇 om 庵 na/dav/dabh 纳 hav 合 sar/sa 飒
 sap 馱

谈韵系

sam/sam_s 三 tam/tām_g 担 tam/tam 胆 dham 谈 谈
 ham_s 咍 mam 𪛗 莫敢反、牟敢反 lam 蓝 蓝 𪛗 𪛗 𪛗 ram_{bh} 蓝 蓝 𪛗 𪛗 𪛗
 𪛗 rām 蓝

咸韵系

tam 𪛗 dham 湛 nam_c/nām/dam 喃

衍韵系

sam 衫 衫 san 衫

盐韵系

gham 𪛗 cam 占 cham 𪛗 jam 髯 染 瞻 jham 𪛗 sam
 髯 sam_v 苦 yam_{h,k,s,v} 𪛗 𪛗 𪛗 𪛗 yam 𪛗 kav 劫 sav 摄

严韵系

gam/gam 𪛗

凡韵系

kam/kam/kām 剑 kham/gam 欠 pham 𪛗 bham 𪛗
 ba/van/mam 𪛗 vam 𪛗

四等添韵没有出现，或许经师以为 a 不符合添韵，各韵均对 a，
 一等覃韵有对 ū、o 的，与山摄颇相类似，所以我们定一等为[ɑ]，

二等为[a]，三四等为[æ]。

7. 深摄

rim 唸 huṃ/hūm 吽 hūm 𪛗 śiv 湿 jiv 入

吽，《广韵》呼后切，《集韵》又于金切，《龙龕·口部》：“音吼，川韵又乎音反”；𪛗，《龙龕·牛部》云：“《玉篇》于吟反，在神咒中也。又胡紺反，又随文有多释也。”宋本《玉篇》呼今切，此字只见于咒语。从对音看，吽、𪛗音义无别，读侵韵，差异唯在形体：一为会意字，一为形声字。据此，侵韵可以拟做[ɯ]，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既对[i]又对[u]。

8. 通摄

东韵系

va(或作 vaṃs) 梦 kṣobh/kṣubh 閱 muk 穆 mukh/
muk/mug/mok/mogh 目 śuk 缩 hoḥ 斛穀

冬韵系

hoḥ/haḥ/hāḥ 鹄

钟韵系

guṃ_g 颺 va(或作 vaṃ_s) 网_{无奉反} śuk 束 yuḥ/yus 欲
穀，《广韵》古禄切，《龙龕》殳部指其为“穀穀”之俗字，呼木反，与《广韵》音同。本摄对 u、o，唇音字对 a，主元音当是[o]，“鹄”对 a，依《集韵》，有曷各切一音，此字别本对郝，均为铎韵字。va(vam)对梦、网_{无奉反}，a 本是宕摄的范畴，这和诗文用韵东钟与阳唐相押反映的情形一致。

9. 宕摄与江摄

tām_g/ta 党 dhañ 荡 na/nā/naḥ 囊 na/nā/naḥ/nam_s

曩 la/lam_g 浪 rām_k 朗 ma/mam_g/mah 莽 ma/mām_g/mah
 忙 mam_j 芒 nā 昂 啍 aṇ 盎 cak/cah 作 chah 错入 jhah
 鉞入 thak/thah 诿 dhah 铎入 nak/nah/dak/dah 诺诺入 pak/
 pah 博 phah 泊入 bah 漠入 bhak/bhag/bhat/bhah 薄 mah
 莫入 vā 𪔐 无博反 vak 𪔐 无各反 lah 啖入 咯 lak 落咯 rak 咯
 rah 啖咯 𪔐 入洛 sah/sah 索入 索 hah 鹤 郝 𪔐 ah 恶 𪔐 阿入

阳韵系

na/nā 仰 śam_k 商 nā/nā/ja/jah 穰 nā 壤 娘 kah 脚
 kar/kah/khah 却 gah 虐 ghah 伽入 nā/nah/gat 𪔐 cak 斫
 ja 若 jah 若 惹入 弱 𪔐 入 nah 弱 ba/va 缚 vah 缚 𪔐 yak/
 yah 药 lok 略 śah 烁

江韵系

myak/myas 藐 tah 知 角反 thah 𪔐 角反 dah/nah 𪔐
 宕摄对音与果假二摄相似，从“da 曩 奴个反、rah 𪔐 入、ah 阿入”看，
 唐韵是[ɑ]，阳韵是[a]。江韵对音主要出现在知组字上（𪔐字另有
 陌韵读），却又没有选用江韵的卓声符字，而是采用了反切拼
 读法。从诗文用韵看，唐代江韵字（尤其是初唐）游离于通、宕二
 摄之间，鉴于此，我们将江韵拟作低央的[ɐ]。

10. 梗摄与曾摄

庚韵系

dhah 择 sah 𪔐 入

耕韵系

na/nā/ñe/na/ni/ni 𪔐 tak 𪔐

清韵系

tam_k 桢 śe 声 ni 𪔐 尼整反 --im_g 盈 niṣ 你 宁 𪔐 反 yak 亦

青韵系

ne/ni/ni 宁 ne/ni/ni/da 顚 ne 聆 mi 茗 mi/me 铭
de(或作 dēn) 丁

蒸韵系

ja 剩 śam_t 胜思孕反胜 śam_k 昇乘二合昇 sam_g 僧思孕反
rīm_g 陵陵凌 ram_s 唼 --im_g 孕 gīh 拟翼二合擬入声 nir 你翼
二合涅槃二合 rir/lik 力 yik 翼

登韵系

bam_s/vam_s 崩 mam_g 瞢 tam_g 鐙登 dam_s 能 sam_{g,h} 僧
ram_g 稜唼 bud 佛哺特反 dhas/dhak 特 rak 勒 sak 塞

瞢,《龙龕·目部》云:“俗,正作瞢,莫登反。”tam_k 桢,高丽藏作“損咤应反”,依切属蒸韵,《广韵》属清韵。

两摄对音多有参差,一、二等对 a,“儻”是对音常用字,对 a、i、e;三等、四等主要对 i、e,齿音、舌上音对 a,根据对音,可以有:庚耕[æ],青青[e],蒸登[ə]。

三、韵尾系统

中古汉语的辅音韵尾有六个:鼻音韵尾 ŋ、n、m,塞音韵尾 p、t、k。从关中僧人的对音情况来看,关中方音具备这 6 个韵尾,但是出现了一些变异。

1. 鼻音韵尾

梵文鼻辅音有 5 个: \bar{n} 、 $\bar{\tilde{n}}$ 、 \bar{n} 、m、 \bar{n} 与汉语舌根鼻音韵尾相当,-m 与双唇鼻音韵尾相当;梵文前鼻辅音有 \bar{n} 、 $\bar{\tilde{n}}$ 、 \bar{n} 3 个,而汉语一般认为只有 -n1 个,所以汉语的 -n 尾与梵文的 \bar{n} 、 $\bar{\tilde{n}}$ 、 \bar{n} 对应。除此之外,梵文还有 1 个鼻化辅音 \bar{m} ,缀在元音后,常随其后的辅音而变换音值:在 k 组辅音前变 \bar{n} ,在 c 组辅音前变 $\bar{\tilde{n}}$,在 t 组

辅音前变 n, 在 p 组辅音前变 m。不过在对音实践中, 译经僧人往往把它当做是纯粹的鼻音 m。如善无畏译《广大念诵仪轨供养方便会》卷下(p83a)翻译梵文字轮“辅音 + am”音节所用的 35 个汉字(34 个辅音依次与其相拼, 再加上零辅音), 全部是咸摄字。了解这一规律, 对音中的很多参差现象就容易理解了。

汉语 -n、-m 尾的对音比较规整, 基本上与梵文的 \bar{n} 、 \bar{n} 、 \bar{n} 和 m 对应, 但有几个字对梵文开音节: 尼_{尼仁反} 舜漫满赧健耽龛鏊, 除了“尼耽”二字外, 其它各字又对相应的鼻尾音节, 从总体对音情况来看, 臻摄、山摄、咸摄、深摄当有鼻音韵尾, 出现这种例外的原因有两种可能: 第一, 关中方音里这几个字的实际读音可能存在变读, 读开音节或闭音节均可, 诗文用韵里也出现了寒先与歌戈相押的情况; 第二, 这些字对应的梵文音节可能带鼻化音 \bar{m} , 由于 \bar{m} 的写法较特殊, 只在其所附的前一音节的上方加一点来表示, 如 ka 上面加一点就是 \bar{kam} , 抄手极易抄脱上面的一点, 这样 \bar{kam} 就变成了 ka。大正藏的校注里保存了很多类似的版本异文。

汉语 η 尾的对音比较乱, 理论上说, 它应该对应梵文的 \bar{n} 以及在 k 组前面的 \bar{m} , 但从上文罗列的通江宕梗曾五摄对音情形看, 却没有这么单纯。除冬韵、江韵、庚韵没有出现鼻音尾字以外, 其它各韵的鼻韵尾字对音情况如下:

只对 \bar{n} (含 \bar{m}_k 类): 颯_钟 荡朗盎_唐 商_阳 盈拈_{尼整反} 桢_清 乘昇陵噉
凌孕_蒸 瞢登_登 橙僧稜噉_登

既对 \bar{n} (含 \bar{m}_k 类) 又对开音节: 梦_东 网_{无奉反}, 钟_钟 党曩_{ms} 浪莽忙
唐_{丁青}

只对开音节: 囊昂_唐 仰穰壤娘_阳 儻耕_清 宁_清 𪔐铭茗_青 剩_蒸

只对 -n (含 \bar{n} 、 \bar{n}) 尾: 芒_唐 胜_蒸 崩能_登

只有耕韵、青韵完全对开音节, 其它各韵都是既对开音节又

对闭音节,开音节可能是误脱了音节上的 \dot{m} ,鼻音尾应该还保存着。耕韵只有“儻”一个字,是译音常用字,复现频率极高,不太可能是上文说的抄手抄脱了音节上的 \dot{m} ,宕摄的“囊囊娘壤穰仰”等字也属于这种情况。从诗文用韵来看,庚青部与齐祭、支微相押,应该是庚青部韵尾脱落所致。汧,本读径韵,《切韵》系韵书又收霁韵读;耳、齿,《集韵》均有拯韵又读,大概中古某些方音里后鼻音尾已经脱落。但由于对音出现的韵字太少,我们还是倾向于通江宕梗曾五摄仍有后鼻音尾。

汉语 η 韵尾的字还可以对梵文 $-n$ 尾的音节,主要是唐韵、蒸韵、登韵的字,这与诗文用韵颇为相似:真文、寒先与阳唐、庚青、蒸登混押有19例之多,但这两种材料所反映的大概不是普遍现象,因为对音中 $-n$ 、 $-\eta$ 的分际还是很清楚的。

2. 塞音韵尾

汉语 $-p$ 、 $-t$ 、 $-k$ 三类入声韵尾中, $-p$ 尾字对音最完整,基本上都是对应唇音收尾的音节,唯一的例外是“颯”对 sar/sa ，“纳”对 na (又对 $-v$ 、 $-bh$)。

山摄、臻摄入声对音较复杂,出现的辅音有 $-t$ 、 $-d$ 、 $-dh$ 、 $-\dot{t}$ 、 $-c$ 、 $-j$ 、 $-r$ 、 $-s$ 、 $-\dot{s}$ 、 $-\dot{s}$ 、 $-\dot{h}$ 、 $-h$ 、 $-l$ 等13个,还有对开音节的,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t$ 、 $-r$ 和零辅音(开音节)。

汉语 $-k$ 尾对音对应的梵文辅音有 $-k$ 、 $-kh$ 、 $-g$ 、 $-gh$ 、 $-t$ 、 $-\dot{t}$ 、 $-s$ 、 $-\dot{s}$ 、 $-r$ 、 $-\dot{h}$ 、 $-h$ 、 $-d$ 和零辅音,其中 $-t$ 、 $-\dot{t}$ 、 $-s$ 、 $-\dot{s}$ 、 $-r$ 、 $-\dot{h}$ 、 $-h$ 、 $-d$ 都只出现在一两个字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k$ 、 $-\dot{h}$ 和零辅音。

汉语 $-t$ 尾和 $-k$ 尾对音出现了一些相同的辅音形式,主要是常常用来对译 $-t$ 尾的辅音出现在 $-k$ 尾字上,说明 $-k$ 尾不稳定,大概某些 $-k$ 尾入声字已读成喉塞音,但 $-t$ 、 $-k$ 的界限仍然存在。《广大念诵仪轨供养方便会》卷下(p83a)翻译梵文字轮“辅音+

ah”音节所用的 35 个汉字中，铎韵字 18 个，药韵字 9 个，觉韵字 4 个，陌韵字 2 个，戈韵（伽 ghah）和曷韵字（咍 tah）各 1 个，每个汉字下均加注“入”字，表明是入声。这些字中只有两个不是收 -k 尾，因为铎韵无端纽、群纽字；加注“入”字，是提醒读者不要忘记这些字要读入声。

梵文 -h 音节的对音还出现了很多阴声韵字：dhih 池、ksah 𪛗、hoh 护、dhāh 驮、rah 啰、hah 贺、bhaḥ 波婆、mah 麼、kah 迦、tah 姹、nah 拏、bhyah 弊昆耶反、昆也反、yah 也，以 -ah 这样的音节最多，梵文法规定（见 Whitney, § 175），-as 在浊辅音和短 a 前变成 o，这里 -ah 对的主要是歌韵字，另有 2 个麻韵字、1 个虞韵字，用 ah > o 可以解释歌韵字、虞韵字的对音，但是麻韵对音不见对 o 的，这条音变规则用不上；另外支韵“池”字、模韵“护”字也对 h，究其原因，可能方音里阴声韵字的读音听觉上与入声韵字相似，这从梵文 49 根本字对音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昙无讖、智广、《景祐天竺字源》短元音 a、i、u 都用入声字对，长元音则用阴声韵字对，短元音导致整个音节发音的时长相对较短，与入声韵短促的特点相符。尽管如此，阴声韵与入声韵仍然是有区别的，请看材料里的下列对音方式：

rah 啰_入、ah 阿_入、gīh 𪛗_入、dih 祢_入、nih 你_入

这些汉字都是阴声韵字，加注“入”字也是提醒读者注意要念入声。

对音中出现的这种前后鼻音韵尾相混，入声 -t、-k 尾混用，阴声韵与入声韵的参差，与同期诗文用韵和反切材料所反映的情况一致。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将关中音的韵系排列如下：

摄	《广韵》 韵目	拟 音

止摄	支脂之微	i ui	摄	《广韵》 韵目	拟 音
蟹摄	灰哈泰	ai uai			
	佳皆夬	ai uai			
	齐祭废	iei iuei	山摄	寒桓	an uan at uat
遇摄	鱼虞模	u iu		删山	an uan at uat
效摄	萧宵肴豪	au iau		元仙先	iæn iuæn iæt iuæt
流摄	尤侯幽	ou iou	咸摄	覃谈	am ap
果摄	歌戈	a ua		咸衔凡	am ap
假摄	麻	a ia ua		盐严添	iæm iæp
臻摄	魂痕	ən uən ət uət	通摄	东冬钟	oŋ ioŋ ok iok
	真臻欣	in it	江摄	江	ɐŋ uɐŋ ɐk uɐk
	谆文	iuin iuit	宕摄	唐	aŋ uaŋ ak uak
深摄	侵	iwm iwp		阳	iaŋ iuaŋ iak iuak
梗摄	庚耕		梗摄		æŋ uæŋ iæŋ iuæŋ
					æk uæk iæk iuæk
	清青				ieŋ iueŋ iek iuek
曾摄	蒸登		曾摄	蒸登	əŋ uəŋ iəŋ ək uək iək

唐五代关中方音的 声调特征

前文我们已通过对反切、押韵材料的整理、归纳，分析了关中方音的某些声调特征。本章拟从律诗失律现象来考察关中方音的声调特征。

第一节 律诗失律的平仄格式及其类型

一、失 律

近体诗一般有四要素：平仄、对仗、押韵、字（句）数，而平仄又是判断是否近体诗的最重要的尺度。近体诗最基本的四种平仄格式是：

甲、仄仄平平仄

乙、平平仄仄平

丙、平平平仄仄

丁、仄仄仄平平

甲乙丙都有变式，即所谓的拗救（为陈述简洁，本文只以五言为例，七言可依五言类推）：

甲种句第三或第四字用了仄声，为拗，需将对句（乙种句）第三字改为平声，是为救。如韩偓《早玩雪梅有怀亲属》（7791）：“北陆候才变，南枝花已开”，“候”字拗，“花”字救。

乙种句第一字用了仄声，为拗，需将第三字改为平声，为救。如韩偓《湖南梅花》（7793）：“玉为通体依稀见，香号返魂容易回”，“返”字拗，“容”字救。甲乙两种句式的拗救常合起来使用：韩偓《山院避暑》（7803）：“运塞地维窄，气苏天宇空”，“地、气”拗，“天”字救。《太平谷中玩水上花》（7816）：“一溪红点我独惜，几树蜜房谁见开”，“谁”既救本句“蜜”字拗，又救出句“我独”两字拗。

丙种句第三字用了仄声，为拗，须将第四字改为平声，为救。如苏颋《景龙观送裴士曹》（805）：“雨雪长疑向函谷，山泉直似到流沙”，“函”字救“向”字拗。

拗而能救，仍然合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但是，我们也发现关中诗人很多诗句拗而不救，这是诗家大忌，我们称之为失律。

二、失律的类型

既然拗句主要出现在甲乙丙三种句式里，那么失律也不外乎这三类。

1. 丙种句

常式：平平平仄仄

失律：平平仄仄仄

第三第四两仄声以用去、入声字为常，如第三字用上声，则第四字必用去、入声字。如（拗字下加横线，下同）：

杜淹《咏寒食斗鸡》（435）：“虽然百战胜，会自不论功。”

韦应物《早春对雪》（1904）：“犹残腊月酒，更值早梅春。”

于武陵《泛若耶宿云门》(补 1123):“深犹见白日,凉好换生衣。”

2. 甲种句

常式:仄仄平平仄 失律:仄仄仄平仄/仄仄平仄仄
 /仄仄仄仄仄

第三第四两字常见的组合是:平声 + 去声、平声 + 入声,或去(入声) + 平声;而上声 + 平声或平声 + 上声均极少见:如两字均拗,则多用去声、入声。对句(乙种句)第三字多为去声、入声,少数用上声。例如:

苏颋《兴州出行》(802):“滴滴泣花露,微微出岫云。”

李洞《终南山二十韵》(8289):“一谷势当午,孤峰耸起丁。”

杜牧《醉题》(5987):“金镊洗霜鬓,银觥敌露桃。”

3. 乙种句

常式:平平仄仄平 失律:仄平仄仄平

较少见。首字多上、入声,第三字同。首字如是上声,第三字则为去声,首字若为入声,则第三字为上声,例外较少。

于武陵《过洛阳城》(6897):“古来利与名,俱在洛阳城。”

杜光庭《月孛星君咒》(补 1515):“青桂黄华辅,郁罗保素灵。”

有时甲乙均拗,皆不救:

杜牧《寄远》(5988):“前山极远碧云合,清夜一声白雪微。”

韦贯之《雪中寓直》(补 1005):“耿耿风雪暮,直庐未掩扉。”

4. 丁种句

常式:仄仄仄平平 失律:仄仄平平平/仄仄平仄平

一般认为，丁种句是不存在拗救的，目前见到的诗律学著作都没有单独谈到丁种句的拗救，唯王力《汉语诗律学》(p95—96)说丙种句拗，可用丁种句救，如韦应物《简卢陟》：“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白”拗“知”救。这种句式，王力以为极罕见，因为三平调是古风之常见句式。关中文人丁种句失律与丙种句(出句，如是首联，亦可以是乙种句)毫无关联：

苏颋《经三泉路作》(803)：“三月松作花，春行日渐赊。”首句入韵，第三字该用仄声却用平声(松)，第四字该用平声却用仄声(作)，如果可算作拗救，那与丙种句第三字拗第四字救的原理相同。

李洞《送舍弟之山南》(8285)：“南山入谷游，去彻山南州。”

白居易《题法华山天衣寺》(补 1084)：“龙愤水声连击磬，猿啼月色闲持经。”

白诗出句并无“拗”。

5. 失粘与失对

这里是指非拗救位置上(第二、五字)的平仄失律现象：该平而用仄，该仄却用平。

丁种句：

白居易《寒食夜》(4925)：“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

丙种句：

白居易《坠马强出赠同座》(5027)：“坐依桃叶枝，行呷地黄杯。”

乙种句：

李郢《渡淮后却泗州秦处士》(补 426)：“正愁客路逢山雨，更忆云外卧草亭。”

甲种句：

令狐楚《九日黄白二菊花盛开》(补 1063)：“鬓云徒云白，腰金未是黄。”

6. 孤仄

乙种句忌犯孤平，这是常识，但乙种句还常有一种变式，即平平平仄平，却鲜有人提及。请看例句：

乔备《秋夜巫山》(9969)：“萤色寒秋露，猿啼清夜闻。”

秦韬玉《题竹》(7657)：“削玉森林幽思清，院家高兴尚分明。”

“清、幽”两字处均该用仄声，但却用了平声，诗中无拗，因而不存在为救拗而改调的问题。这种现象，关中文人诗中出现较多，仅白居易近体诗中就发现 398 例，对此，《汉语诗律学》云：“(诗人)尽可能避免，否则尽可能补救。”(p90)

由于古体诗常见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平、平平平仄平、仄仄平仄平，而这恰恰与上述我们谈到的丁种句、乙种句的失律格式相同，因人们不把这种失律调式当做律诗格式来谈，但乙种句的拗式仄平平仄平、丙种句的拗式平平仄平仄、甲种句的拗式仄仄平仄也是古体诗的常用格式。既然它们仍属合律，所以我们把乙、丁的这两种格式也算做合律，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两种格式拗而不救。

第二节 失律诗歌的辨别及其数据统计

在分类统计之前，我们首先要说明确定近体诗的一些原则，以韦应物《简卢陟》(1923)为例：

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恹惶戎旅下，蹉跎淮海滨。

涧树含朝雨，山鸟哢余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

王力以为本诗是近体诗，因为句数、押韵、对仗均合乎近体诗的要求，但本诗平仄、粘对皆不合格律。首联王氏认为“白”与“知”一拗一救，而“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平”是古体诗的典型联式，暂且不论；颌联、颈联格律是丙乙、甲丁，尾联对句是仄仄仄平平，其出句当是平平平仄仄，而“我有一瓢酒”却是仄仄仄平平，是甲种句的变式，这些均是古体诗的典型特征；粘对方面，“遇惶、跼树”不同调，失粘；“惶跼、树鸟、有以”均失对。近体诗既然是形式化的产物，平仄就应是第一要素，平仄差异太大的就不能算近体诗。因此，判断是否近体诗的原则应是：

A. 平仄合乎甲乙丙丁四种格式；B. 联式必须合乎甲乙、丙丁、乙丁、丁乙四种格式；C. 对仗；D. 押韵；E. 在满足 B、C、D 三个条件下，允许平仄出现变式，诗律上叫做失救（即拗而不救），具体是：

甲种句：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仄仄仄仄仄

乙种句：仄平仄仄平/平平平仄平

丙种句：平平仄仄仄

丁种句：仄仄平平平/仄仄平仄平

共 8 种失救格式。

我们的操作步骤是：确定近体诗后，再找出上述 8 种失救句式，然后观察平上去入四声在拗、救位置上的分布特征，最后按类统计数据，以考察四声之间关系之远近。以丙种句为例，按律应是第三字拗，第四字救。先统计第三字声调类别及总数，再计算第四字的声调类别及总数。如“风吹昨夜泪”（刘商《古意》3457），昨，入声；夜，去声，则入、去各计一次。

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平去两读的多音字。根据我

们的观察，多音字的平仄往往不能与韵书音义对应，正如《鸡肋编》卷上“杜诗押韵”条所云：“诗人拘于声律，取其意（当是‘音’字）而略其义也。”（可参考《汉语诗律学》p132—142）：

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白居易《寒闺夜》4839）

春销不得处，唯有鬓边霜。（白居易《早春》4856）

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白居易《忆元九》4844）

不，去声，作句末语气词时读平声。第一首是甲乙联，“影”字拗，“不”字当救，即读平声。第二、三首均是丙丁联，“不得处”是三仄调，“不”字拗，“不同见”句，“同”救“不”字拗。三句“不”字义同，但平仄表现不同。

世缘未了治不得，孤负青山心共知。（白居易《别张殷衡》4853）

黄昏倚柱不归去，肠断绿荷风雨声。（韦庄《摇落》）

两句“不”字分别读去声、平声，均拗，对句“心、风”救。

再如，白居易《书事咏怀》（5195）：“金多输陆贾，酒足胜陶潜。”《酬梦得比萱草见赠》（5195）：“老衰胜少夭，闲乐笑忙愁。”胜，两诗义同，音读却一平一去。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不把含常见多音字的失律现象纳入统计范围。

一、丙种句拗救位置上的四声分布

	平	上	去	入	总计
第三字（拗）	9	52	138	143	342
第四字（救）	9	107	117	109	342

上声，第三字使用了 52 次，其中有 3 次是全浊上声字（伴 2 待 1），

第四字 107 次中,全浊上声字有 12 次(道 2 后 2 氏 1 窈 1 诞 1 善 1 士 1 似 1 妓 1 皓 1)。第三第四字均上声的仅 17 次,其中全浊上 3 次。

二、甲种句第三(或四)字与乙种句第三字及乙种句第一字与第三字的四声分布

	上	去	入	总计
甲三(拗)	26	50	44	120
乙三(救)	28	38	46	112
乙一(拗)	4	2	6	12
乙三(救)	5	3	4	12

甲乙联共失律 112 联,甲三 120 次中,第四字失律 12 次,另有 8 次三四字均拗,因而比乙三多 8 次。乙种句首字失律 12 次,其中 5 次与甲三同时失律,加上这 7 次(乙一上 3 去 1 入 3,乙三上 3 去 2 入 2),则甲乙联失律共 119 次。甲三上声字有 3 个全浊上声字(是 1 后 1 柱 1),乙三有全浊上声字 7 次(是 4 坐 2 静 1)。同一联中,甲三、乙三同时是上声字的只有 6 次(含乙一),其中含全浊上一次。

三、丁种句第三、四字失律声调分布

丁种句第三字仄第四字平,合律,反之即为拗。

	平	上	去	入	总计
丁三	39				39
丁四		5	8	5	18

丁种句失律共 44 次,其中三四均拗的 39 次,只有第四字拗的 5 次。

四、其 它

主要是二、五位置上的平仄失律,当用仄声时却用了平声,当用平声时却用了仄声。

	平	上	去	入	总计
当平而仄		4	7	8	19
当仄而平	11				11

上声 4 次里,全浊上 2 次(是 1 在 1)。

五、失律句式在四联中的分布

近体诗多是八句四联:首联、颔联、颈联、尾联。失律句式除了出现在律诗、绝句中之外,还有不少出现在排律之中,且极少见于第一联,也不出现在最后一联。

	首联	颔联	颈联	尾联	排律	总计
甲乙	46	20	10	28	15	119
丙	40	61	26	87	128	342
丁	17	7	5	7	8	44
其他	12	3	5	6	4	30
总计	115	91	46	128	155	535

从上表看,失律现象在颈联出现最少,其次是颔联,出现较多的是首联和尾联,而最多的是排律,超过颔联、颈联的总和,大概由于排律要求最严,面面俱到造成了顾此失彼。

第三节 失律现象与关中语音的声调特征

上文我们分四大类统计出失律平仄在平、上、去、入四声上的分布数据,可以看出,拗的位置上去声、入声的次数远大于上声的次数,救的位置上上声次数稍高,但还是低于去、入声,根据上、去、入三声替代平声的次数多寡,我们能窥测到唐代关中方言平声与上、去、入三声间关系之远近。由于仄声包括上、去、入三种声调,在该仄而用平的地方,我们无法确知这个仄声该是上、去、入三声中的哪一个,所以我们只好放弃这一部分数据,仅就甲乙丙、丁四、当平用仄这几类数据作些粗浅的分析。

一、平调与仄调关系 :从拗处位置看

先将上、去、入三声在各种失律类型的拗处位置(按格律,此处当用平)上的分布及其百分比,列表如下:

	总数	上		去		入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甲三	120	26	21.67	50	41.67	44	36.67
乙一	12	4	33.33	2	16.67	6	50
丙三	333	52	15.61	138	41.44	143	42.94
丁四	18	5	27.78	8	44.44	5	27.78
当平用仄	19	4	21.05	7	36.84	8	42.1
总计	502	91	18.13	205	40.84	206	41.04

从表中看,平声与上声关系最远,与去、入关系几乎同样近,乙句上声比例高于去声,4 例出自王昌龄《河上老人歌》(1451)、唐

德宗《题僧寺壁》(补 936)、白居易《夜坐》(4854)、于武陵《过洛阳城》(6897),均是长安及其以东人,总数太少,因而比例显高(详下)。上文我们谈到浊上变去的话,如果把上声里浊上字去掉,则上声只占全部总数的 16.53%,去声上升到 42.43%。

二、平调与仄调之关系 :从失救位置看

失救位置上,上、去、入三种声调的分布及百分比是:

	总数	上		去		入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乙三	119	31	26.05	40	33.61	48	40.34
丙四	333	107	32.13	117	35.14	109	32.73
总计	452	138	30.53	157	34.73	157	34.73

与拗处仄调三声分布相比,也是平声与上声关系远,与去、入关系近,只是三声之间差距较小,但如果把全浊上声字移到去声里,则上声的百分比依次变为:20.17%、28.53%、26.33%,去声则变为 39.5%、38.74%、38.94%,这就与拗处上、去、入三声比例的分布较为接近了。

上声与平声关系最远,还可从甲乙丙三种句式拗救位置均是上声的出现率得到证明:甲三乙三均上声的仅 6 次,丙三丙四皆上声的仅 14 次(不计均为全浊上的 3 次),分别占各自格式的 5.04%、4.2%,这么低的比率,更说明上声是绝对不能与平声混为一谈的。

平声与去声、入声的关系,从总的比率来看,差别不大,细言之,平声与去声关系稍近,与入声关系稍远。白居易诗中的一些小注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广韵》的一些平、去两读字,白诗多取去声义,亦置于仄声位置,却又在该字下注明去声,这些字是

湟(4860)、长(4869)、空(4933)、烧(4937)、旋(4970)、膏(5018)、胶(5026)、凝(5074)、簪(5142)、檠(5141)等(唯湟字仅平声一读),如《奉和汴州令狐公二十二韵》:“仁风扇平声道路,阴雨膏去声閭闾。”这是丙丁联,依义,扇、膏均当读平声,则扇注“平声”即显累赘。究其原因,作者可能分不清平、去,平、去两读字多读平声,部分读去声。

白居易《山中问月》(4891):“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思_{思必切}离。”相读入声,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云:“世多言白乐天用相字,多从俗语作思必切……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声,至今犹然,不独乐天。老杜云: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梅。亦从入声读,乃不失律。俗谓南人入京师,效北语,过相蓝,辄读其榜曰大厮国寺,传以为笑。”“相”作副词,平声;作名词,去声。乐天以平为入,此为北方俗语,至南宋犹然。将思必切读为“厮”,亦可证平声为入。

第四节 唐五代关中方音的声调层次

上文我们详细分析了失律现象凸现出来的平、上、去、入四声间的亲疏远近关系,其中有两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令人生疑:第一,该用平声位置上的去、入声分布比率为何如此接近?第二,近体诗四种平仄格式中,乙、丁要求最严,可上声在其失律位置上的分布为何大大高于甲、丙?为什么当救位置上的上声分布要高于拗处位置上的分布?这是否与平声似去的说法相冲突?这些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究其原因,可能与关中方音里的声调具有不同的层次叠置有关。下面我们尝试从两方面做些解释。

一、圆明字轮与四十九根本字的对音

古代译经家对梵文字母的翻译非常考究,因为其中蕴含着微言大义,马虎不得。明濬《答柳博士书》(全唐文 4199c)云:“师已一心,滞文句于上下,误音字之平去……又采鄙俚讹韵,以拟梵本啖音……舛杂乖论,何从而至。”可见,译音要用标准语言,因而从对音的前后差异上,可以看出一些语音变化。西北地区译经僧人的圆明字轮、四十七根本字的对音情况是(李荣 1956,刘广和 1997):

晋代的鸠摩罗什、昙无讖均以汉语平声字对译梵文字母,唯梵文 C 组鼻音均对汉语入声“若”字, ya、sva 罗什对去声字夜、簸,梵文长短元音讖公也只是注以“长、短”二字来区别;隋代阇那崛多仍维持这一格局,到唐代有了变化:玄应梵文次浊辅音(na、la 除外)对汉语去声字, a、u 对上声字, i 对入声字, bha、dha 对去声字, 余皆对平声字;地婆诃罗开始在平声字下加注“上声”,多是梵文不送气塞音和次浊音,善无畏次浊辅音对上声字;不空以后基本上是梵文短元音对汉语上声字,长元音对去声字,辅音皆对上声字,唯浊送气辅音对去声字。可以看出,隋代以前梵文字母主要是以汉语平声字对,偶尔用去、入声字,初唐早期个别梵文元音音节改以汉语上、入声字对(表明平声调开始出现变化),中期某些梵文不送气辅音、鼻音对汉语上声,余以汉语平声字对,平、上交替使用;盛唐次浊辅音对汉语上声,中唐以后除长元音、浊送气辅音外,皆以汉语上声字对。

综上所述,隋代以前平、去调近,唐初平声调值逐渐向上声靠拢,中唐完成这种变化。

二、《悉曇藏》关于唐代声调的记载

日僧安然《悉曇藏》(880年)卷五记载了唐代表金正聪四家声调及其特征:

二、定异音。诸翻音中所注平、上、去、入,据检古今,难可以为轨模。何者?如陆法言《切韵》云:“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若尔风音难定,孰为楷式?我日本国元传二音:表则平声直低,有轻有重;上声直昂,有轻无重;去声稍引,无轻无重;入声径止,无内无外。平中怒声与重无别,上中重音与去不分。金则声势低昂与表不殊,但以上声之重稍似相合平声轻重,始重终轻呼之为异,唇舌之间亦有差升。承和之末正法师来,初习洛阳,中听太原,终学长安,声势太奇。四声之中各有轻重:平有轻重,轻亦轻重,轻之重者,金怒声也;上有轻重,轻似相合金声平轻、上轻,始平终上呼之,重似金声上重不突呼之;去有轻重,重长轻短;入有轻重,重低轻昂。元庆之初,聪法师来,久住长安,委搜进士,亦游南北,熟知风音。四声皆有轻重著力,平入轻重同正和上,上声之轻似正和上上声之重,上声之重似正和上平轻之重,平轻之重,金怒声也,但呼著力为今别也;去之轻重似自上重,但以角引为去声也,音响之终妙有轻重,直止为轻,稍昂为重,此中著力亦怒声也。

这段话很多学者作过分析(罗常培 1956、周祖谟 1958、梅祖麟 1970、丁邦新 1975、俞敏 1979、尉迟治平 1986、金德平 1989),

毋庸再赘。现据尉迟治平的疏解,将文中人物与术语梳理如下:

金指金礼信,所传为吴音,年代早于表;表指表信公,亦即袁晋卿,所传为汉音,于天平八年(736)至日本;正指惟正,圆仁从僧,承和十四年(847)由唐返日;聪指智聪,圆珍从僧,于元庆元年(877)返回日本。金声代表8世纪以前的南方汉语声调,表、正、聪分别代表8世纪初叶、9世纪上半叶长安话的声调。

低昂指声调的高低,轻重指声调的阴阳,它取决于声母的清浊;怒声指汉语的鼻音与边音,内外亦即轻重。

先将安然的记载列为下表:

	平		上		去		入	
	平轻	平重	上轻	上重	去轻	去重	入轻	入重
表	直低		直昂		稍引		径止	
金				表平重+表平声 轻始重终轻呼				
正	轻亦轻重 轻之重者 金怒声也 (=表平重)		金平轻+上轻 始平终上呼	金上重 不突呼	短	长	昂	低
聪			正上重	正平轻之 重呼著力	上重+角 引+直上	上重+角 引+直昂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唐代长安声调的发展:盛唐5调,平分阴阳,到中唐(正、聪),关中音的声调变为8调,四声均分阴阳。

初唐时,平上调无瓜葛(表),但到中唐,上声与平声就有纠葛:惟正上轻(阴上)同于表的平轻(阴平)加上轻,调型“始平终上”;智聪上重(阳上)同惟正平轻之重,上轻相似于表平轻加重,调型“始重终轻”,这正与梵汉对音的变化相同,时间亦与律诗乙一用上声的作者年代相合。再请看白居易的几首诗:

红楼许住请平银钥,翠辇陪行蹋玉墀。(《广宣上人以诗供奉》4862)

今日维摩兼饮酒,当时绮季不请平钱。(《自咏》5139)

称意那劳问，请平钱不早朝。（《和令公问刘宾客归来称意无之作》5172）

请，《王三》清韵七精反，“受，又在性、七井二反”，静韵七静反无释义，劲韵无“请”字，可见读平声为正音。《经典释文》卷五“请期”条：“音情又七井反。”卷九“复请”条：“刘上音服下音情。”卷十“请启”条：“旧七井反。”可见南方（刘昌宗为南方人）读平声。白居易于“请”下注“平声”，说明北方可能不读平声，所以要特别注明声调，以免引起误解。

由于通语里平上调值相近，近体诗乙、丁两种平仄格式里平上纠葛高于平去、平入，也就不难理解了。平、上相近进入通语以后，平、去相近的特征遂降格为方音，但这并没有妨碍它的存在，因而在音义反切、押韵等材料里还屡屡可见。

从表、金、正、聪四家的声调特征中，我们不能不承认南北方音相互影响的事实。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声类、韵类方面，而且及于声调。南北声调（表、金）的区别在于，南方上声分阴阳，上重与关中平声相合，只是调值有差异（北方直昂，南方始重终轻）。了尊《悉昙轮略图抄》卷一“八声事”云：“吴汉音声互相博（按：搏，义指‘对立’），平声重与上声轻，平声轻与去声重，上声重与去声轻，入声轻与同声重。”这段话说明了吴音、汉音声调间的关系：

吴音	平轻	平重	上重	入轻
汉音	去重	上轻	去轻	入重

吴音的平声重（阳平）与汉音的上声轻（阴上）调相同（余类推），也是平上之间有纠葛（此处“上重”与上文金声“上重”所指有异，参尉迟治平 1986:26—27）。吴音是在早期北方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平轻与汉音去重（阳去）相搏，说明关中平去相混渊源有自，这与上文鸠摩罗什等关中译经僧人对音相合，也与平去两

读字关中多读平声相合。

平入两调间的关系，依表信公，一为直低，一为径止，据了尊《悉昙轮略图抄》卷一：“平声重初后俱低，平声（轻）初昂后低。入声重初后俱低，入声轻初后俱昂。”可见，入声虽为短促调，但入重与平重调型是相同的（初后俱低：指低平），因而失律现象中的平入调的替换是有根据的。

今关中地区的声调特征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张维佳 2002:62—66）：

中古 调类	平			上			去			入		
	清	次浊	全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次浊	全浊
关中 调值	阴平 31 或 21	阳平 24 或 35		上声 42 或 53		去声 55 或 44				阴平 31 或 21		阳平 24 或 35

从表上看，中古清平、清入、次浊入今音均是中（低）降调 31 或 21；全浊平声、全浊入声是升调 24 或 35；清上、次浊上是高降调 53 或 42，全浊上声、去声为高平调 55 或 44，还可以看出平入调之间的关系。今关中连读变调中，西安、韩城、宝鸡、陇县等地两个上声字连读，其中一个由高降调变为低降调（51>21），与清平相同，这恐怕是平声似上的遗迹。

以上我们分析了唐代关中音的声调特征，可以看出，关中方音的声调是有不同层次的，雅语即传统的平上去入四声，所谓“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是也。通语声调经历了一些变化：初唐平、去调相近，盛唐五调，平声分阴阳，阳上与去声同调；中唐八调，四声各分阴阳，平、上二声相似，此为唐代声调变化之荦荦大者。方音层平声与去声、入声调型均较接近；止、蟹二摄某些去声字仍含有塞音尾，即《切韵序》“秦陇则去声为入”者，非指去、入调相混，入声字有零星的韵尾脱落现象，诗文用韵中阴入、阳入相押现象即是其例。

结 语

通过对唐五代关中僧人音义 2194 条反切、301 位关中文人 4866 篇韵文共 7966 个韵段的详尽分析,我们对唐五代关中地区的语音面貌有了比较细致的了解。在雅言、通语、方音三个层次中,音义反切系统基本与《切韵》一致,它所反映出来的音类合并现象与《广韵》同用规定差别不大,亦与初唐诗文用韵系统相似;诗文用韵系统在盛唐时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一些本来不能同用的韵往往在一起通押,初唐一些关系不很紧密的韵盛唐开始合用,不少韵部间的两两通押亦始见于盛唐,到中唐最终形成 28 部系统。从这两类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通语发生的一些变化以及关中方音的某些特征。

一、唐代通语系统的演变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广韵》同用、音义反切、诗文用韵、梵汉对音,唐代通语的变化就一目了然了(梵汉对音栏下只列主元音及韵尾)。

《广韵》	音义反切	诗文用韵		梵汉对音			
		初唐	盛唐以后				
歌戈同用	歌	歌戈		歌戈 a			
麻独用	麻	家麻		麻 a			
鱼独用 虞模同用	鱼虞 模	鱼 虞模	鱼模	鱼虞模 u			
尤侯幽同用	尤侯 幽	尤侯			尤侯幽 ou		
	齐废独用 祭霁同用			齐祭 废		齐祭	
灰哈同用 皆佳夬同用 泰独用		灰哈泰 皆佳夬	灰哈泰 皆佳夬	哈佳	灰哈泰 ai 皆佳夬 ai		
	支脂之同用 微独用	支脂之微	支脂之微		支脂之微 i		
萧宵同用 肴豪独用	萧宵 肴 豪	萧宵 肴 豪	萧豪	萧宵肴豪 au			
	真臻諄同用 文欣同用 元魂痕同用 寒桓同用 删山同用 先仙同用	真臻諄文欣			真文		欣臻真 in 諄文 iuin
		魂痕					寒先
寒(桓)		寒桓 an					
删山		删山 an					
先仙元		元仙先 æn					
侵独用		侵	侵寻		侵 um		
覃谈同用 盐添同用 咸衞同用 严凡同用	覃谈盐添咸衞严	覃谈		覃谈 am			
	凡	盐咸		咸衞凡 am 盐添严 æm			
				东独用 冬钟同用	东冬钟	东钟	东冬钟 oŋ
江独用	江	江双		江 eŋ			
阳唐同用	阳唐	阳唐		唐 aŋ 阳 aŋ			
				蒸登同用	蒸 登	蒸登	
庚耕清同用 青独用	庚耕 清青	庚青		庚耕 æŋ 清青 eŋ			

续上表

屋独用沃烛同用	屋沃烛	屋烛	屋沃烛 ok
觉独用	觉	觉岳	觉 ek
药铎同用	药铎	药铎	铎 ak
			药 ak
职德同用	职	职德	职德 ek
	德		
陌麦昔同用锡独用	陌麦	陌锡	陌麦 æk
	昔锡		昔锡 ek
质术栳同用迄同用 物同用月没同用 曷末同用黠黠同用 薛屑同用	质(术)栳物	质物	质栳迄 it
	没		术物 iuit
	没		没 et
	薛屑月	曷屑	薛屑月 æt
	黠黠		黠黠 at
	曷末		曷末 et
缉独用	缉	缉立	缉 up
合盍同用叶帖同用 业乏同用洽狎同用	合盍叶帖业洽狎	叶帖	合盍 ap
	乏		洽狎乏 ap
			叶帖业 æp

从表中可以看出,有唐三百年通语的变化,大体以盛唐为起始,通语音系音类出现合并,至中唐确立 28 部格局。择其大者而言,遇臻山效流梗曾七摄盛唐以后各自合为一部,而初唐则各自分为两部或两部以上;通江宕深止果假七摄没有变化,各自独立为一部。

二、关中方音与通语之关系

关中文人用韵虽遵循通语系统,但也流露出不少方音成分。在四大类 59 小类混押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中方音与通语间的异同关系:

	歌戈 家麻	哈佳 家麻	鱼模 尤侯	齐祭 哈佳	齐祭 支微	支微 哈佳	庚青 蒸登	陌锡 职德	阴入	元魂 痕
通语	+	+	*	+	*	+	*	*	*	*
关中	—	—	*	—	*	—	*	*	*	*

表中罗列了几种关中方音与通语均出现的混押现象，+号表示出现得早，—号表示出现得晚，*号表示同时出现，不少见于初唐的押韵现象，关中地区却在盛唐以后才出现，如歌戈、家麻、哈佳三部间的参差；齐祭、哈佳、支微间的相混，陌昔与职德间的混用；属于通语系统的变化，关中地区亦有明显的表现，如尤侯与鱼模、蒸登与庚清、元魂痕三韵的归属、江双部介于东钟、阳唐之间等，这是同的一方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先看一下关中文人的混押现象在其它地区的分布（表中支鱼指支微与鱼模相押，余类推。下同）：

	关中	山西	河北	河南	江浙	湖北	四川	南方
支鱼	6	4		1	12			
尤萧	8				4			
支鱼齐	1	1			1			
东江	4	5			1			
东庚	1	1	1	1			1	
东蒸	3			2				1
庚阳	4			1				
真侵	4	1		3	3			1
庚侵	4	2			3			1
真庚	12	1	1	1	4	1	1	2
屋职	8		1	12	6	1		1
陌药	2	2			2			
支质	2					1		
齐曷	5	1						

注：表中关中含陇西，南方指除江浙外的江南地区，张说里籍依《大词典》归山西，卢仝归江东。

还有一些混押现象，有唐一代只见于关中地区，即歌麻鱼、支尤鱼、支齐鱼、东阳、盐寒、寒阳、东真、庚寒、庚真寒、庚真登、庚真侵、真侵登、屋缉、齐支庚、阳麻、寒歌、质齐、歌药、鱼铎、尤屋、支陌等等，这些恐怕都是方音特征，虽然有的也偶尔见于其它地区个别文人的作品，如鱼模与支微、尤侯与萧豪、东钟与蒸登、东钟与阳唐、止蟹摄去声与臻山摄入声、-n 尾与-ng 尾、-m 尾与-ng 尾、-n 尾与-m 尾、-p 尾与-t、-k 尾等等之间的相混，这些混押现象也得到同期其他文献的证明。它表明，关中文人用韵系统有其保守的一面，也有其变化的一面。同样，这些现象在反切、梵汉对音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三、吴音与秦音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我们谈到了吴音与秦音的音系差异。通过以上几章的分析，我们也看到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上面表中罗列的混押现象的区域分布来看，关中和江浙地区有着相同的混押特征，而且不少混押只见于这两个地区，有的虽然也见于其它地区，但相混的次数都很少，这说明两大方言之间有过很深的接触，才会有这些相同的特殊语音变化。

1. 支微与鱼模类

两部相押，初唐 10 例，其中浙江 9 例，中唐 2 例，见于白居易诗；晚唐 9 例，其中山西 4 例，浙江 2 例，江西 1 例，河南 1 例；关中文人 4 例，首见于李瓘。可见，北方两类混押主要是受南方的影响。另外，支鱼齐三部通押见于初唐的崔敦礼（关中人）、晚唐的贯休（浙江）、唐彦谦（太原）；齐祭鱼模相押见于戴叔伦、罗隐（江浙）、皮日休（襄阳）；鱼尤支三部相押见于李庾（关中人），

也是只见于西北和江浙地区。

2. 尤侯与萧豪类

两部相押，中唐 4 例，其中卢仝（祖籍范阳，在扬州有“别业”）¹ 例，初唐、晚唐及五代均不见其例；关中文人 8 例，首见于李瓘。两部相混，三国时期仅见于北方的曹操父子、邯郸淳、嵇康，南北朝时期主要见于关东和江浙地区；宋代多见于东南地区，是典型的东南部方音特征。从这种历时变化看，唐代西北与东南两部混押有着共同的渊源。

3. 东钟与江双类

东冬钟江四韵，三国晋宋时期为一部，齐梁陈隋时期分为三部（东、冬钟、江），“江韵独用的例子不多，在梁代和北齐的时候，大部分跟东钟两韵合用，到北周陈隋之间，大部分跟阳唐两韵合用”（周祖谟 1996：709）。这一时期，江与东钟混押 8 例：江淹（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⁵、北齐陆邛（代郡人）²、北周无名氏¹；与阳唐混押 7 例：虞羲¹、庾信²、陈叔宝¹、徐陵²、释真观¹，除庾信生于江陵、后归北周外，余皆为江浙地区人。可见，南北朝时期北方方言江与东钟近，南方方言江与阳唐近。

两部相押，初唐 5 例，皆出于张说（山西永济人，后迁洛阳）；中唐 7 例，出自柳宗元（山西永济人）、鲍溶（楚人）、张籍（吴郡人）、刘禹锡（洛阳人，生于江南）等人作品；晚唐 1 例，见张祜《投常州从兄中丞》诗，张氏南阳人，寓居苏州；五代 2 例，见于殷文圭（池州青阳人）、钱珣（吴兴人）诗；关中文人通押 4 例，出自李隆基、元载、白居易诗文。粗略一点说，这种混押现象，只见于西北和江南，而江南到中唐才开始出现。从诗人里籍由北往南迁移来看，南方两部相混是受北方影响而形成的。

总之,吴音与秦音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外乎上述三种方式:吴音影响秦音;秦音影响吴音;吴音与秦音由于渊源相同,具有相同的音变模式。

参考文献

- 白涤洲 1954 关中方音调查报告 中国科学院出版
- 坂井健一 1955 《续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中国文化研究会报》5 卷 1 期
- 鲍明炜 1986 初唐诗文的韵系 《音韵学研究》2 辑
- 鲍明炜 1957 李白诗的韵系 《南京大学学报》1 期
- 鲍明炜 1981 白居易元稹诗的韵系 《南京大学学报》2 期
- 鲍明炜 1988 六朝金陵吴语辩 见《吴语论丛》 上海教育出版社
- 鲍明炜 1990 唐代诗文韵部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
- 曹 洁 2004 《王三》又音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曹文安、沈祥源 1985 《花间集》韵谱 《南昌师专学报》1 期
- 陈大为 2005 唐五代湖北文人用韵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陈海波、尉迟治平 1998 五代诗韵系略说 《语言研究》2 期
- 陈冠兰 2002 韦庄、韩偓的诗歌用韵 《广州大学学报》2 期
- 陈寅恪 1936 东晋南朝之吴语 《史语所集刊》7 本 1 分
- 陈寅恪 1949 从史实论切韵 《岭南学报》9 卷
- 陈尚君 1997 唐代文学丛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陈 垣 1999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上海书店

- 程垂成 1991 从白居易讽喻诗的用韵看元和魂痕分用的现象
《河北大学学报》2 期
- 池田巧 1989 汉藏对音资料 P. T1228 所见的中古汉语河西
方言韵尾的对音 《中国语学》236 期
- 池曦朝 1980 白居易诗歌韵脚中的阳上作去现象 《语言论
集》1 辑
- 储泰松 1996 施护译音研究 见《薪火编》 山西高校联合出
版社
- 储泰松 1998 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 《古汉语研究》1 期
- 储泰松 2001 唐代的秦音与吴音 《古汉语研究》2 期
- 储泰松 2002a 《可洪音义》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
- 储泰松 2002b 唐五代关中文人的用韵特征 《安徽师大学
报》3 期
- 储泰松 2002c 隋唐音义反切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之检讨
《复旦学报》4 期
- 储泰松 2004a 唐五代关中诗人律诗失律现象研究 《安徽
师大学报》2 期
- 储泰松 2004b 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 《语言研究》2 期
- 大岛正二 1981 唐代字音研究 汲古书院
- 丁邦新 1975a 平仄新考 《史语所集刊》47 本 1 分
- 丁邦新 1975b 魏晋音韵研究 《史语所集刊》专刊 65
- 丁邦新 1995 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 《中国语文》3
期
- 丁 锋 1995 《博雅音》音系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丁治民 2005 浊上变去见于北宋考 《中国语文》2 期
- 董忠司 1992 董钟两家颜师古音系的比较 《第十届声韵学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都兴宙 1985 敦煌变文韵部研究 《敦煌学辑刊》1 期
- 都兴宙 1986 王梵志诗用韵考 《兰州大学学报》1 期
- 杜晓勤 1996 从永明体到沈宋体 《唐研究》2 卷
- 冯志白 1996 刘禹锡诗文用韵考 《语言研究》增刊
- 福永静哉 1954 唐代长安音再构成的基础 《京都女子大纪要》9 卷
- 高田时雄 1988a 敦煌资料和汉语史研究 东京都创文社
- 高田时雄 1988b 和田文书中的汉语词汇 《汉语史诸问题》
- 葛毅卿 2003 隋唐音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耿志坚 1991 中唐诗人用韵考 《声韵论丛》3 辑
- 耿志坚 1994 晚唐及唐末、五代僧侣诗用韵考 《声韵论丛》4 辑
- 耿振生 2004 20 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古屋昭弘 1995 韵书中所见吴音的性质 见《吴语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 顾 黔 1990 杜荀鹤诗用韵考 《天津师大学报》3 期
- 郭 力 1996 孟郊诗韵考 《语言研究》增刊
- 郭娟玉 1997 李贺诗韵与词韵 《大陆杂志》95 卷 1 期
- 国赫彤 1987 白居易诗文用韵 《语言研究论丛》3 辑
- 国赫彤 1994 从白居易诗文用韵看浊上变去 《语言研究》增刊
- 何大安 1993 六朝吴语的层次 《史语所集刊》64 本 4 分
- 何大安 1994 刘宋时期在汉语音韵史上的地位 《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历史语言学》
- 何伟棠 1994 从永明体到律体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胡 杰、尉迟治平 1998 诗文用韵的计算机处理 《语言研究》增刊

- 黄炳辉 1981 中古“涯”字韵尾证 《语文研究》2 期
- 黄淬伯 1930a 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 《史语所集刊》1 本 2 分
- 黄淬伯 1930b 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韵表 《国学论丛》2 卷 2 期
- 黄淬伯 1931 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史语所专刊》6
- 黄淬伯 1998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江苏古籍出版社
- 黄典诚 1986 曹宪《博雅音》研究 《音韵学研究》2 辑
- 黄坤尧 1993 《史记》三家注异常韵母及声调之考察 《东方文化》2 期
- 黄坤尧 1994a 《史记》三家注异常声纽之考察 《声韵论丛》1 辑
- 黄坤尧 1994b 《史记》三家注之开合现象 《中国语文》2 期
- 黄锦君 1986 《后汉书》李贤注反切考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研究生论文选刊》
- 黄南津 1996 曹邴、曹唐诗歌用韵考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 期
- 黄笑山 1994 试论唐五代全浊声母的“清化” 《古汉语研究》3 期
- 黄笑山 1995 《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 文津出版社
- 黄耀堃 2004 黄耀堃语言学论文集 凤凰出版社
- 姜聿华 1993 释子的梵唄转读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 《吉林大学学报》6 期
- 蒋冀骋 1997 舌尖前元音产生于晚唐五代说质疑 《中国语文》5 期
- 金德平 1988 唐代长安话日母读音考 《陕西师大学报》1 期
- 金德平 1989 唐代长安方音声调状况试探 《陕西师大学报》

- 金恩柱 1998 唐代墓志铭用韵研究 中山大学博士论文
- 金恩柱 1999 从唐代墓志铭看唐代韵部系统的演变 《古汉语研究》4 期
- 金周生 1998 韩愈诗文“浊上变去”例再补证 《辅仁学志》
- 居思信 1981 从唐诗中江韵字的押韵看到的一个问题 《齐鲁学刊》2 期
- 居思信 1982 是浊上变去还是上去通押 《齐鲁学刊》5 期
- 居思信 1985 元魂痕诸韵的历史考察 《齐鲁学刊》4 期
- 居思信 1993 “中古韵部系统”试拟 《齐鲁学刊》3 期
- 柯蔚南 1988 唐代西北方音的韵母札记 《史语所集刊》59 卷 3 分
- 柯蔚南 1989 唐代西北方音的声母札记 《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 柯蔚南 1991 义净梵汉对音探讨 《语言研究》1 期
- 邝建行 1992 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考察 《唐代文学研究》3 辑
- 邝建行 2001 诗赋合论稿 江苏古籍出版社
- 赖江基 1982 从白居易诗用韵看浊上变去 《暨南大学学报》4 期
- 冷国栋 1993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 李长庚 1998 《文选》旧音的音系性质问题 《汉语史研究集刊》1 辑
- 李惠昌 1989 遇摄韵在唐代的演变 《汕头大学学报》4 期
- 李 荣 1956 切韵音系 科学出版社
- 李 荣 1982 隋韵谱 见《音韵存稿》 中华书局
- 李 荣 1985 论李涪对《切韵》的批评及其相关问题 《中国

语文》1 期

- 李如龙、辛世彪 1999 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 《中国语文》3 期
- 李维琦 1988 从《大唐西域记》汉译梵音看作者和语音(声母部分) 《古汉语研究》1 期
- 李维一等 1982 初唐四杰诗韵 《语言学论丛》9 辑
- 李无未 1993 《晋书音义》的协韵音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1 期
- 李无未 1994 韦应物诗韵系 《延边大学学报》2 期
- 李正宇 1986 敦煌方音止遇二摄混同及其校勘学意义 《敦煌研究》4 期
- 廖名春 1989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别字异文看浊上变去 《古汉语研究》1 期
- 林仲湘 1990 杜牧诗文用韵考 《广西大学学报》2 期
- 刘保明 1986 《讳辨》浊上变去例补证 《中国语文》4 期
- 刘根辉、尉迟治平 1999 中唐诗韵系略说 《语言研究》1 期
- 刘广和 1984 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 《语文研究》3 期
- 刘广和 1987 试论唐代长安音重纽 《人大学报》6 期
- 刘广和 1991 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的音系和声调 《河北大学学报》3 期
- 刘广和 1994 大孔雀明王经咒语义净跟不空译音的比较研究 《语言研究》增刊
- 刘广和 1997 《圆明字轮四十二字诸经译文异同表》梵汉对音考订 《人大学报》4 期
- 刘广和 2002 音韵比较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刘丽川 1984 王梵志白话诗用韵考 《言论集》2 辑
- 刘晓南 1999 唐宋近体诗的语音依据与语料价值 《古汉语

研究》1 期

- 刘燕文 1998 敦煌写本《字宝》、《开蒙要训》、《千字文》的直音、反切和异文 《语苑撷英》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龙 晦 1983 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研究 《西南师院学报》3 期
- 龙异腾 1998 从唐代史书反切看轻重唇的分化 《汉语史研究集刊》(一)
- 卢顺点 1990 论晚唐汉藏对音资料中汉字腭化情形 《大陆杂志》81 卷 5 期
- 鲁国尧 1994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 见《鲁国尧自选集》 河南教育出版社
- 鲁国尧 2003 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
- 陆志韦 1940 试拟切韵声母之韵值并论唐代长安语之声母 《燕京学报》28 期
- 罗常培 1933 唐五代西北方音 史语所单刊甲种十二
- 罗立方 2002 陈子昂诗歌用韵考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6 期
- 马伯乐 2005 唐代长安方音考 中华书局
- 马重奇 1984 白居易诗用韵研究 《福建师大学报》1 期
- 马重奇、李 慧 1990 韩愈古诗用韵考 《陕西师大学报》1 期
- 梅祖麟 1977 中古汉语的声调与上声的起源 《中国语言学论集》
- 聂鸿音 1985 慧琳译音研究 《中央民院学报》1 期
- 聂鸿音 1990 近古汉语北方话的内部语音差异 《学术之声》3 辑
- 朴柔宣 1998 李贺诗歌用韵与中唐洛阳韵系 《语言研究》增

- 朴万圭 1994 海东文宗崔致远诗用韵考 《声韵论丛》(四)
- 平山久雄 1990 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 《古汉语研究》3 期
- 平山久雄 1998 隋唐音系里的唇化舌根音韵尾和硬腭音韵尾 《语言学论丛》20 辑
- 蒲立本 1968 李贺诗的用韵 《清华学报》7 卷 1 期
- 蒲立本 1999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译) 中华书局
- 启 功 1977 诗文声律论稿 中华书局
- 钱学烈 1984 寒山诗韵韵部研究 《语文研究》3 期
- 桥本万太郎 1982 西北方言和中古汉语的硬腭音韵尾 《语文研究》1 期
- 饶宗颐 1993 梵学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若 凡 1963 寒山子诗韵(附拾得诗韵) 《语言学论丛》5 辑
- 上田正 1987 慧琳反切总览 汲古书院
- 邵荣芬 1963 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 《中国语文》3 期
- 邵荣芬 1964 《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 《中国语文》3 期
- 邵荣芬 1981 《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 《语言研究》创刊号
- 邵荣芬 1982a 略论《经典释文》音切中的标准音 《古汉语论文集》
- 邵荣芬 1982b 切韵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邵荣芬 1995 《经典释文》音系 学海出版社
- 施向东 1983 玄奘译音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 《语言研究》1 期
- 师为公 1987 沈佺期、宋之问诗歌用韵考 《铁道师院学报》

- 史存直 1997 唐七家诗中的“阳上作去”现象 《汉语音韵史论文集》
- 史念海 1998 唐代历史地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水谷真成 1954 针对音译汉字注音的诸种形态 见《入矢教授退休纪念文集》
- 水谷真成 1955 慧琳的语言系属 《佛教文化研究》5 号
- 水谷真成 1956 《慧琳音义》杂考 《支那学报》创刊号
- 水谷真成 1957 唐代汉语语头鼻音的 denasalization 过程
《东洋学报》39 卷 4 号
- 水谷真成 1959a 《慧苑音义》音韵考 《大谷大学研究年报》11 集
- 水谷真成 1959b Brahmi 文字转写罗什译金刚经的汉字音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十周年纪念论集》
- 孙立新 1997 关中方言略说 《方言》2 期
- 孙玉文 1993 李贤《后汉书音注》的音系研究 《湖北大学学报》5—6 期
- 藤堂明保 1957 汉语音韵论 江南书院
- 藤堂明保 1987 吴音和汉音 见《藤堂明保中国语学论集》汲古书院
- 万西康 1984 从李贺诗歌用韵看中唐语音的演变 《抚州师专学报》2 期
- 万献初 2004 《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 商务印书馆
- 王昌茂 1998 简论平仄在近体诗格律中的地位和作用 见《语苑撷英》
- 王德明 1993 论从古诗到律诗的语言结构发展 《人大语言文字学》3 期

- 王吉尧 1987 从日语汉音看八世纪长安方音 《语言研究》2 期
- 王吉尧、石定果 1986 汉语中古音系与日语吴音、汉音音系对照 《音韵学研究》2 辑
- 王 力 1948 汉越语研究 《岭南学报》9 卷 1 期
- 王 力 1979 诗词格律 中华书局
- 王 力 1980 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武汉师院学报》3 期
- 王 力 1982a 朱翱反切考 《龙虫并雕斋文集》3 册
- 王 力 1982b 汉语诗律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 力 1984 《经典释文》反切考 《音韵学研究》1 辑
- 王硕荃 1988 杜诗入声韵考(上) 《渤海学刊》1 期
- 王硕荃 1988 杜诗入声韵考 《杜甫研究学刊》2 期
- 王 显 1964 对《干禄字书》的一点认识 《中国语文》2 期
- 王小莘 1989 王维诗韵 《广西大学学报》3 期
- 王兆鹏 1999 试论唐代科举考试的诗赋限韵与早期韵图
《汉字文化》2 期
- 谢纪锋 1990 《汉书》颜氏反切声类系统研究 《学术之声》3 辑
- 谢纪锋 1992 《汉书》颜氏音切韵母系统的特点 《语言研究》2 期
- 谢纪锋 1994 《汉书》音切校议 《人大复印资料》1 期
- 谢纪锋 1996 《汉书》颜氏音切较议(续) 《薪火编》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谢美龄 1990 慧琳反切中的重组问题 《大陆杂志》81 卷 1—2 期
- 徐 青 1980 古典诗律史 青海人民出版社

- 徐时仪 1989 慧琳《一切经音义》注音依据考 《徽州师专学报》3 期
- 徐时仪 1997 《慧琳音义》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 徐时仪 2005 玄应《众经音义》研究 中华书局
- 徐之明 1991 《文选》联绵字李善易读音切考辨 《贵州大学学报》1 期
- 徐之明 1995 《文选》李善音切校议 《贵州大学学报》3 期
- 徐之明 2000 《文选音诀》反切声类考 《汉语史研究集刊》2 辑 巴蜀书社
- 薛凤生 1986 唐诗之声律 《音韵学研究通讯》10 辑
- 荀春荣 1982 韩愈诗歌用韵 《语言学论丛》9 辑 商务印书馆
- 荀春荣 1988 韩愈的韵文用韵 《语言学论丛》15 辑 商务印书馆
- 严学窘 1936 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 《国学季刊》6 卷 1 期
- 姚彝铭 1993 七绝的仄平仄式与平仄仄式的比较 《语言研究》2 期
- 姚永铭 2003 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
- 游尚功 1988 司马贞《史记索隐》声类 《贵州大学学报》1 期
- 游尚功 1994 《史记正义》反切考 《贵州师大学报》1 期
- 游尚功 1995 张守节《史记正义》中的重纽 《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 期
- 俞 敏 1984 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 见《中国语文学论文集》光生馆
- 尉迟治平 1982 周隋长安方音初探 《语言研究》2 期
- 尉迟治平 1984 周隋长安方音再探 《语言研究》2 期

- 尉迟治平 1985 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 《语言研究》2 期
- 尉迟治平 1986a 汉语鼻一塞复辅音声母的模式及流变 《音韵学研究》2 辑
- 尉迟治平 1986b 日本悉昙家所传古汉语调值 《语言研究》2 期
- 尉迟治平 2002 论中古的四等韵 《语言研究》4 期
- 吴松弟 1997 中国移民史·隋唐五代时期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张鸿魁 1992 王梵志诗用韵研究 《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 张慧美 1988 朱翱反切中的重组问题 《大陆杂志》76 卷 4 期
- 张 洁 1995 《文选》李善注音切校议 《古汉语研究》1 期
- 张 洁 1998 《文选》李善注的直音和反切 《语言研究》增刊
- 张 洁 1999a 《音诀》声母考 《古汉语研究》4 期
- 张 洁 1999b 李善音系与公孙罗音系声母的比较 《中国语文》6 期
- 张 洁 2002 论《切韵》时代轻重唇音的分化 《汉语史研究》2 辑
- 张 洁 2005 再论轻重唇音的分化 见《音史新论》 学苑出版社
- 张金泉 1981 敦煌曲子词用韵考 《杭州大学学报》3 期
- 张金泉 1983 唐代民间诗韵——论变文诗韵 《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
- 张金泉 1985 敦煌俗文学中所见的唐五代西北方音韵类

《敦煌学论集》 甘肃人民出版社

- 张金泉 1996 敦煌音义汇考 杭州大学出版社
- 张令吾 1998 宋代江浙诗人用韵研究 南京大学博士论文
- 张美兰 1998 皎然诗用韵考 《语言研究集刊》5 辑 江苏教育出版社
- 张清常 1963 唐五代西北方音的一项参考资料 《内蒙古大学学报》2 期
- 张世禄 1929 从日本译音研究入声韵尾的变化 《中山大学史语所周刊》9 集 99 期
- 张世禄 1943 朱翱反切声类考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集刊》1 期
- 张世禄 1944a 朱翱反切考 《说文月刊》4 卷
- 张世禄 1944b 杜甫诗的韵系 《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2 卷 1 期
- 张世禄 1962 杜甫与诗韵 《复旦学报》1 期
- 张维佳 2002 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张渭毅 1994 朱翱反切的开合系统 《语言研究》增刊
- 张文轩 1983 从初唐叶韵看当时实际韵部 《中国语文》3 期
- 赵 蓉、尉迟治平 1999 晚唐诗韵系略说 《语言研究》2 期
- 赵 锐 1980 白居易的诗歌用韵 《北方论丛》5 期
- 赵 锐 1987 元稹的诗歌用韵 《汉语论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赵振铎 2000 唐人笔记里的方俗读音 《汉语史研究集刊》2 辑 巴蜀书社
- 郑荣芝 1998 唐人卢藏用音切研究 见《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 中华书局

- 钟兆华 1982 颜师古反切考略 《古汉语研究论文集》 北京出版社
- 周长楫 1994 从义存的用韵看唐代闽南方言的某些特点 《语言研究》增刊
- 周大璞 1979 敦煌变文用韵考(1,2,3) 《武汉大学学报》3—5 期
- 周法高 1948a 古音中的三等韵兼论古音的写法 《史语所集刊》19 本
- 周法高 1948b 玄应反切考 《史语所集刊》20 本
- 周法高 1948c 从《玄应音义》考察唐韵的语言 《学原》2 卷 3 期
- 周法高 1948d 说平仄 《史语所集刊》13 本
- 周法高 1984 玄应反切再论 《大陆杂志》69 卷 5 期
- 周法高 1990 读《晚唐汉藏对音资料中汉字顎化情形》 《大陆杂志》81 卷 5 期
- 周广荣 2004 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宗教文化出版社
- 周祖谟 1948 唐本《说文》与《说文》旧音 《史语所集刊》20 本
- 周祖谟 1958 问学集 中华书局
- 周祖谟 1988 变文的押韵与唐代语音 《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 知识出版社
- 周祖谟 1993a 唐五代的北方语音 见《周祖谟自选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 周祖谟 1993b 关于唐代方言中四声读法的一些资料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 周祖谟 1996 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 东大图书公司

- 朱乐本 1979 王维诗中声系的元音简化 《清华学报》12 卷
1—2 期
- 朱乐本 1980 唐代元音演变与声调的关系 《中国语言学报》
8 卷 2 期
- 朱正义 2004 关中方言古词论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赖惟勤 2004 汉音之声明及其声调(水谷诚、梁晓虹译) 《南
大语言学》(第一编) 商务印书馆
- 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 1999 全唐五代词 中
华书局

Barnabas Csongor “A Chinese Buddhist Text in Brahmi
Script.” *Unicon*. 10(1972)

G. B. Downer “Dialect Information in The JIYUN 集韵”
《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 年

D. J. Napoli “The tonal System of Chinese Regulated Verse.”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1(1991):243—
293

Numoto Katsuaki “Tables of Go’on and Kan’on Readings.”
Acta Asiatica 65(1993):85—133

后 记

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博士论文《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曾被评为南京大学及南京大学中文系优秀博士论文。

20 世纪学界对唐代语音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老实说,世纪末博士论文选题做唐代语音,“是一个险题”(何九盈先生评阅语)。我能将其敷衍成文,首先应该归功于导师鲁国尧先生和指导组的李开先生、柳士镇先生,论文从选题、搜集材料到写作、修改,每一道工序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初稿写好后,导师鲁国尧先生花了大量时间为我修改,大到篇章结构,小到引文出处乃至标点符号,都留下了先生是正的痕迹。论文的某些观点,先生并不认同,甚至和他的意见相左,但先生不以为忤,而是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可以说,没有先生的悉心指导,就没有我的博士论文,也就谈不上出版了。

论文评阅、评议人北京大学何九盈先生、社科院语言所杨耐思先生、复旦大学杨剑桥先生、北京师大谢纪锋先生、浙江大学黄笑山先生、湖南师大刘晓南先生、广西师大孙建元先生、南昌大学刘纶鑫先生、南京师大马景仑先生、贵州大学杨军先生等,他们既对小文做了热情肯定,又提出了中肯而有益的批评。他们的批评和建议,弥足珍贵,给我的修改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要特别感谢何九盈先生，他在百忙之中十分认真地审阅了全文，并随文做了很多批注，然后将带有批注的论文寄还给我。每当我看到论文天头地脚密密麻麻的批注，感佩之情便油然而生。这次修改，凡是何先生提出意见的地方，论文基本上都做了改动。但谬误在所难免，概由本人负责。

感谢杨军学长在论文写作及修改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他在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到南大做访问学者，他的为人与学识深得同门师兄弟的信赖，论文初稿蒙他审读并提出了很多极富启发意义的问题；感谢师弟徐朝东博士为我查找资料，校对论文；感谢博士后姚永铭学长，他对佛典音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我在整理音义材料的过程中得到他的很多帮助，他的丰富学识替我节省了大量的处理材料的时间。

在南大学习三年，蒙汪维辉先生、何亚南学长两位教诲良多，当日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三人同时进南大，我和亚南兄读博士，汪老师做博士后。日常学习和论文写作过程中每每遇到问题，总是和亚南兄直奔汪老师住处，晤谈甚欢，问题也迎刃而解；携问题至，带欢笑归，其乐融融。我与亚南兄年龄相差几岁，学问上他是老师，我的论文思路与写作框架他是第一个倾听者与批评者；生活上他是兄长，相处随意，偶尔也互相打笑，谈书论道，乐而忘倦，常常是夜永酒阑之际，月明星稀之时，荟萃楼（南大博士生宿舍楼）上还能见到何兄清瘦的身影，听到他朗朗的笑声。说来惭愧，博士毕业至今已经整整六个年头，浑浑噩噩，不知东南西北，一事无成，六度春秋，已悄然付诸流水。每当夜深人静，在南大读书时的美好时光总会浮现在眼前，此时此刻，我常常发愿要尽早将论文整理出来，争取出版，接受同行的批评指正，同时对关心我的师友也有一个交待；结果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以致世易时移，依然故我。其实，我对论文一直不满

意，一方面觉得某些观点经不住仔细推敲，一方面却囿于学识，找不到修改的门径，使得论文修改时断时续，与出版社订立的合同早已爽约，我想责任编辑彭君华先生的心情应该颇类古人的两句诗：“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如今总算尘埃落定，希望没有太辜负关心此书出版的师长和朋友。

今年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俞敏叔迟先生逝世十周年，谨将这本小册子献于先生灵前，但愿远在天国的先生能够歆飨，如能博得先生一晒，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997年以后，我在外飘荡多年，家中一切全靠夫人赵红女士一手操持，抚养女儿的重任也由她一人承担，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很难想象我能在事业上作出什么成绩。论文的修改，是在女儿的琵琶声中逐步完成的，她那优美的琴声永远是催我前行的最大动力。

本书出版得到安徽省级重点学科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学科建设基金的资助。书中内容曾作为选题或选题的一部分，申报过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得到这些基金的资助；部分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复旦学报》、《安徽师大学报》。

储泰松

2005年10月于芜湖